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亞
洲
談
藪

中華書局印行



MB
D730.0
9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譯

亞

洲

談

叢

中華書局印行



3 2167 9372 3

亞細亞
亞洲談數目錄

- 一 從洛桑會議到蒙德里會議.....一
- 二 土意間一道陰影.....五
- 三 漫談土耳其.....一一
- 四 十年來土耳其之進步.....二二
- 五 最堪借鏡的土耳其維新運動.....三三
- 六 敘利亞民族運動史.....四八
- 七 法國與敘利亞的關係.....五六
- 八 伊拉克的政治陰謀.....六〇
- 九 近東兩要塞.....六二
- 一〇 伊朗在進步過程中.....六七
- 一一 近東民族之醒覺.....七〇

一二	改造中之 <u>阿富汗</u>	七三
一三	不可輕視的 <u>回教</u> 潛勢力.....	七八
一四	<u>巴勒斯坦猶阿</u> 兩族之爭.....	八二
一五	<u>猶太人</u> 獨有的城.....	九三
一六	<u>巴林羣島</u> 產油佳話.....	九七
一七	<u>甘地</u> 與 <u>印度國民大會</u> 黨.....	一〇一
一八	<u>印度</u> 鱗爪.....	一〇五
一九	<u>印度</u> 賤民.....	一一〇
二〇	<u>荷印</u> 內幕.....	一一四
二一	假如 <u>荷印</u> 爭奪戰發生.....	一二〇
二二	<u>荷印</u> 兩個小朝廷.....	一二六
二三	<u>新加坡</u> 形勢之研討.....	一三三
二四	論 <u>菲律賓</u> 提議前獨立.....	一四二

二五	美菲不可分的關係.....	一四九
二六	日本欲以菲島爲手套.....	一五六
二七	菲律賓的「日本城」.....	一六一—一六六

伊 孫 孫 孫

孫

葡
譯
亞
洲
談
藪

從洛桑會議到蒙德婁會議



(南)

德國進兵萊因後，全世界視線集中的問題要算本月二十二日瑞士蒙德婁城會議。德國進兵萊因是以武力撕毀洛迦諾條約，土耳其要求在達達尼爾海峽及博斯破魯斯海峽自由設防是以和平談判要求變更洛桑條約，前者備受各國抨擊，後者博得大多數關係國同情。同樣設防問題，同樣宣布條約之死刑，雖由當事國所採手段有輕重緩急之分，而結果竟迥不相同，可見列強對條約的存廢問題完全以自身利害爲其出發點。

德國對於洛迦諾條約，土耳其對於洛桑條約都認爲喪權辱國條約，但當兩條約成立時何嘗不是和緩兩國局勢的一道護身符。一九二五年洛迦諾條約雖有萊因不駐兵之規定，但德國所得代價是一國撤退進占魯爾的軍隊，這於當時的德國是很有利益的；至於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成立於凱末爾驅逐希臘軍之後，列強對君士坦丁及達達尼爾爲國際共管區的計劃從此打消了，土耳其的不平等條約

從此廢除了，另由英法日意簽訂洛桑條約聲明達達尼爾海峽為國際孔道，土耳其不得沿岸設防。這兩種條約也許算得挽救若干危機的條約，可是德土兩國終以一國國防受了國際條約的限制是國家無上恥辱，天天要變更條約，要瀕雪國恥，今日果能如願。

土耳其要求設防海峽經過多年努力：一九三二年三月土代表在軍縮會議時提出，「達達尼爾海峽及直布羅陀海峽同為地中海東西兩端的國際孔道，假使說國際孔道不聽置於一國控制之下，何以直布羅陀海峽在英國控制之下而各國毫無間言呢？」這段話說得各國啞口無言。後由法國出頭勸阻道，「條約有遵守的義務，假使你變更了洛桑條約，各國據為口實紛紛效尤，那還了得！」法國恐此例一開，德國即起而要求變更洛迦諾條約，那時的土耳其究竟不是個羽毛豐滿的強國，終於在「尊重條約」的國際義務下低了頭。但自本年三月德軍重入萊因後，洛迦諾條約已成廢紙，土耳其抓住這機會先派外長魯舒第游說各國試探他們的口氣，於是這個景物幽麗的瑞士蒙德婁城便成為各國冠蓋雲集的場所。

截至現在止，蒙德婁會議舉行三次，土耳其所提出的新公約草案初讀通過，將延至國聯大會後繼續舉行。各關係國態度值得研究一下：波斯破魯斯海峽及達達尼爾海峽為黑海入地中海孔道，十八世

起時帝俄艦隊有取道於此直達地中海的雄心，所以堅決地主張開放這兩個海峽，而英法等國則如芒刺之在背，力主予以封鎖。自蘇俄革命成功後，其海軍勢力絕無掀波作浪之可能，反之英法等國且有由此進窺黑海直搗赤巢的計劃，這時英法與蘇俄掉換一個地位，英法主張開放，蘇俄主張封鎖。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會議是英法等國得心應手之作，但國際局勢的演變使人捉摸不定，最近數年間列強的假想敵已由蘇俄的身上轉移到歐洲的德國及東方的日本，從前直搗赤巢的計劃已成鏡花水月，法國且進而與蘇俄攜手。這次蘇俄代表李維洛夫根據該國政策提出「特別待遇」的要求，意思是「一方須封鎖黑海門戶，毋任非黑海沿岸各國軍艦扣關而入，一面當留此一衣帶水爲黑海沿岸各國艦隊的自由出路。」蘇俄幫助土耳其雖由於俄土邦交敦睦之所致，同時她是在替本身打算以求造成本國「進可以取退可以守」的有利形勢。法俄有共同對德的協約，蘇俄如在兩海峽取得通航特權，將來於協同對德作戰時自有若干便利，所以法國也默然點頭了。日本與土耳其亦有相當默契，土耳其曾向日本訂購輕巡洋艦十艘，而許日本紡織業管用土國商標傾銷於巴爾幹半島。日本除反對蘇俄特權外，並因退出國聯關係，對於土耳其所提新約第九條「各國軍艦凡欲通過兩海峽者，當於事前獲得土政府之允許，同時通知國聯」一節亦有相當疑義，日本主張除獲得土政府允許外，只須通告其他各簽字國，毋須通

告國聯，此外並無異議。只有英國態度陷於極端矛盾中。她至今仍未拋棄征俄的理想，但因土耳其仇視意國的緣故，又未嘗不願贊助土國以遏意國東進的雄心。大概她的態度是這樣：蘇俄通航特權勢必堅決反對，對於土耳其其限制通過海峽的軍艦以一萬四千噸為限的建議提出保留，此外並無成見之可言。

最後是意國，意國因國聯尙未撤消對意經濟制裁，未派代表列席。我們要知道，意土兩國積不相能，意國是後進的帝國主義者，她的目的地除開已征服的阿比西尼亞以外，還有一條路線就是伸張勢力於巴爾幹半島進而染指於小亞細亞。歐戰結束時意國很想展驥足於小亞細亞，土耳其，多年並未忘懷。意土雖非鄰國，而意屬羅得島即位於土耳其以南的地中海中，而巴爾幹國家之一員——保加利亞常常受了意國的暗示與土耳其立於敵對地位。因此，意國之未能苟同於土耳其設防兩海峽可概而知。

單是意國反對沒有多大的效力，在俄法提攜，英國無可無不可的情況之下，土耳其設防海峽已有水到渠成之勢。十餘年前土耳其其與我國同病相憐，曾幾何時，她的國際地位提高了，而我們這個遼東病夫勢一天天沉重起來，所謂不駐兵區域，所謂不平等協定源源而來，能不令人慨然！

一九三六，六，廿。

（按土耳其設防要求已得各國承認）

土意間一道陰影

意大利和土耳其都是新興國，土總統凱末爾和意相慕沙里尼互相欽慕，可是到國家利害發生衝突的時候，誰也不肯讓誰。今年上半年慕沙里尼公開演說，「意大利有和亞洲合作之必要，」合作兩個字是很好聽的，不過近年來列強侵略弱小民族往往以此爲甘言，大家都覺得這名詞很可怕了。土耳其駐羅馬大使瓦西夫受了本國政府訓令訪問慕沙里尼，請他解釋上次演說的用意，慕沙里尼說，「我們把貴國當做歐洲國家，我的演詞不會牽涉到貴國。」話雖如此，但是土耳其版圖大部份擺在亞洲，她認爲慕氏輕描淡寫的解釋是一種騙小孩子的話。當歐戰結束後，意大利很想在小亞細亞取得一席之地，結果未能如願，慕氏用種種心機想把意大利勢力伸張到巴爾幹半島（巴爾幹半島有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阿爾巴尼亞等國。土耳其雖是亞洲的國家，在半島占了一角之地，所以也列入這個範圍內。）以打通到小亞細亞的路線，這事使土耳其抱着極大疑團。現在又聽得慕氏咄咄逼人的演說詞，土總統凱末爾立刻巡視小亞細亞以西士麥拿康拉克巴力基司理等處防務，當他回到土京時立刻開了一次長時間的國務會議。內閣總理伊斯美巴夏（Ismet Posha）是凱末爾最倚重的人物，如德國希

特勤倚重戈林一樣，他宣佈土耳其陸海空軍都有加倍充實之必要，土耳其國會向爲政府應聲蟲，政府要充實國防，議會馬上通過增加軍費的議案。

土耳其在巴爾幹半島是個大國，財政維持收支適合，現在增加好幾百萬英鎊的國防費用，當然祇有加稅之一法。土政府宣布新稅完全用在國防上，不作其他用途。我們須知道，強國增兵往往不肯形諸詞色，惟有弱國增兵纔擺在面孔上藉以虛張聲勢，正如富人裝窮，窮人大擺闊格一樣；土耳其雖不算弱國，畢竟還不算強大的國家。土耳其和意大利是地中海沿岸兩大國，在這事未發生以前，土耳其報紙常有狂捧慕沙里尼的論調，現在又把他攻擊得體無完膚了。凡是留心近東問題的都記得十年前英土互爭摩蘇爾（Mosul）油田正在針鋒相對時，慕沙里尼突在的黎波里（Tripoli）發表一篇恫嚇土耳其的演說，土耳其纔態度軟化下來。自一九二六年後，意土兩國邦交漸漸好轉，使法國等國大生醋意。土耳其和希臘是世仇，慕沙里尼約了土耳其外交部長魯舒第（Tuvfik Rushdi Bey）在米蘭城晤面，提出希土言歸於好的具體方法，嗣後意大利駐土大使阿西巴倫又常常擔負着調和希土的使命，假使不是意大利出任調停，希土兩國是不會棄怨修好的，這是慕氏給土耳其的政治上的助力。此外還有經濟上助力：有一家意大利銀行借款與土耳其，同時土耳其在意大利造船廠訂購軍艦，這確是誠意合作。

的表現。

她們如此要好，但是意大利對小亞細亞的野心土耳其人始終不忘，意大利人口過剩，其渲洩人口的方法一天天感覺困難，這都是土耳其所深知的。朋友雖好，防人之心不可無，土耳其參謀本部常常提心吊膽的瞭望着意大利本部距離土耳其很遠，可是她有一片領土是靠近土耳其國界的海島——羅得島，近來意大利忽在該島建築要塞，土耳其更覺這位好友來意不善，格外戒備起來，愛琴海沿岸步哨和瞭望兵奉本國長官命令，『禁止外國人登岸，不服制止時得向空開鎗，再無效即實彈射擊。』有了這命令冤枉送掉許多性命，有幾個出浴海濱的英國海軍軍官被土耳其哨兵打死了一個，重傷了一個，還有一個意大利漁夫也現身於無情鎗彈之下。據明眼人觀察，不信意大利會用武力對付土耳其，十二年前希臘攻擊土耳其的故事證明土耳其不是容易欺負的，土軍作戰之勇敢沈毅可使野心勃勃的意大利不敢輕於一試。

土耳其希臘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四國今年在雅典簽訂巴爾幹條約，祇有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未加入。阿爾巴尼亞是個小國，外交聽命意大利，可是保加利亞置身事外，土耳其認為太不够朋友，而且疑心她受了意大利的蠱惑，於是土耳其把東部斯雷司（Thrace）刻意經營起來，第一步設置督辦署，

派塔力比爲該地督辦，設大本營於亞得里安洛坡爾 (Adrianople)，其進行事務有幾項：(一)改革行政，(二)擴展交通，(三)安置難民，(四)增加防軍，(五)驅逐猶太人。以上這些動作又引起保加利亞的疑慮。

土耳其和保加利亞間有一段解除武裝的緩衝地帶。土耳其想在亞得里安洛坡爾周圍建築要塞，主張取消這緩衝地帶，保加利亞不肯同意。土耳其有五十萬人口住在保加利亞境內（保加利亞原是土耳其屬土，後來宣告獨立，一部份有產業的土耳其人不願離開當地。）土耳其常說保政府虐待少數民族，保政府不僅不承認而且反唇相譏，責備土政府不應煽誘少數民族。截至現在止，少數民族祇有數千人回到伊斯坦堡，土耳其運動顯然未告成功。土耳其覺得總有這一天保加利亞會聯絡意大利在雷司與風作浪，不過土耳其採取自衛政策，決不肯先進攻保加利亞。

近來土政府常向英國表示，「我們爲充實國防起見，本來預備建築達達尼爾海峽要塞，可是歐洲問題未了，爲尊重和平情願暫時拋棄我們的主張。」話雖如此，但在最近的將來，她仍會把達達尼爾海峽武裝起來。

土耳其其外交政策向守聯俄路線：當歐洲各國幫助希臘進攻土耳其時，祇有蘇俄一國是土耳其的

朋友。從前歐洲對俄土之交好無不側目而視。近來蘇俄轉變外交政策而加入國聯了，於是歐洲列強又換了一副眼光，認為俄土交好可以穩定近東和平之局。假使意大利爲眞激移民小亞細亞政策，和土耳其鬧翻了臉，蘇俄必會警告意大利說：『這件事不僅土耳其不答應，我們也不答應。』這一來反可發生良好影響：因爲意大利覺拳難敵雙手，祇好自甘退讓了。蘇俄對於巴爾幹的態度也值得研究一下：今年夏天蘇俄和保加利亞恢復國交，她們國交中斷至十七年之久，如果蘇俄竭力拉攏保土兩國感情，當可發生效果。蘇俄近年來的近東政策有一番極大轉變，從前在近東及巴爾幹一帶盡量宣傳，想把各國拉回到同一路線，巴爾幹任何一國都刻刻提防着她，近來却把維持和平當做第一義。

還有一事與近東問題有關：今年波斯王在土耳其游歷三星期，兩國元首在安戈拉歡宴三天，凱末爾款以上賓之禮。波斯王旅行土耳其各屬，凱末爾把飛機、兵工廠、海軍根據地都開放給他參觀，同時檢閱陸軍向之致最高敬禮。據聞土耳其想和波斯成立軍事協約，波斯王似乎不願接受。波斯王游歷土耳其事前傳說甚久，中經數次展期，波斯的意思想禮尚往來，土總統也往波斯回看一次，土耳其覺得這事不能像條約般預先承認下來，爲了這關係波斯王欲行而止者再。至於波斯不願和土耳其訂立軍事協約，一因波斯覺得條約有利於土耳其而無利於波斯，二來波斯向來立於專英事機的地位，近來雖然

解放了許多，還不能完全擺脫羈絆，它怕和土耳其訂約蘇俄既不高興，英國也會懷疑。不論她的意思怎樣，總之土耳其對於波斯不肯訂約懷着滿腔的不高興。

巴爾幹公約於本年一月間匆匆在雅典簽字，簽約國意在維持近東和平，但這裏發生很多疑問：大戰後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希臘得了很多的土地，土耳其失去很多的土地，後來洛桑條約把其它利益補償了土耳其的損失，惟有保加利亞吃虧到底，她失去土地不算，還加上不公平待遇，至今尚在痛苦中掙扎。她是巴爾幹中部國家，沒有她巴爾幹公約算是破碎不全的條約，歷來的保政府都不肯加入該約，除非條約內容大加修改她是不會加入的，因為條約性質以維持現狀為主，所謂維持現狀即是既得權多有一層保障，假使保政府簽了字就無異於把自己所要求的問題一筆勾消。除開保加利亞外阿爾巴尼亞也未加入，這個沒人注意。條約上還有一種含混不明處，假使簽約國被非簽約國攻擊時，其餘各簽約國應否援助，或守局外中立？假使意大利攻擊土耳其，希臘應否援助土耳其？這問題希當局常常在議會中提出討論，沒有正當解答，因為條文有兩面解釋，可作正面看也可作反面看，如果說簽約國有攻擊阿爾巴尼亞，那麼希臘發生與本身無直接關係的戰事也不得不履行義務而捲入漩渦。從這一點研究起來，巴爾幹公約價值似頗空泛。

漫談土耳其

國防政策 歐戰後，凱末爾努力於土耳其領土之完整，對於境內希臘人、意大利人、英人、法人的勢力排斥淨盡。一九二二年英法承認意大利占領土耳其南部安拉托利亞，所以土耳其對於地中海東部安全問題抱着絕大疑慮，怕列強由此侵入，尤其提防着意大利。近來慕沙里尼要求意大利在亞細亞經濟上文化上發展之餘地，土耳其人吃驚不小，報紙和民間發起「保障安全」運動的聲，在海、陸、空三方面土耳其都有受敵人侵略的可能，奄奄一息的國聯，不得要領的軍縮會議，形同廢紙的安全條約，沒一件能使土耳其高枕而臥，何況各國拼命地準備着未來戰爭？凱末爾向來對國防是不肯放鬆的，近來更感於急起直追之必要，五月三十日土耳其議會通過新預算案，其中國防費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擴充空軍是打頭一件事，其次為海軍，向日本定購輕巡洋艦十艘，這筆購價不由預算案內提出而以承認日本在土境內經營紡織業為其抵償條件，紡織品製成後上面蓋着「土耳其製」(Made In Turkey)的圖記運往歐洲銷售，在土耳其是惠而不費的方法，日本人當然更稱心滿意。

土耳其陸軍部準備把亞得里亞那堡 (Adrianople) 要塞現代化，同時將保加利亞沿邊一帶防

線逐漸改良。依據洛桑條約，亞得里亞那堡是廢除武備的地段，土耳其大有不受條約束縛的決心，同時又想建築韃靼尼爾海峽的軍港，布置沿岸防線，這是引起國際間注目的一件問題。去年三月土耳其代表在軍縮會議席上提出「變更洛桑會議廢除武備」一案沒有結果，後來土耳其看到德國重整軍備，纔知道折衝樽俎是沒用的，近來聽說土耳其向巴爾幹各國非正式聲明，準備把韃靼尼爾海峽武裝起來，這也是土耳其其全國報紙唯一的主張。

提起韃靼尼爾海峽，我們聯想到富有趣味的歷史之一頁，這是十八世紀以來歐洲一個最嚴重的問題：當初帝俄擴張海軍，握有海上霸權，抱着占領君士坦丁的野心，所以竭力主張開放這海峽；英法兩國恐怕俄艦由這海峽直趨地中海，所以主張封鎖，不許任何國艦駛入（意在俄國）並且幫助土耳其布置沿岸防線。到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的時候，完全掉轉了方向：蘇俄在黑海無艦隊之可言，不僅沒有出地中海的雄心，反怕英法艦隊由韃靼尼爾海峽長驅而入直搗黑海，於是她又提議封鎖韃靼尼爾海峽；而英法又和從前帝俄一樣堅持開放之說。可見國際問題是以一時情勢為轉移，決無偏義公理存乎其間。後來畢竟英法占了勝利，洛桑會議規定以君士坦丁還歸土耳其（原先是國際共管）而以開放韃靼尼爾海峽為交換條件。現在土耳其又要武裝起來。

土耳其軍費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羊毛出在羊身上，祇有加稅之一法：從六月一日起，麵粉、糖、茶葉、咖啡、紙烟，以及其他物品都增新稅，人民負擔從此加重，於是土耳其政府又想出一個發展國民經濟的方法，專從排外着手：去年春季土耳其政府頒布限制外人在土耳其境內謀生的規章，為本國人民開闢一條謀生的出路。這項規章伊司丹堡的外僑很受妨礙，因為這地方向來未受排外影響這時也輪到了，尤其德國人希臘人叫苦不止，希德兩政府提出抗議，土耳其政府允加考慮，到了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有同樣性質的新規章通過了，在這條規章之下好幾十萬外國僑民將受失業的痛苦，上自技術工人，下至苦力，都要在規定的期間以內停止工作。

一九三四，八，廿九。

五年計畫 說一個笑話，假使我們聘請一個老師，先向他說道：「你要做我們的老師必須一面做我們的學生。」我想，縱有好為人師的人也會拂袖而去的，然而畢竟有些道貌岸然的師長服服貼貼地接受了這個條件，豈不是千古奇談？這樣的奇談就出在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國立大學整理就緒後，去年十二月開學，教員中聘定了三十六位從德國來的科學專家和學者。這年頭，大學教授真倒霉，他們好好的在德國教書，忽然被德政府逐出了，不過逐出的原因不是為學力不夠，也不是為教授法不好，為的

是種族不同。我們要記着，種族不同就有了滿腹經綸有時還要被人逐出的。這些被逐的德國教授都是阿利安種，土耳其馬上廢物利用把他們迎接了去，不過和他們約法三章：三年後必須用土耳其文字教課。試想，他們都上了一把年紀，還要噉哩咕嚕的練習外國話，這不是大難題嗎？然而爲了麵包再難些也得做，所以他們正在一面教課一面拼命學習土文；他們老當益壯，相信用不着三年工夫都可以說得一口好土耳其話。土耳其平白地出了這難題是什麼意思呢？據我看起來可以分爲這幾項：一、假如叫這些教授先生們各人說各人的本國話，就必須多請幾名翻譯，翻譯又要薪水，請一位教員花了兩份薪水，而翻譯時未必能絲絲入扣，因爲譯員縱然語言流暢，對於他所翻譯的科學未必有深刻研究，或許說得牛頭不對馬嘴，不是誤人子弟嗎？如果語言又流暢學問又淹博，他何必做這拾人唾餘的工作，不會堂堂皇皇的擔任講席嗎？二、限外國教授講本國話是於國家很有體面的，我們中國就不同，不獨提倡直接講，而且有本國教授丟了本國話不用偏以說洋話爲榮。三、勸令外國教授學習本國語言可使教材永爲管用，他們學會了語言不是易事，學會後自然同化於本國而不想遠走高飛了，那麼這些學問淵博的外國教授簡直爲土耳其而設，豈非極便宜的事？所以土耳其對於一般被德國逐出的教授特別歡迎，因爲他們是「新土耳其」所需要的人才；不過土耳其並不是一律的來者不拒，假使是酒囊飯袋，他們正準

備製訂法律防止其入境。

研究土耳其政情者常常得不到一種「恰如其分」的語句來解釋她所採取的經濟政策。一般人都不知道她不尚理論，凱末爾和政府中人的經濟政策以當前之便利為前提。土國私人資本極少，私人企業也很缺乏，土政府迫不得已才把本身（政府）投入工業上活動，所以土國政治有些像法西斯但又是而非，有些像蘇維埃的經濟策略但又不是共產主義，有許多地方採用國家社會主義的步驟但也不是整個的。內閣總理伊爾蘇美曾經承認土國政治理論是國家資本主義，他說，「就令現代最富強的國家也正走向國家資本主義，新土耳其開始就迎頭趕上而取得這主義的利益是值得自豪的。」他主張在國家富力可能範圍內盡量使私人企業收歸國有，私人在工業上一切經營都成為歷史上的陳跡。土耳其已經有了十六種國家獨占性的工業，其最重要者有烟、酒、鹽、糖、炸藥等項，類似獨占性的有鐵路、礦、沿海航業等項，還有其他新工業都直接在政府管理下——因為政府資本超過了一半。不過我們要認清一點：國家資本祇包括工業、運輸業、礦業、銀行業，以及大規模商務，至於成千成萬的自耕農依然有土地有畜牧，政府不侵犯他們，還有小商人和小技術家也不受政府的限制。從這點看起來，土耳其是一個近代國家的折衷派，既非共產制亦非絕對個人資本主義。

凱末爾和伊爾蘇美對經濟政策意見相同。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凱氏演說中有這幾句話，「過去十年間，土耳其共和國的工作不過是打了一個開台。除國防外，土耳其最需要者為工業發展。」十二月七日凱氏和國務員擬具五年工業計畫，大概在本年預算案內為施行五年計畫當支付二千五百萬土鎊（等於一千九百萬美金）。土政府已向蘇俄借得一千二百萬美金用以購買織品及機器，打算開辦十個工廠，內有十二個歸政府管理，其目的在使焦煤、棉紗、玻璃杯、粗紙等可以自給，這幾項東西的原料是土耳其所具備的。

一九三四，四，一。

中國比照 凱末爾被人提一個「勝利者」的綽號，究竟他戰勝了什麼？一般人以為他是戰勝希臘人的土耳其民族英雄，實際說，他不但對外勝利，同時對內也得勝利，這勝利不是講鎗口向內，是講他征服了土耳其古代遺留下來的惡習慣惡制度和一切腐化勢力。上月土國開十周年共和紀念——就是凱末爾戰勝協約軍及其保護人希臘人和阿美尼亞人，表現土耳其民族精神不死的一種紀念。他十年來不斷努力，開回救國歷史的新紀元，歷史上朝代之興替、國體之變更，或某某勢力之升沉消長，原不算什麼，但凱氏之勃興又當別論。他參加過少年土耳其運動，因失敗而受深切教訓，因為從前那種運動

不敢與頑強的舊勢力宣戰，而與舊習慣、宗教徒、泛回教主義者謀妥協。凱氏認清這種因襲勢力是寄存於國家或民族上的毒瘤，大胆地一掃而空，把新土耳其建築在民族基礎上（從前建築在宗教意識上），其一切主義及一切步驟根據法國革命的「澈底精神」，其最偉大的表現是造成單純統一的民族。從前土耳其境內有希臘人及阿美尼亞人，人種問題複雜，凱氏執政後把超過百萬的希臘人用殘酷手段押解回去，對阿美尼亞人也是同樣看待，十年以來土耳其境內再沒有人種糾紛發現。從一九三〇年起，希臘人掉轉頭來和新土耳其人訂立條約，外交上採取一致行動，可見國際間沒有恩怨，沒有是非，祇要你力量充實，敵人也一樣的笑臉奉承你。最奇怪的，現在居留於新土耳其的少數希臘人和阿美尼亞人對於新土耳其政府有意想不到的忠實。從前在土的希臘人多半是基督教徒，享有自治權，現在已一概被剝奪而服從新土耳其的法令。從前土耳其農民所受教育以可蘭經為金科玉律，現在完全改變。從前土人頭上纏有包頭，現在改用硬邊博士帽了，這雖是小節，但很有道理。因為從前宗教勢力下的土人常以頭碰地（叩首），纏包頭較為方便，現在表示不再舉行這個禮節了。纏之復興土耳其的運動就是政教分離的運動，以前不僅不分離，而且宗教超於政治，現在是政治超於宗教了。凱氏所以成功的理由是利用民族意識誘進其愛國熱，先把宗教問題解決進而把舊習慣打倒，不容任何人所反對。從前的土人與

其說爲宗教所束縛，毋甯說頑固，現在與其說改革毋甯說打倒頑固。近代歷史上前有日本維新，後有土耳其大改革，形式頗相彷彿，是值得全世界注意的兩件大事。

從前歐洲人呼土耳其爲近東病夫，呼中國爲遠東病夫，指爲魯衛之政。現在近東病夫的病治好了十年，而且成爲體力強壯的人了；咱們呢，病是一天天加多加深，難道等死不成？土耳其復興主要條件不外乎打倒超政治的宗教，打倒頑強的舊勢力，我國人口和面積都比土耳其多而大，而且談改革也比土耳其先談若干年，戊戌政變爲第一次，這或許可視爲不合理的改革，民元創造共和爲第二次，民十五革命軍興爲第三次，改來革去，新吾還是故吾，讓這同病相憐的小兄弟跑在前頭，這值得我們的反省。我國舊勢力之頑強趕不上從前的土國，但每次改革時，新勢力剛有萌芽又被舊勢力吞噬了，譬如陰沉天氣才露一隙陽光倏地被烏雲掩翳，比前更見陰沉，到底何時纔可以大放光明呢？至於我國宗教原無特殊勢力，祇有軍事超於政治，因之演成軍政不分離的現象。現在四中全會快開會，這或者是軍政分離運動的開始吧！我們不要一味羨慕人家，應選擇自己的需要，從四萬萬人中產生一個偉大的中國凱末爾來。

一九三四，一，四。

各項進步 現在土耳其人有數事引以自豪：（一）無失業者，（二）人民無健康證不能結婚，（三）食

物受衛生上之監督(四)男女權利平等。

廿年來土耳其完全改變了一個樣子：現在土耳其無一個無工作的公民，「失業」一字幾爲土耳其語文中所無，一個無工作的公民叫做「換職業者」，這與失業者完全不同，換職業者就是等待工作者，至多三星期之內可以得到工作，在這三星期之內換職業者無論男女每晨要到一種特別局所先取得臨時工作，然後再取得固定工作。

土耳其法律規定男女平等。男子失去了從前的特權，但男子在社會與軍事觀點上仍占上風。土耳其每一家庭的飲食每隔兩個月受醫藥檢驗一次，每一個月家長要把全家的健康證填就送交當局。

青年女子由十二歲起受衛生與兒童健康兩科的訓練，這兩科考試不及格時不許結婚。若干城市的生產率 and 上次大戰後最低的生產率比較已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九二八年以後出生的土耳其人有百分之九十五在學校畢業。婦女亦爲國家服務，賺取她們引爲誇耀的嫁資。犯罪人數在最近三年中繼續下降。

一九四〇，三，廿三。

外交政策 土耳其在凱末爾領導下，其第一步爲獨立而抗戰，第二步走着極端的和平路線與蘇

俄保持親善是新土耳其其外交政策樞紐，隨後加入國聯，在巴爾幹協約中土耳其占有主要地位，最近與伊蘭、伊拉克、阿富汗，成立近東協約，這些都是凱末爾親仁善鄰的表示。一九三六年九月英土商約成立，一九三八年五月向英國借款八千萬爲重整軍備及發展工業之用。英土提攜也是凱末爾主要目的之一，據說英國駐土大使勞蘭是凱末爾最近的外國朋友。

英土邦交之親密可從本年夏天土耳其外長魯舒第一篇演詞中看得出來：他說，「無論遇到什麼事，土耳其決不會立於反對英國的地位；我們和英國的友誼是堅固而有信心的。該國借給我們一千六百萬鎊大部用之於軍備，不要一點報酬和抵押，這爲着相信我們是她的真朋友，我們也得够交情才對得起別人。假使發生戰爭，英國也許吃一次敗仗，但在整個戰爭中她斷乎不會失敗的：她有錢，有海軍，有品，一個國家具備這三個條件，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這話說在捷克事件及慕尼黑協定之前，假使再遲數星期，土耳其人也許想一想，「這些話是不是可以說的呢？」自然，英法兩國或者在捷克以南，巴爾幹區域，及土耳其海峽中布置新防線依然可以阻止德國，可是凱末爾及其同志們都是「現實主義者」，他們懂得在什麼時候應當說什麼話。

當慕尼黑協定成立時，德國經濟部長芬克博士借款一萬萬五千萬馬克（約等於美金六千萬）

於土耳其，這是英國不滿意的一件事。現代國際舞台像有兩隊人頑着『現實主義』的遊戲，土耳其倒做了這遊戲裏的漁翁。

芬克對將來目的在他演詞中有所說明：『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都是我們政治上的好朋友，她們可以形成一種巴爾幹軸心，這個軸心從德國境界直至黑海。這三國有一半對外貿易是和德國往來，她們和永遠沒有危險性的德國經濟取得聯繫，一定可以克服世界一切的經濟危機。』

由於慕尼黑協定的結果，土耳其人或者感覺到英國之漸漸孤立，她也許不能保持其東地中海的利益了，土耳其親英政策也許不得不重加考慮。凱末爾分析國際形勢知道感情是不好川的，正如本年十月一日南斯拉夫章報所謂：『捷克問題的教訓，使巴爾幹各國連同土耳其在內都學會了乖，叫我們接近現實主義而切莫感情用事。』

凱末爾逝世之後，繼任人物呼聲最高的一為駐英大使阿克雅，是凱氏生前的好友，曾任土耳其所謂『自由黨』的領袖，二為參謀總長克麥克大將，三為以前出席洛桑會議以外交家而兼軍事家曾任總理至一九三七年秋季為止的伊斯美將軍，結果是伊斯美當選了。伊斯美和阿雅克都是著名的親英派，但無疑地他們也是現實主義者。

一九三八，十二，廿九。

十年來土耳其之進步

土耳其從前有許多地方和現在的中國一樣，外則備受列強壓迫，內則爲腐惡勢力所把持，外國人都說土耳其沒有希望了，土耳其人也說他們自己沒有希望了，自凱末爾抬頭不出十年，一個半封建奄奄一息帶有東方色彩的國家一躍而爲現代國家之一，國際上取得相當地位，各國不斷予以贊美之詞，我國人動不動說環境險惡，前途沒有希望，縱努力復興運動至少數十年後纔有收穫，我們這輩子是看不見的了，然而土耳其十年前的環境比今日的中國更險惡萬分吧，他們去腐生新祇費了十年工夫，假使我們恢復了民族勇氣和自信力，不要說十年，就是三年五載必定使外人從鄙視轉爲驚嘆，土耳其就是我們的好榜樣。

土耳其共和政府成立後，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舉行十週年國慶紀念時提出一個跨大性的新口號，「要把十年工夫做完一百年的工作。」土耳其改革政策不論宗教、文字、風俗、習慣、各方面都從冷靜中兼程並進，不是盲目進行，也不是狂熱進行，凱末爾的革命精神不外乎直截了當，不懂得什麼是折衷主義，有許多外國顧問都震於他求治太急，勸他放鬆一步，他不予接受。他是個沈默寡言，富於決心。

眼光遠大的總統，和內閣總理伊斯美都是軍人出身。土政府發布政令就像發布戒嚴令，外人眼光看來認爲近於高壓民衆，因爲別人是坐言起行，他們是先行後言，直到政令發布後纔開始宣傳工作，使民衆樂於接受改革計畫，假使以同樣手段用之於外國或許發生反響，可是凱末爾認清了民族性。土其民族對於他的判斷力極有信仰。一九二七年土其全國國民大會中凱末爾最著名的六天演說可以看得出他的政策。他說，「要把全世界突厥民族結合起來做成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我們從血戰中得到經驗，汎回教主義可望而不可即，我們所需要的教育是國家政策。換句話說，要取得國家繁榮和幸福，不要追求渺遠理想而苛擾人民。」土其人民對於他的政績一面驚嘆着，一面則以爲在此政策下土其不能執全世界回教之牛耳，微微抱着惋惜。我們要知道，非把土其舊生活系統澈底革除不能造成與廿世紀相合的新生活系統。凱末爾關於政治社會及宗教的改革是把舊日因襲思想膠膜觀念一一打破，從前的宗教勢力把人民活動力牢牢縛住，現已不復存在了，回教階級被政府鎮壓下來，雖說土其仍是回教國，但教士須受法令之限制，國家採用西方民法商法代替舊法律，禮拜堂做禮拜時用土其文字，土其字典把從前所有的阿刺伯字刪去，土其新文字簡單而明瞭，在商業習慣上規定須用土文，從前人民所戴的帽子是土其頑固的代表，現已一律廢除，女人面罩取消雖說政府並無明

文規定，但在一般人倡導及鼓勵之下，土耳其女子不再躲在家裏而開始向外活動了，女子有權和男子離婚，多妻制打倒，這些事都可以表現土耳其共和國法律和回教法律是截然兩途的。我們回頭一看，中國舊勢力決沒有土耳其舊勢力之頑強，又沒有一種束縛民氣的宗教勢力，所以中國內部之改革比土耳其容易得多。

當土耳其共和初成時，景象異常黯澹：經十二年不斷流血戰爭後，人丁和富力之消耗達於極點，除最後一戰外（和希臘人爭安拉托利亞）其餘各役無不戰敗，希臘人退却後土耳其最肥沃的小亞細亞變成了一片荒漠，未被破壞的鐵道也無不多年失修，從前的道路布滿了蓬蒿荆棘，商業陷於死的靜態，許多區域內祇留着奄奄一息的餓殍。睜開眼睛一看，祇有蘇俄和她有微溫友誼，但友誼中又含着可疑的暗影；列強尤其是英國都認為土國是個瘋狂的國家，凱末爾是個不負責任的冒險者，有好幾個小國情形壞得和土耳其一樣都能從國聯取得建設借款，而土耳其祇能自己靠自己。但是，一個民族經過破烈刺激往往從睡眠中醒覺過來，敘利亞、尼索波達米亞、巴勒斯坦、阿剌伯紛紛脫離了土耳其版圖，使土耳其民族增加了團結力。歐戰後戰敗國祇有土耳其未作城下之盟，盤據在西利西亞（Cilicia）的法蘭西軍隊被逐出境，希臘軍（輔之以英軍）也被驅逐，騎軍原想以君士坦丁和薩坦尼爾海峽為國界，其

管地，後來居然未成事實，土耳其的不平等條約在洛桑會議中廢除了。戰後土耳其雖是個窮國，却是自主的國家，不像從前土耳其帝國之受制於人，人民在數世紀以來消失了了的自信心和自愛心，都不期然而然的復活了。在百孔千瘡之下，復興事業開始進行得很慢，經過一年努力，政府組織就緒，關於國教的重要問題解決了，研究國家需要也粗有眉目了。她的政體是獨裁制與議會制的混和，有一個權力集中的凱末爾，還有一個代表民意的議會。凱末爾的助手們在艱難締造的過程中有很多中途離開了的，一部份不贊成土耳其變成新的非宗教的工業國，一部份却爲了個人的緣故。但因游移分子之脫離，而意志得以統一，而新政策更有長足進步。劈頭兩件事是一面修理及建設鐵道，一面編練陸軍。當着手之初，外國紛紛非難，說他把國家財力耗費在這兩事超過了尋常比例。又有兩位德國博士（Schacht 和 Mueller）做了一種土國財政報告，說土國鐵道與其謂爲經濟政策毋甯謂爲國防政策，這話固然不錯，但可以便利國防的同時又何嘗不可以發展經濟？土耳其戰後鐵道建設把新都安戈拉（Ankara）和安拉托利亞聯接起來，新路線通到黑海和地中海海口，又使農產物和鐵、油、銅各產地都有鐵路可供運輸。這樣看來，經濟上亦自有其不可廢滅的價值。從一九二三年起，有幾百英里已造成的原有鐵道重新改造，又完成了一千五百英里的新路線，另有一千英里路線在進行中。土耳其面積抵得我國一省，

假使以土地爲比例，我國鐵道成績是怎樣？我們還要問問自己，民國成立後我們修成了若干路線？我們的邊地假使到緊要關頭，不必講國防準備，就連運兵路線也沒有。還有雲南和內地交通要靠法國人經營的滇越鐵道，那更不成話了。歐戰前土耳其鐵道都在外人掌握中，德、英、法、資本家造成了二千英里路線，訂立了六十年享有權的條約，大戰中英法資本家雖仍保持其主權，但是安那脫利亞鐵道和巴格達鐵道（就是有名的三B鐵道）土國不待主權者的許可已收回自行管理了，一九二八年纔向這兩路的主權者接洽妥當，每年備款贖路，這筆分期攤還的路款要到二千零二年纔可償清。至於戰後新修路線都是國家的財產，由比國、瑞典、德國三國人擔任建造，發行鐵路公債，每年由工程費項下提出一筆款項還本，這辦法直到世界經濟恐慌時才宣告停付（一九三二年土政府財政困難，停止公償付款四年）。但路工並未停頓，現又續修支線通到最富足的銅礦產區阿根拉（Argana）。最近土政府又把從西伐士（Sivas）到埃爾斯倫（Erzerum）的新路線向聯合包工公司訂立了修路合同，這條路有四百二十英里長，需用四千七百萬鎊，這是土耳其資本家企業家向外人競爭而終於取得修路權的一次勝利。現在土耳其公路不多，不足以營養鐵道，但土政府正在積極規畫中。

土耳其國防以希臘爲對象，即陸海軍力量須與希臘相等。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土政府每

年準備了二千萬美金維持十四萬官兵的費用。但土耳其復興經濟的過程中有着不少困難。第一，君士坦丁是歷史上政治商港經濟中心，現在都城移到安戈拉，兩地互爭雄長，積年不能解決。第二是土耳其民族統一中所付的代價，歐戰時留在土境內的二百萬阿美尼亞人（非土耳其族）或被驅逐或逃散出國，後來土國又和希臘政府訂約交換民族，有一百二十萬留在土境的希臘人走開了，阿美尼亞人和希臘人離開土國，他們所有的財產也離開土國，他們當中有許多資本家、工業家、技術家和商人，這是土國的一大損失。土耳其帝國時代本國民族占最高位置，同時也占最低位置，最高的是軍人和官吏，最低的是農人。土人缺乏經商技能（沒有工商業和銀行家的經驗），從前把商業交給猶太人，一九二五年土議會製訂獎勵工業法，政府給製造家以廠地，國貨一律免稅，且許以免稅購入外國生貨（原料品），在這法律下新建工廠對於發動力、建設、支付工薪等項都能把費用減少到最低限度，一面在土政府指導下成立三個國家銀行，以發展工業為宗旨，用最惠條件向廠方放款。據一九二七年統計，許多工廠中能够目為真正工廠的還不過三百家，一九三三年增加十倍。自一九二五年國會議決保障工業法頒布後，政府直接補助的工廠有二千三百家。到一九二九年舊商約期滿作廢，土政府纔有權力採用關稅政策保護其本國工業。從這年起，生產率劇增，入口貨相當減少，土政府期待於今年（一九三四年）內能

够自己製造自己所需要的糖、絲、和皮革，預計數年內棉織品和毛織品亦可自給，雖然其它重工業之進行較爲迂緩，但他們很抱樂觀。土國又是產煤產鐵的地方，在德國專家監督下，鐵軌、槍炮、飛機都可自造，十年後凱末爾所期待的自足自給政策必可實現。現又採用西歐調節勞資的法律，對於工作時間、工資、工作情況，都有相當的規定，可是西方式工人團體並未隨之而發現，僅僅成立了技術家聯合會。土耳其人口中農人居五分之四，農人進步較緩，大部份仍用舊式農具和耕種方法。一九二五年土政府把歷代榨取農人血汗的什一稅毅然取消，農人如釋重負，此外設立了農業學校和農事試驗場，聘請了外國技師，但是最重要的水利溝渠尙待建設。土耳其銀行業從前也和工商業一樣操於外人之手，農業銀行是本國僅有的金融機關，一九二四年該行營業擴充到工商界，次第設立了五十三個分行，變成了推進政府政策的有力份子。一九三〇年不採納外國專家的勸告，議會又通過設立中央銀行的議案，仿照德國中央銀行規模，於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成立，資本收足了一百五十萬土鎊，政府財政因之穩定。但土國銀行業和工商業一樣都被政府提取百分之十一的紅利稅。土耳其人民從前有窖藏金錢的習慣，現在已打破了；一九二九年又設立國家儲蓄會，有二百一十個分會，四年中人民存款增加了一倍。土政府又厲行量入爲出政策，從一九二六年起預算案收支適合，避免通貨膨脹政策，不過有些到期舊債暫時停

付。一九一四年以後，政府除收回舊幣外並未發新幣，比鄰邦幣制整齊得多；但因收支務求適合，其中發生不少的麻煩。從前國庫最大來源為農田什一稅和關稅，前者取消後，一九二九年提高關稅，關稅收入因之驟減，土政府不得不另開財源。現在土國是一個重稅國，徵稅時不用虛浮巧妙的方法，除關稅外，所有的土地稅、所得稅、印花稅以外，另有所謂紅利稅、恐慌稅（其性質如保險費）、交易稅。因使收支適合，公職員薪俸亦打折扣，最近預算案一再緊縮，即人民代表很低的薪俸也被核減了，凱末爾認為異性命同樣重要的國防費在收支適合原則下也減少了許多，前途極有希望的墾殖計畫和發展國力政策因之也暫行停頓了，可見收支適合量入為出是土耳其財政上的神聖條件，恰和中國挖肉補瘡的政策相反。

土耳其人民處重稅之下不但毫無怨尤，且感謝政府是個忠實的政府，從前的貪官污吏早已掃除淨盡，所有公職員都是很有魄力的，忠實更不用說。我寫到這裏又有一種感想：我國人以不要錢為好官，其實不要錢是官吏必備條件，假使不要錢而不能做事仍舊是一個尸位素餐的傀儡，與不得稱職，真何從說好？但是有一種官吏往往要錢而不做事，所以不要錢不做事的也算好官了。土耳其民族在外人看來並不優秀，而全國無貪官污吏；我國是堂堂禮義之邦，但是不污不貪的官吏有幾？並且偶然發現一二

清廉官吏，其地位既無保障，一旦下台，不要說沒有人崇敬他周濟他，或許社會上反罵他是個笨人。我以為政府應嚴懲貪污，同時要發揮社會的制裁力使貪污者無立足之地。

土耳其帝國時代的外債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得了一個最後的結束——原數爲一萬萬〇七百萬土鎊，經共和政府強硬交涉的結果減爲以八百萬英鎊償還，每年攤還的數目減少，所以土政府能暢然履行還債手續。一九二九年後土耳其廢除舊商約，開始採取關稅保護政策，同時又開始研究振興商務政策。土耳其是入超國，入口貨和出口貨有時是二與一之比，凱末爾堅決地要打破這個比例，自一九二九年改訂入口稅率後，那年出口價值一五五、二一四、〇七一土鎊，入口價值二五六、二九六、三七九土鎊，關稅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功效來得很快。一九三〇年入口價值減少到一四七、五五三、七〇三土鎊，出口價值增加到一五一、四五四、三七一土鎊，這是破題兒第一遭的出超。就從一九三〇年起，每年出口價值總是超過了入口價值。

一九三一年土政府又創立互惠制度，土貨傾銷到甲國，同時許甲國貨物輸入土國，掉轉頭來說，你不銷我的貨我也不用你的貨；此外又立了物物交換的制度，例如以土國烟草向巴西交換咖啡，以土國各種出產向蘇俄交換紡織機。過去三年土國商業政策在試驗中未必有極好結果，因爲土人缺乏經濟

經驗，政府訂立商業規程過於草率，執行時又太拘泥，但國家經濟部、商業部和財政部都表示他們願從錯誤中求經驗，一旦發現了錯誤立刻改變過來。

十年來土耳其教育、衛生、電力等項並未發展到理想程度，但十年前游歷土耳其者倘舊地重游，纔知道他們的進步是極可觀的。據土耳其教育部調查，不識字民衆已由百分之八十五減到百分之四十。他們的識字運動共有兩種：一，以人民社會教育俱樂部爲樞紐，教授好幾百萬成年人讀書寫字。二，軍隊招募新兵必須教以識字。此外初級教育學童增加了一倍，中級學生班增加了六倍。女子教育也在努力提倡中，一九三二年普通班女生共不過五百四十一人（從前土耳其女子以不出閨門爲調），一九三二年增到七千五百一十一人。教育計畫集中於課本委員會，聘有外國顧問，課程由宗教的變爲世俗的。國內極小城鎮都設立了圖書館、博物館和閱書室。公共衛生也有進步；有新式溝渠的城鎮由二十個增加到一百八十五個，有屠宰場的城鎮由十七個增加到一百四十三個，醫院由九個增加到三十三個，此外又用公款設立了孤兒院、藥房、療養所、育嬰堂，成千累萬的人民要受身體檢查，流行病如瘧疾、沙眼等項須受診治，工人健康也有了保障，法律規定有五十名工人以上的工廠須雇用醫生一人，一百名工人以上的工廠須設療養院，全國現在有幾百個新公園和體育場爲全國青年娛樂運動的場所。一九二三年全

國祇一處有電話設備現在增加到三十處，用電力的城鎮由四個增加到九十七個，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設計委員會改造不清潔的道路，政府授權於一家市民銀行令之輔助一切建設計畫，土耳其女子漸漸獲得解放，有選舉權及充任公職員之權。總之，土政府如果借用外債，一切建設之進步當然更快，但他們不忘帝國時代舉債痛苦和割讓權利的痛苦，他們痛定思痛，恐怕外人的勢力死灰復燃。一九二九年內閣總理曾經發表宣言，「土耳其甯忍受較長痛苦，不肯以將來權利為抵押品，」至今仍保持這種觀念，對外資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土耳其常常舉以自豪，他們得到許多的成功完全是自食其力，現在仍向獨立自由之途大踏步前進；他們認為本身所產生的力量雖然遲一點，終比借助他人來得爽利些。

最堪借鏡的土耳其維新運動

最近十年除蘇俄外，沒有第二國趕得上土耳其的進步。現載粗枝大葉地舉出幾件事：一，取消審判，把已有六百年歷史的阿赫曼王室推翻了。二，取消回教皇勢力。三，取消屈辱條件，關於宗教、法律、商業、會野等不良制度及條件無不一掃而空。土皇時代外人管理下的公債也收歸自管了。四，與希臘交鋒，把僑居土耳其的希臘人送回希臘，這在目前是不利於土耳其的，因為希臘僑民都有相當的武裝，想土耳其因此完成了民族意志之統一。五，改革已有千年歷史的回教習慣而代之以「以羅馬法原週為基礎」的近代法律。六，解放婦女，取消多妻制。七，以拉丁字母代表土耳其文字。八，採用新歷。九，改用米契尺度量衡制。

這許多事都是在近十年內完成的。尤其婦女解放一事有著重大意義：從前大部份人民習於懶惰是受了婦女的影響，婦女深處閨門，所以她們所撫養的孩子也染了耳目蔽綱不明外事的習慣，婦女獲得解放不啻大部分男子同時獲得解放。婦女同受強迫教育，且爭先恐後的參加作工。土耳其教育進步很快，現有學校比一九三一年增加三倍，教員學生名額增加四倍。現在土耳其國境比歐戰前土皇時代

蹙小很多，但是十年內平均的教育費預算比前增加三倍，在政府誘導下，莘莘學子都向工商界謀生活爲目的，而不以插足政界爲榮。近來土政府派學生到外國學習農工，在本國安戈拉設立農業大學，全國各重要城市也設了農業專門學校，這辦法對於未來土耳其的經濟很有力量，尤其是注意普通大學而注意農工商專門科學，這與各國教育方針根本不同。我寫到這裏，覺得我國政治及智識階級最缺乏的是綜合觀念：例如同一省政府之內建設廳長的意見常與教育廳長相左，建設廳長主張多撥建設經費而教育廳長則堅執教育經費不可裁減的理由，他們好像對立而忽視了同舟共濟的責任。學者們也有『以農立國』及『儘先開發工業』兩種不同的論辯，而不知兩者是應兼籌並顧的。假使抹煞工業上計畫，讓外貨源源侵入，可以造成農村破產的趨勢，這比水旱之災還要利害，而且舊式耕種方法及防災方法都不適於大量生產，必須代之以新式器械與新式學理，所以工農一脈相通，絕非兩不相涉者可比。

從前土皇時代土耳其純粹是農業國，輸出的都是農產物，輸入的都是製造品如日用品及奢侈品之類，這正與英國情形相反而與中國情形相同。幸虧土耳其農產物都有固定市場，沒有他國和越境爭，而那時在外人操縱下的關稅很易使大量輸入品源源而來，當時也沒人注意到出入口比照表，稅則上

不限制入口貨，同時也沒有其它方法的限制，一九一三年土耳其入超竟達兩倍之多，從這年起，每年陸續增加，大概每年入超增加百分之三十。在十年以前，除開絲廠、製氈廠之外，全國幾無工廠之可言，爾這兩種工廠祇能容納工人三千名。雖說此外還有磁業、玻璃、磚瓦、製革等廠，但規模狹小，談不上是工業。那時土耳其經濟政策及會計制度可說是國際的而非民族的。土耳其經濟之獨立始於洛桑條約，從此土政府改革從前的財政狀況及會計制度，使收支計畫適合於新土耳其地理情況，採取新稅則及抽稅制度，國際匯兌改歸國家管理，進行大規模公共工程，清理公債及外債，最後卒達收支平衡之目的。

在第一階段中土政府反造成了治絲益芬的政象，例如舉借外債贖回外人所築鐵路，同時敷設新鐵路、布置國防，這些款項都應由稅收中償還的，但是土耳其版圖比歐戰前盛小了許多，農產物逐年銳減，入口貨不受政府操縱，稅收日見短絀，處此情勢之下，政府幾於無法應付外債，但是慢慢地度過了難關，這是勵行緊縮政策及刻苦奮鬥的結果。

過去數年間土耳其經濟狀況受了兩種相反勢力的支配：一種是有利於土耳其的——新展開的建設計畫和新的民族思想，還有一種是有害於土耳其的——世界經濟衰落的影响。假使土耳其勵行建設計畫時期不逢着經濟衰落的狂潮，則今日已不知怎樣的頭角峥嵘了。土耳其經濟計畫簡言之即

是自足自給政策，用自己富源啓發自己的工業，無論戰時平時都能自己照顧自己。土耳其曾向世界通告過，她的貿易政策務求出入相抵，採用「郭太」(Quota)制度與交易國簽訂條約（按保兩國貨物價格相等的制度），而不甚注重關稅壁壘。初用這種制度時於本國商人很為不利，因為輸入輸出時情況不能按照原定計畫做去，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嫌，並且國家限制輸入、管理外匯這兩件都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危險性，務須不斷適應環境不斷改革，否則結果不良而陷於自殺；現在這種制度的試驗期已過去了，而且辦理進口貨的商人隨時都可以取得外幣。

土耳其出入口貨物在近十年中可劃為三個段落：第一段落從最初一年到第三年出入口同時增加，尤其入口貨增加得更多；第二段落從第四年到第七年入口貨維持原狀，出口貨逐漸減少；第三段落就是最近三四年間出入口同時銳減，尤其入口貨一落千丈。自一九三二年土政府採用限制入口貨的政策，入口貨減少三分之二，出口貨減少二分之一，這是與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兩年的比例。這裏應當再補充兩句話：不是貨量的減少，而是貨價的減少，因為世界的貨價都貶落了，土耳其當然不離例外。土耳其出口貨以烟及乾果為大宗，約占全部出口貨之半數，入口大宗為棉製品、鋼鐵、機器等項（非奢侈品）。近十年第一段落及第二段落的出入口對照表是不利於土耳其的，一九二九年入超竟達百分之四十。

到了第三段著就是一九二九年以後形勢逐漸好轉，一九三二年出超達百分之十五，一九三三年維持出超。土耳其這種反客爲主的政策誠爲入超國必要手段，但限制入口貨同時對於自己的出口貨也不能說沒有影響，因爲你向別人減少購貨，別人向你購貨也會依樣葫蘆，出入口同時減落，國家繁榮多少受點打擊，人民購買力無形中也因之衰退了。幸虧近來土耳其的生活費用有逐漸減低的趨勢，還不至發生極大困難。

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土耳其烟價在世界市場中很不壞，所以土耳其種烟區域逐漸推廣。一九二九年世界陡起了經濟衰落的颶風，土耳其烟的存貨太多，價格狂跌，種烟區域逐漸縮小，烟價落到無利可圖（還要虧本），美國幣制低落也使土耳其烟價受了影響，因爲美國是烟的最大主顧。乾果價格近來低落三分之一，而輸出數量也減少十分之一。前面所說的土希交換僑民於土耳其多少不利，這因爲土耳其果園多由富有經驗的希臘僑民經營，本國人接手經營後多少感受困難，但還算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一九三〇年以後果價逐步下降，但種果仍爲有利事業，因爲土耳其地質肥沃，工價低廉的緣故。在這裏我又要插上一段廢話了：原料充實，工價低廉，機械完備是工業國必備條件，美國原料極缺乏，工價並不低廉，而利用機械之完備及生產方法之適當成爲世界最大工業國；日本利用工價低廉，工

業品橫行世界，使英美先進國爲之變色；我國是個原料最充實，工價最低廉的國家，同時又是生產最落後的國家，甚至外人收買我們的原料，雇用我們的工人，把原料變成製作品，仍舊傾銷於我國，我們應當深深反省。

土耳其製毯業的輸出近來也受打擊，一來受世界經濟衰落的影響，二來英國對入口毯新設入口稅，他國也增加了入口稅，三則土耳其製毯中心區在西伐司及司巴達的，竟有多數歇業，這又是受了驅逐希臘人及阿美尼亞人的影響（按土耳其未改革以前，本國人受宗教束縛，懶懶無生氣，其經濟權及工業技術完全操之於外僑。土政府厲行改革後，驅逐希臘人及阿美尼亞人，但處在青黃不接的時代，本國工業及經濟也受了相當的損失。）總括說起來，土耳其出口貨之減落在價格上減落的多，而在數量上減落的少，這不是土耳其一國所能挽回的，而是廣泛的世界經濟衰落的必然趨勢，同時尚有他國製造烟、毯與土耳其立於競爭地位。

土政府在農業上也有多方努力，例如統制農業小貸款、限制利息、保護負債人使之不至因壓迫而出賣他們的土地、政府收買過剩農產物以維持麥價、設立大規模倉庫以儲穀米，這都是分途並舉的。假使世界糧食的需要有了進步，糧價也有了進步，土耳其可獲大宗利益，不過在世界經濟尚未回頭以前，

土政府已竭九牛二虎之力，頗有難於支持之勢，除非把大規模公共工程計劃及建設工業計劃設法縮小範圍纔可以維持「收支適合」的預算案。現在讓我們把土耳其的公共工程及工業計劃敘述一下。

歐戰前土耳其鐵路（以現在領土為限）祇有（一）小亞細亞西部英法兩國所築路線，其目的為便利烟果運輸；（二）還有兩條小路線，一條把布魯撒（Broussa）及馬爾馬拉海（Marmara）聯絡起來，一條從亞達那（Adana）通到地中海，這兩條都是經濟關係；（三）土耳其橫跨歐洲的部份，從伊司丹堡腳接歐洲，這條路注重客運；（四）小亞細亞方面的路線，從伊司丹堡往南再迤邐向東南通到亞達那，其目的以巴格達為終點。以上各路共長三千公里，都是外國人經營的。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又增加了一千公里的鐵路，從埃爾斯倫（Erzerum）到蘇俄邊境，還有小亞細亞延長的路線延長到亞勒坡（Aleppo）及尼息內（Nisibin），這都是沿着敘利亞邊境，不純粹是經濟關係。過去八九年間土政府收回了兩條路線：一條從布魯撒到亞達那，一條是亞細亞的延長線。現在還有一種較大計畫想從安戈拉修一條鐵路通到蘇俄邊境，這路線橫貫三條路線，這三條路線差不多都是平行線，從黑海南行到地中海，並且都是延長原有的路線以完成小亞細亞縱橫四達的交通網。總括說起來，這些鐵路於政治及行政效益是很顯明的，內地交通因之便利多了，但於經濟利益則很有限，僅僅黑海沿岸各商埠

背後的農業區域及亞達那與墨西那 (Mersina) 一帶的農業區域多少有點利益。此外還有完全以經濟利益為前提的路線正在計議進行之中，這條路線從狄雅倍克 (Diarbekir) 到亞達那，以便把埃爾格尼 (Ergani) 礦區的銅礦運到墨西那城市；至於已成路線尚有一條在西部一帶，把小亞細亞的路線與索馬 (Soma) 及旁達馬 (Panderma) 聯絡起來，中經許多的農產區。在土政府之下除老路不計外，增加了二千公里的新路，其費用為二萬萬土耳其鎊；還有一千四百公里路線在繼續進行中，將來告成後，新土耳其路線差不多比土耳其帝國時代增加了一倍。同時我們要曉得，除開埃爾格尼一線基金是募集內國公債外，其餘收買老路以及開闢新路都在政府預算內開支，將來時局平穩交通貿易逐漸發達後，也許某種種路線盈餘可以補助其它路線，也許路局除開支及整理費以外還有盈餘，這都是不能預料的。

土耳其交通事業不僅限於鐵路，公路及橋梁也有進步，不過公路數量及質料還不夠和他國作比。土耳其公共工程所包括的還要把三木森 (Samsoun)、伊勒格里 (Erekle) 及墨西那巖座城市一面推廣一面使之現代化。伊勒格里是煤礦商，埠墨西那是亞達那區域之總匯——將來的銅礦集中地，同時也是與波斯通商的唯一口岸。

前面說過，土耳其帝國時代除蠶業及絲業外幾無其它工業，近十年來增加了一千個以上工廠，不過其中有些是規模很小的，近數年內土耳其工業增加了五倍，現在已有製糖、火柴、麵粉、通心粉、酒、棉花、羊毛、絲、布襪、橡皮、水泥、皮革、鞋、口袋、肥皂、香水、木器、油漆、假漆、木料等項工廠，尤其是織布、皮革、鞋、水泥、幾種工廠在一九三三年以內有了長足進步，土耳其所產水泥已超過全國需要。礦產方面煤、鉛、鐵、錳、鋁、鎳、鉛、等項產額一九三三年多於一九三二年。土政府施行很多的提倡工業方法，凡入口的工業原料及用品一律免稅，而對於非工業用品則增加稅率，並受『郭太』制度的限制，此外還有中央銀行補助工業的辦法。總之，各工廠的質料及工作狀況雖說未能盡善，但已有出人意料的成绩了，假使政府不變更保護工業的政策，前途是很有把握的。在製作品的質料上日在改進中，最近的將來能趕上外國貨，有些本國貨居然做得很好，但也有好些成本太貴了的，這因為需要這種貨物的主顧太少了，不能採用大量生產的方法，而設備費又未免太貴，但政府採取保護政策，人民又情願購用較貴的國貨而不用較廉的外貨，所以製造家尙能維持下去。我國人却情願用較貴的外國貨，這真是天生不同的性質。本來工業幼稚的國家當其仿造某種貨物時無論資本及經驗都趕不上工業發達的國家，在開始一時期仿造品或許比外貨還要貴，假使本國政府及人民不斷提倡，製造家不斷努力，自有迎頭趕上之一日，所以維持本

國工業應從本國主顧忍痛購買做起；可是中國國貨利用工資之低廉並未貴過外國貨，而國人棄之如遺，這大概是中國人迷夢着大同主義，不肯站在民族經濟立場而站在世界經濟立場吧？

土政府在新工業上所運行的政策多注重政治原理而少有注重經濟原理的。從一九二六年後外國糖輸入很少，因為這一年土耳其設立了本國第一個糖廠，本國糖產量逐漸增多，再過一二年土耳其無需外糖輸入了。這當然是好現象，但天下事有利必有弊：杜塞了一部漏卮，同時却減少了一筆關稅。一九二六年以前糖的關稅收入每年達一千五百萬鎊（土耳其鎊）一九三五年也許這筆收入糖化鎊烏有。土政府減少外貨輸入同時國庫受了損失，因為求出入口之平衡而使國家預算案之收支平衡受了影響，這真是能夠代表民族利益的政府，真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的政府。本來政府不是人民以外的另一種東西，假使政府祇顧政府利益忽視了人民利益，甚至剝削民衆利益以增加自己利益，那無異乎政府與人民截然爲二，這豈是進步國家所應有的現象？我國從前的政府常常不惜採取飲鴆止渴的政策以醫治其財政困難，甚至認入超爲增加關稅的好現象，這是值得我們嘆息的。

在目前及將來的工業上需要技術純熟以及技術半熟的工人，究竟這兩類工人在土耳其共有多少？自希臘人阿美尼亞人被逐後，土耳其感受若何的損失，怎樣去補救這難關呢？大抵看起來，希臘人阿

埃厄亞人初離開時土耳其的損失不算很大，現在沿海各埠還感着困難，但困難的程度逐漸減少，不至影響工業進步。土耳其工人練習得很有進步，在工廠及辦公室的女人竟有若干可代替職人及機器。工人面勝在愉快了，雖然她們成羣的總和尙不及希臘人阿美尼亞人，但她們肯埋頭去學，不覺苦悶。總頭趕上，現在土耳其技術純熟的工人還是很缺少，所以外國管理人技師工程師幾乎每個工廠都有。每一名外國技師都得帶幾名本國徒弟。又如士麥那（Smyrna）的烟果工人頗形缺乏，幸虧他們想出一種操作的方法，有時種果，有時製烟，因為這兩種工作的時間不相衝突。

女工增加得很多，受過教育的女子分途在辦公室、商店、工廠、打包房、擔任各種工作。她們很願意在辦公室及工廠工作，因為那裏有規定時間，不像替家庭服務是毫無休息機會的——這不獨土耳其為然，歐美女子往往有此習慣。據織布廠司事說，土耳其工人很守紀律，其腦力足以適應環境，不過精工頭資格的還是不多，希望將來專門職業學校造就人才解決這困難。據一般人推測，土耳其的五年計畫沒有多大困難，但不要進行得太猛烈，祇須一步一步做去，同時要雇用外國人才訓練本國工人。現在他們正預備實行八小時工作及工場保險計劃。此外因為教育普及的緣故，因為女子解放的緣故，一般市民的觀念漸漸地改變了——幾年前民族思想的狂熱無形中減落了許多，對外僑也不像從前那樣仇視。

歐洲人提到土耳其五年計畫，總認爲和蘇俄五年計畫相接近，蘇俄是土耳其最大鄰邦，但是土耳其五年計畫雖有幾分之幾以蘇俄爲模範，而實際仍以適合國情及需要爲主，尤無引用共產原理的意思。土耳其着手五年計畫是想完成工業組織達到她本身所需程度；她鑒於以前輸出品是原料而輸入品就是這種原料所製成的，不僅需要購買外幣以償入口的外貨，而且經濟命脈也被外人挾持，因此力求出入口平衡，使本國所消耗的日用品數量以本國購買力爲標準，而本國購買力又以出口貨數量爲標準。當世界經濟衰落物價降低的時候，用人爲及強制的出入口平衡的方法如統制外匯、採用「邦本」制度、提高稅率等固可維持本國利益，但同時亦足限制本國商業的發展，假使本國能盡量地擴張生產，那麼不用強制方法而可發展本國商業，豈不更善於此？

土耳其既採自足自給政策，那麼她是否用政府力量統制工業，還是政府獎勵私人工業，抑或二者參半而行？這點很值得注意。土耳其缺乏私人資本，且私人也沒有經驗經營大規模的工業，那麼祇有兩法可以採用：一是吸收外國資本，一是政府管理重要工業。照事實看起來，這兩種是同時並進的。五年計畫中有一部份工業歸政府經營，也有一部份歸私人經營，不過私營工業須受政府限制以避免生產過剩及物價過高或過低的危險。五年計畫中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工業計畫，一部份是商業計畫，全權工

業計畫說：首先擴充紡織業，雖說關於這一類的本國製作品增加很多，但外國棉花及毛織物在全部入口中仍占有百分之三十，現在準備在克沙里亞（Kaisaria）、那齊里（Nazilli）、馬拉底亞（Malatya）、可尼亞（Konia）或伊勒格利這些地方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次第成立紡紗廠，至於目前在巴希爾圭（Bahirkeyu）已成的紡紗廠則打算從一萬錠增到一萬五千錠，以後預備在克沙里亞設立一個三萬錠的大工廠，把這地方劃為重要工業區，大概將從蘇俄購入機器（土耳其已向蘇俄成立信用購買，購買了價值八百萬元的機器，分為二十年償還。）將來計畫中的各工廠開工後，除本國所產八萬包棉花外還要購用十二萬包棉花，其製作品限於『某種標準需要，』因為質料過好的製作品成本既貴，主顧又少，打算暫不製造。現在土耳其羊毛及線紗工廠所產的劣質貨物已足供本國需要，一面還準備在布魯撒設立羊毛廠，且鼓勵人民養Merino羊種，以免將來再向外國購買這種羊毛進來。此外又準備設立兩個工廠用本地纖維製造繩纜及口袋，用本國麻而不用外國麻。

第二件是銅鐵業，打算設立鐵廠及鼓風爐廠，在小亞細亞一帶產鐵甚富，土政府正在計畫經營中，不過礦區的產量究有多少還是個隱謎兒，據說劣質的礦多於好質的礦，經營好質的礦未必有利，傳聞近來在亞達巴札爾（Ada Basal）發現新礦區，詳情不得而知。第三件是普通礦產的經營，亞爾干那

(Argina) 出產豐富的銅，將來土耳其全國鐵路線完成後，銅礦不僅可供給全國，還有餘額輸出國外。此外銻與金剛石也很豐富，都是現在出口貨的大宗。至於經營多年的鐵礦，因為他國也有同樣出口，因此產額已降低了。土耳其含有銀質的鉛礦，從前經營範圍很廣，現祇專力於一個礦區，這礦區所含銀質最富。還有水銀、白鉛、錳、銻等礦產也是土耳其所有的，不過照現在市價無利可圖。又如克赤波魯 (Koc-chi-Borlu) 的硫磺，歐戰時曾經開採過，現在正求進一步的發展，預計每年產額可增三四倍。除與本國外尚可輸出。現有多數美國專家研究土耳其礦產將來進行的方法。第四項是電力發展，土政府已規定設立五個發電廠，第一第二兩廠分設在西伐司 (Sivas) 和克沙里亞，用水力發電，第三廠設在桑古達 (Zonguldak)，用煤及石油發電以供中央小亞細亞及黑海沿岸所需電力，餘二廠未詳。第五件是煤業，由洗砂製出的蒸汽煤將要繼續經營下去，將來在桑古達設一個發熱工廠，可發生發度電力為製鋼之用，因為發熱的需要有繼續增加的趨勢。第六件是新工業，如製造玻璃瓶、紙、纖維、化學品、人造絲、漆器之類。

關於商業計畫比較簡單些，大致可分為三項：(一)把全國商業及經濟問題集中於經濟部調查之下。(二)出口貨標準化，規定出口品質料標準，注意裝璜及衛生狀態，取證習牌，在國外設立推廣部。

開闢市場，並考察各國情形及其需要。(二)統制銀行、大公司、保險公司、合作社、及享有特權的外國公司，其目的在促進效能，使合於整個工業計畫。

總括說起來，土政府目的在使本國工業達到一定標準以供自己的需要，有餘的再輸出國外，大廠鑄鋼廠外的是原料如銅、煤、硫磺之類。在五年計畫中，關於紡織物、銅、鐵、紙都是政府經營的，而煤礦、硫磺、硫磺則由私人經營，政府予以協助，或與國立銀行合作。關於政府經營的費用都列入預算內，每年約增加五百萬至六百萬土鎊。此外還有蘇俄紡紗機的信用購買。土耳其五年計畫成功到何種程度目前尚難看出，至少必有一部分成功，關於重要製作品種一定限度內必能達到自足自給目的，這豈精神是值得欽佩的。至於我國也常有所謂幾年計畫，但我們往往落了「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老套，都不肯放大眼光犧牲目前小利益以求將來的大利益，我想縱然別人不用武力來侵略我們，我們經濟上也有坐以待斃的趨勢啦！

一九三五，一，廿五。

敘利亞民族運動史

小亞細亞北部爲土耳其，土耳其以南爲敘利亞，歷史上的敘利亞包含着長方形地段——今天法國代管的敘利亞和英國代管的伊拉克及巴勒斯坦都在這長方形地段內。敘利亞北部和土耳其接壤處有一道山脈，東部有敘利亞沙漠，南部毗連阿剌伯處也有一小塊沙漠，西部就是地中海，不啻天然劃開的另一區域。敘利亞民族以阿剌伯人爲最多，歐戰前原在土耳其管轄下，戰幕展開，土耳其加入德國，英國人暗中慫恿麥加（麥罕默德降生聖地）辦事長官馮土耳其，將來事成後許敘利亞人建設一個阿剌伯人的獨立國。磋商了好些時日，因劃界之爭無形延擱，後來敘利亞畢竟鑽入英法圈套，與土耳其人分離了。當時協約國簽訂條約，擁立酋長費沙爾（Faisal）爲獨立國國王，設都城於丹馬爾，國境北至亞勒坡，南至阿加巴海灣。歐戰後列強食言背信，首由法國占領地中海沿岸黎巴嫩山脈，這是條約上劃歸敘利亞人的，一九二〇年法國進一步和駐丹馬爾的費沙爾提出交涉——這是先禮後兵的方法，不久就露出豺獍面目來，派兵逐走費沙爾而占領敘利亞全部，法國取得代管敘利亞資格，於是時。

敘利亞人在法國高壓下度着凄風苦雨的生活，他們誠然恨法國，同時也恨英國，覺得受了英國人的欺騙。紳士派的英國人從前是何等的言甘幣重，現在縮着頸項不肯仗義執言，他們恨英國的心理也許比恨法國更甚。法國占領了這地方，毫無理由的劃分為五個區域，敘利亞全部人口不滿三百萬，有些區域自經劃界後僅有幾萬人，在法國人看來，於本身統治權容易行使得多，然而敘利亞人以為把整個國土弄得支離破裂，不僅習慣上深感不便，同時行政費增大，人民負擔增大，因之怨毒益甚。

敘利亞在中世紀以前是亞非歐三洲交通樞紐，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負有溝通東西文化及商業之責，若干開疆拓土的民族英雄在此橫戈躍馬。迨塞彝士運河告成，新航線開闢後，世界交通樞紐為之一變，敘利亞失却了軍事上經濟上的重要性，誠不勝華屋山邱之感，可是物極必反，因為近二三十年來科學之突飛邁進，敘利亞形勢又告好轉，不過地形之好轉也許是當地人民更大災害。近來敘利亞交通線有長足進展，汽車從丹馬司革通到巴格達（從前三B鐵道經過地）轉入波斯國都德赫蘭，將來可延長到印度，尤其是航空線的重要，英、法、荷都在積極進行着，準備關為歐亞兩洲空中交通線核心。

自一九二〇年法國以武力強占敘利亞後，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都是擾攘不甯的時代，當地民衆受了愛國心的驅使，拚着性命和強大的法國駐防軍作殊死戰，這些民族英雄沒有國外援助，沒有

最高機關指揮，憑着滿腔悲憤，孤零零和法國人死戰，鬧了五年之久，終以缺乏整個動作，白白丟掉了多少志士的頭顱。最後發生一次有力的反抗動作就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有名的「德揚司」事件；那次攻入丹馬司革都城，逐走了法軍，替弱小民族吐了一口氣；但是民族熱血終於敵不過科學利器，法軍再接再厲，用重炮反攻丹馬司革城，法軍認爲這是平亂時期也就是敘利亞暗無天日的時期，這次戰事外人指爲近代歷史上不人道動作之一，人民怒火和官吏殘暴手段有非楮墨所能描寫的。那時人民已不勝法國平亂軍的蹂躪，尤所痛心的是法國指使仙列董列沙軍隊（Sirgatalas）到處搶劫。法國何以用這支軍隊呢，因爲法國是文明國，文明國軍隊不能盡量屠殺，乃驟使另一軍隊去做他們不屑做的事體，假使宣揚出去，不能怪法國人不好，這正是借刀殺人的意思。當然，仙列董列沙軍隊神承主人意旨，正如一批野獸，不獨當地人民怨氣衝天，國際輿論也不直法國人之所爲，法國纔把駐敘辦事長官沙勒爾將軍召回本國。

約文納爾將軍繼任駐敘辦事長官，一反前任之所爲，以陰柔手段見長。上任數月後，他利用圖爾接管委員會發表言論，「我們法國並無占領敘利亞土地野心，現在正想和她訂立一種條約，條約訂後，就取消代管職務。我們是仿照英國對伊拉克的辦法。」這是法國第一次放鬆了口氣，我承認這是一條

占領敘利亞的意恩，這又使敘利亞歷史轉變了一個時代，當地人民的態度也大有變更了——在敘利亞未放響口氣以前，敘利亞人民一味仇外，不僅英國法國對於世界列強都認為帶着一副假面具，暗中總有些殺人不能眠的魔鬼；然而現在又抱着新的見解，覺得世界上還有公道這件事實，也許敘利亞不遠於永隆九淵，尤其國民黨首領很想和法國開始作和平談判，祇要法國提出相當重大條件，敘利亞總不願讓接受。但是敘利亞人民正在延頸企踵的時候，那位仁言利溥的約文納耳將軍於一九二六年十月被法政府電調回國，改派潘沙接替，這次更調法政府未公布理由，大概因為他發言失當的關係。

六年中更調長官五次，可見法國對敘利亞問題之舉棋不定。潘沙下車後發表政見，「我屢行職務，打頭一件事就是製訂敘利亞自治憲法，一如代管條約所規定。」話說得很好聽，不過代管條約規定至多三年內應製訂憲法，現在隔了六年纔開始談及這問題，已經違背條約精神了；並且潘沙先生又做了十八個月的長官，對於下車時的侃侃政論絕口不提，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纔開始選舉議會，以便由議會製訂憲法。這次選舉大體上說起來算得自由選舉，國民黨獲得空前勝利，六月召集開會，渴望自治的議員兩個月內完成一部憲法，呈請潘沙審核。潘沙說，「大致不差，祇有第六條應刪去。」議會查考之下，也祇有第六條是全部憲法核心，假使取消這一條，就不如爽爽快快地取消全部憲法。雙方爭持了

九個月，到一九二九年二月潘沙認定議會已無轉圜之餘地，就輕輕巧巧地下一道解散議會的命令。議會被解散後，又延擱了十五個月毫無動靜，到一九三〇年五月潘沙突然宣布敘利亞五個區域的憲法一體告成，誰人起草，誰担任審查，誰也不會知道。敘利亞一區（五個區域中有一個名叫敘利亞區）憲法竟與從前議會所製相同，祇修改了一二條，還新添一條就是有名的一百一十六條，條文則「憲法所規定各條凡有關法國權利及法國在國際上之責任者，暫時均予以保留，至法敘條約簽訂後纔發生效力。」妙呵，有了最後一條，就把以前各條一筆鈎消了，這種憲法無以名之，名之曰「滑稽憲法。」於是敘利亞人又恢復從前紛擾狀態，足足紛擾了十八個月，在十八個月之中潘沙政躬忙碌，往返於巴黎與敘利亞之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潘沙又出人不意的下了一道命令，「為組織敘利亞正式政府起見，開始重選議會，由議會產生總統，一如一九三〇年五月憲法所規定。」

十二月開始選舉，這一次選舉與前番大不相同，無自由與法紀之可言。丹馬司革和哈馬兩地常有鬥毆，第一次選舉竟告流產，遲了三個月纔勉強告成，各都市不斷鬧着選舉潮，阿勒坡選舉揭曉是滑一色的溫和派當選，惟有賀姆司為國民黨大本營，官吏干涉無效，國民黨全體獲勝。哈馬和丹馬司革的選舉因溫和派未得勝利，辦事長官竟下令作為無效，後經官廳和選民黨領袖折衝結果，溫和派和國民黨

各占幾席，纔算草草結束。那次選舉衆院結果，產生議員七十名，溫和派五十三席，國民黨十七席，廣團體和派都是表同情於法國而不贊成採取流血手段的。選舉告成後，潘沙又被召歸國，他做了七年長官，纔算久於其任，虧他煞費苦心，一味地採取延宕政策，大可告無罪於法政府了。繼之者馬迭耳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任。

新議會依照憲法規定產生一位總統和五位閣員。馬迭耳當着總統和閣員的面拿出一張條約來，要求於四十八小時以內簽字，總統委曲曲的簽了，消息散布出去，輿論爲之譁然。馬迭耳出了一張布告把條約和聲托出。十一月二十一日議會開會討論條約，祇討論四十分鐘，大家都說不能通過，無討論之餘地，表同情於法國的溫和派議員也說不能通過，無討論之餘地。議員出席者六十九名（共七十名，有一名爲議長），反對者四十六名。法國當初認爲溫和派占了五十三席，可以指揮如意，不料出了這岔子，可見愛護國家是民族共有的天性，到了生死關頭，媚外者亦未嘗無激發天良之一日。

法國所提條約第一條規定如下：『本條約仿照英國和伊拉克的辦法。』大體上看來，伊拉克免受英國代管，後來英國交還政權，兩國締結同盟條約，以二十五年爲有效期，法國正採取同一形式，但仔細地考察一下，發現幾個漏洞：（一）法國條約後附帶聲明，『本條約另有附件，附件與正件有同等效力，在

附件尙未簽訂前正件暫作懸案。」(一)關於駐防軍問題，英國條約祇規定限於某一地段，而法國未將人數及地段規定出來，祇說「必要時法國得駐兵於敘利亞」，所謂必要時太廣義了，隨時隨地皆可認為必要。(二)還有治外法權也是英國條約所無，法國條約註明「所有駐軍之營房、糧庫、飛機場等必要時得由法國自行辦理，且在法軍駐在地內行使法國法律，這裏又來了一個「必要」。(四)英國在伊拉克有所謂軍事顧問，不過條約載明聘用人數以及分配任務都須遵照國王意思，而法國在敘利亞的軍事顧問其人數及任務須由雙方協定，此外還有政治顧問及一切客卿，英國條約載明聘用及監者之權操之伊拉克政府，在通常關係上英國顧問有受聘的優先權，必要時可聘用英國籍以外客卿，而法國祇載明一切應由雙方協同規定。(五)法國條約第八條規定敘利亞政府須維持「劃分五個政治區域」的原案，這是敘利亞最不高興的事體。(六)敘利亞在法國代管下原有最高經濟委員會之設，管理五個政治區域關稅和一切經濟來源，法國條約又聲明保留這個機關，不能予以撤消。

假使敘利亞簽訂了法國所提的美登式的美英法兩國友好條約，則財政完全在法國掌握中，政治更不能運用如意，何必要求這「獨立國」美名，倒不如甘受法國的號令的好，所以向來同情法國的運動家也站在國家立場而不敢苟同。當議會否決條文後，馬迭耳大吃一驚，他做夢不料「御用狗仔」竟敢對

起「愛國志士」來，解散議會嗎，可一而不可再，於是馬迭耳下一命令，「停止議會職權三天」，以保護會議是度省，三天不行，又繼續停止職權至三月之久。馬迭耳於今年二月回國去了，陳去時表示，「維新已處僵局，我以後出任時政治問題暫且丟開不管，祇注意經濟計畫。」馬迭耳是法政府所派第七任駐城辦事長官，據聞法政府又有另備幹員的意思。

一九三四年，十，七。

法國與敘利亞的關係

敘利亞人是阿剌伯民族中之最進步的，也是阿剌伯民族獨立運動的核心。歐戰時英法兩國承認事實後助之獨立，不料這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戰後敘利亞竟爲法國屬地，僅僅蒙了一件『委任統治地』的外衣。根據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意義，敘利亞如發展到相當程度，在代管國指導監督之下得逐漸完成其獨立，並且代管國必須尊重當地民族意志，這些都是『委任統治制』的主要條件，可是法國怎肯把這條文放在心上！英法兩國爲滿足自己慾望，把敘利亞分割爲三部份，英國統治外約旦及巴勒斯坦，法國統治敘利亞。敘利亞首都原在丹馬斯革，法國強把它搬到地中海岸貝魯特，因爲這裏有很多的耶教徒，並且當地的黎巴嫩人多半是傾向法國的。

一九二二年國聯批准敘利亞代管條例，其第一條載，『三年內應制定敘利亞黎巴嫩國家組織法，依被統治人民意志及其權利與利益製定之。』法國從來就沒有這個準備，始則駐大軍於敘利亞，處處採蠻幹政策，激動了敘利亞人革命情緒而有一九二五年的變亂，其目的不僅要求敘利亞獨立，而最大及最後目的爲求敘利亞之統一，這當然更非法國人之所樂聞。

戰前的敘利亞，回教徒與耶教徒互相水火，但在歐戰前數年國家主義漸漸貫輸到他們的靈魂，耶爾派青年願攜手共鬥，雖說當時黨派尚有門戶之見。耶教徒十九世紀已奠定了一種阿拉伯文學基礎，諾羅阿拉伯歷史及其舊日之強大以刺激睡眠中的民族，隱然懷有阿拉伯文化復興及民族統一的大志。歐戰既起，志士熱忱及土耳其帝國壓迫回耶兩教領袖的殘暴手段加緊了他們「精誠團結」的步驟。聰明的法國却恰恰進行相反的政策，企圖破壞其統一思想，使之恢復中古各教徒互相傾軋的惡劇，割敘利亞爲若干自治小單位，並將黎巴嫩扶植爲一大邦，與敘利亞立於分庭抗禮的地位。

爲自由與獨立而爆發的民族革命始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延至一九二七年，敘利亞人要求補訂一條約限制法國的統治期，如英國對伊拉克的成例，並由敘人自由召集國會草定憲法，除黎巴嫩外敘利亞完全獨立，因爲黎巴嫩於一八六〇年後即已取得自治地位。

革命軍經若干次苦戰而失敗，但革命情緒深入農村羣衆的心坎，法國亦悟到最後和平非仿照英國對伊拉克的成例不可。一九二八年六月敘利亞在丹馬斯革召集人民會議，草擬了近代議會制的共和國憲法，一九三〇年五月經法國修改後公布，依此憲法敘利亞得選舉國會、大總統及內閣，但在法國高壓下強訂另一條約，對於軍事及經濟統制須延長二十五年，一面將敘利亞劃爲若干部份，使之不能

擬爲一體以達其理想中之進步。這辦法敘利亞人堅決反對，爭執三年之久，法國更不惜在經濟上予敘利亞人以更大打擊，其時雖帶有親法色彩的黎巴嫩人亦覺忍無可忍。據敘利亞各政黨各教派宣稱，法國爲推廣其出口貿易，不僅對敘利亞內地工業及開發富源不予以少許助力，並將敘利亞剛有萌芽的私人企業摧殘殆盡。歐戰後僑居南北美的敘利亞人懷着祖國復興的奢望，把他們銖積寸累的資本及其胼手胝足的經驗帶到本國來，原想改良工業及農業，使經濟機構日趨現代化，因此大規模公司及大量資本不斷地出現了，但法國行政當局不斷予以漠視，予以剝削，甚至予以摧殘；敘利亞經濟之蕭條不前，以視鄰國如土耳其、伊拉克等國之欣欣向榮，相去奚啻霄壤！敘利亞在初期原爲近東各亞細亞中之最有希望的，而現在相形見絀，無疑地阻遏了敘利亞人進步之路，削減了敘利亞人生機的都是癡癡在上自命先覺的法國，所以敘利亞人愈受壓迫，其獨立運動愈見蓬勃。

上年十一月法國破壞敘利亞國民黨機關，逮捕其領袖安東沙達 (Anton Saadah)，於是敘人與法國統治政府之衝突更到了無可調協的尖點了。敘利亞國民黨係回耶爾兩教徒聯合黨，其目的在完成敘利亞獨立及統一，其區域包括道拉斯 (Taurus) 山以迄蘇彝士 運河都羅絲於敘利亞黨。該黨內容與歐洲法西斯相似，但與之無關，且其目的爲樹立進步的民主制國家。

安東沙達的父親是南美僑民，安東曾留學美、英、德等國，近年任職於貝魯特美國大學，他所領導的國民黨開始即受法國警察的摧殘。但回耶兩教之合作，已由青年之推動轉移了舊派互爲壁壘的心理。安東被捕後各地發生暴動，罷工區域蔓延愈廣，死傷極多，強硬的法國威得高壓政策的末路，不得已釋放安東，但是敘利亞人爭求獨立的怒潮，除法國解鈴繫鈴外，別無更善之策。

一九三六，七，七。

伊拉克的政治陰謀

二十七歲的伊拉克王格齊於本月因汽車失事身死，有人疑爲近代國際陰謀之一。他從前有一位居心叵測的參謀總長白克爾將軍於一九三七年被人暗殺，格齊王向他的部下說，「寡人從此無憂矣」。伊拉克處於依朗與靠近地中海的敘利亞之間，英國軍艦所用的油有一部份油管是經過該國的。白克爾將軍死後，在他家裏搜出祕密文件，證明國社黨德國密謀逐出格齊王，建立一個以德國爲背景的庫提斯坦共和國，格齊王勃然大怒，五日後國王下詔罷免首相希克美特，因爲他是由白克爾將軍一手提拔的。

本年三月上旬，他肅清了一次反叛密謀，把一九三六年政變領袖一網打盡。他在底格里斯河畔行獵，當他離開那地方時發布一張告示，嚴禁軍人涉獵政治。第二天他在距離巴格達六哩的拉希得營中宣布戒嚴令，隔不多久，前首相希克美特和軍官五十人鑄錯入獄，特設軍事法庭審判他們背叛政府的罪名。

負責搜捕叛徒的是國防部長哈什米將軍，他的哥哥雅新將軍執政時，於一九三六年被白克爾

軍及其黨羽希克美特驅逐出國。

出席倫敦會議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黑鬍子首相牛利，他在事前一月奉召回國，參預平亂機謀。這次平亂結果英國非常滿意，因為牛利能操英語，是個親英派首領，他的位置從此更穩固。前首相希克美特之被囚是柏林一大損失。

叛徒們在軍法會審中吐露了國社黨干預伊拉克政治的陰謀：巴格達夜總會中充滿着陰柔美麗的德國舞女，她們都受過訓練，其任務為收集國社黨消息，散發宣傳品，並設計迷惑伊拉克飲酒好色的軍政界人物。

一九三九，四，十四。

近東兩要塞

一 亞丁灣 亞丁是紅海的鎖鑰，是英國在阿刺伯南端朝着遠東的前哨，自維多利亞王朝以來，收入英國版圖已有百年之久了。當初起因是這樣：一八三八年阿刺伯人侮辱了英印輪船上的旅客，英國藉口占領該地，在山巔建築炮台，下臨海港，使之現代化而為往來船隻停泊之所，同時也是英國一個海軍根據地，並且她是海底電線中心點及軍艦添煤的港口，因此有『東方直布羅陀』之稱。

百年來亞丁為印度之一部，設有辦事長官受印度總督的管轄，直到上月英國才正式把她改為帝國屬領，直接受殖民部與軍部的指揮，一躍而與印度立於平等地位：這是說行政上她是隸於殖民部，而關於陸空駐軍事宜接受軍部的命令。

意阿之役意軍及糧食駝馬之屬都要通過亞丁，所以亞丁出人意外地大景氣起來。實施制裁時期英意關係緊張，亞丁辦事長官的地位也就陡然變得很重要。距亞丁海岸一哩半距非洲海岸十五哩是天然形勝的丕林島 (Perim)，亞丁辦事長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島上建築防禦工作，於是亞丁及丕林島都盛傳英國將把這兩處作為進攻意屬東非的根據地。等到意阿戰事結束，意相慕沙里尼

會向他的海軍顧問商量過，打算把丕林島西北十五哩的杜美拉島（Donnerah）建築炮台，英國殖民部聽得這消息，即先發制人把亞丁改爲直屬領土，以整個國力應付當前事機。

亞丁及丕林島共有人口四萬九千，氣候炎熱，潮濕而不毛，所有貿易全靠往來船隻及其背後的阿剌伯人。阿剌伯土產爲咖啡、米、駱駝之類。歐洲各國貨幣及印度貨幣一律通用。古代亞丁也是有名的大市鎮，羅馬人在此購買東方絲織品及印度香料，後來葡萄牙人征服土人占領其地，直到一五三五年才被土耳其人所逐，有一時期曾被阿剌伯半島葉門國統治若干年。

一九三六，十一，四。

二 塞浦路斯島 一八七八年土耳其蘇丹把地中海東部塞浦路斯島讓給英國管理，明係租借性質，使英國在小亞細亞有個根據地才好幫助土耳其抵抗俄國的侵略；那時英土間簽訂「曾榮與和平」條約，是由英國狄斯雷李（Disraeli）從柏林會議中帶回英國的。

不過塞島在英帝國大家庭中是個遠房親戚，直至歐戰爆發時仍是一樣。蘇丹和狄斯雷李訂約時要求英國每年付一筆租價，以一八七八年以前五年中該島收支相抵的盈餘平均計算一下，即以平均數作爲租價標準；自然，土耳其政府造了一筆花帳，把那五年的收入數增加，支出數減少，結果英國每

年所付租價達九萬三千鎊之多，而該島經濟狀況，照英國標準，除政費及一切開支外，不夠擔負這個責任。

於是英政府不得不以『協款』來彌補不足之數。然而英國對窮親戚的周濟是不會慷慨的。這是說，對於島民謀福利的經費不會整批兒指撥出來。島民怨英國不關心民瘼，英國則自謂爲已比在土耳其統治的時候改善多了。

土耳其是個橫征暴斂的國家，英國接管該島以來仍維持土耳其的稅捐制度，而當地居民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奉基督教的希臘人，只有百分之十五弱是奉回教的土耳其人，以此引起大多數人的不平和怨恨。直至一九一四年土耳其對英宣戰，該島才正式被英國併吞，停止了付給土政府的租價。

英國財部依然在該島有限的歲入中每年提去四萬二千鎊用以扣還一八五五年的土皇借款，以此與歷任的該島總督發生爭執，至一九二七年雙方才同意停止扣款，該島每年納一萬鎊爲協助『英帝國防務』之用。

英政府過去的僥倖造成了現在的許多困難。當初英國簡直不把該島放在眼下，大戰爆發時甚至願將該島讓給希臘，只要她加入協約軍之一面，幸而希臘人同樣不放在眼下，拒絕了這個禮物。世界演

進到現在，一切情勢改變了，尤其空軍發展之神速，這個不值一顧的海島其重要性是六十年前所夢想不到的。

英國人歸功於狄斯雷李之眼光遠大，老早看準了英帝國所需要的東西；但是他那時也不會估計到該島的重要性有一天會超過他經手向埃及購得的蘇彝士運河股票。現在英國人的智力還沒有遺視該島的真實重要性，而各國已深悉其在東地中海的軍略上價值了。

若在地圖上用一條尺畫線由倫敦到澳洲達爾文港，經過塞浦路斯島、巴士拉、孟買、檳榔嶼等處，這表明塞島若是設防及有防空設備即能變成民用或軍用重要航空根據地，同時也是英帝國交通線一個無價階梯。該島距巴勒斯坦或敘利亞六十哩，距小亞細亞海岸四十哩，尤適於英國「中東作戰後援軍」駐屯之用，這些後援軍是枕戈待命，用以應援地中海、蘇彝士運河區、紅海、波斯灣、或印度等方面驟發戰事的。

有人問，埃及不是可作為這些後援軍的駐屯地嗎？但英埃條約限制英國駐軍的數額，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塞島比中東任何區域都適於英國駐軍：不單是氣候好，而且她是完全英國殖民地，可永久駐軍而

無需商取別人的同意，可任意限制外國人入境，以免窺探軍情。冬季無酷暑，是良好的訓練時期，夏季平原氣候炎熱，兵士可移駐海拔五千五百呎山上的 Troodos 兵站。從七月到九月這兒白晝溫度最高，爲華氏八十度以下，夜間很冷，可燃燒松毬取暖。冬季該地與同樣高的地方都被積雪覆蓋着。

飲水缺少是島上數百年來未解決的問題，主要原因是當局的慳吝態度，不去在兩山之間掘取已發現的水源。每天增加五十萬加侖的飲水無須動用鉅款，這就差不多夠應駐軍的需要了。

伊朗在進步過程中

當伊朗慶祝大詩人斐道西 (Ferdousi) 千年紀念時，國王李查傲然向外賓說：「波斯是光榮的古國，將進而造成中亞首屈一指的工業國，我們甯願送伊朗天然美景於森林烟囪中。」

伊朗之工業化是李查一手所造成的，進步極快，大部重要建設計畫在短短十年中完成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波斯國會共戴李查為王以代去國已久的蘇丹阿許默德，新王打破國人鴉片論，其建設計畫始於設立國家銀行，現在僅該行有發行鈔票之權。一九二八年頒行新法令，同時廢止了阻止波斯進步的外國特權。

維新前五年，李查為破除舊習慣及喚起國家觀念起見，改波斯國名為伊朗，其意義為「阿里安土地」，用以紀念紀元前兩千年阿里安王公會統治該地；後來阿里安人被南方法司部落 (Fara) 征服，且開拓國土及於非洲，當建利歐司 (Darius) 及塞克西斯 (Xerxes) 兩朝，大波斯帝國是全世界最進步的工業國。最近發現遠在蘇彝士河工程師拉塞卜 (Ferdinand de Lesseps) 之前二千餘年，波斯人已開有地中海與紅海間的一道河流，距蘇彝士約百哩發現一塊碑石，上寫着：「達利歐司謁賦國

人，我是波斯人，我征服了埃及，我下令開掘由埃及尼羅河直達波斯海岸的一貫運河以利商賈。」

十五世紀時波斯在伊斯美爾 (Isma'il) 回教徒薩伐維資 (Safavids) 統治下再度團結起來，那時波斯有若干不同的語言、宗教及民族。現在李查王博開廣見，創立國家學院名曰 Farhangestan 專門研究伊朗歷史及波斯語言。

說也可笑，伊朗盡力消除舊俗，國立學院却以保存國粹爲急務。李查王除舊布新解放了全國婦女，而伊朗鄰邦阿富汗國王阿門路那 (Amanullah) 卽以解放婦女而被放逐。伊朗婦女現有參政會，由國王女兒任主席，婦女面幕已取消。

一九三八年伊朗貫境鐵路告成，該路爲工商命脈，北自裏海南至波斯灣海岸。此外伊朗工業開始於軍火工業，兵工廠製造鎗彈和刺刀，現在 Royal Eagle 飛機廠在夏巴斯 (Shabas) 設有最新式工廠。

伊朗軍隊已有新式設備，首都設軍官學校，每年畢業者八百五十人，該校由李查親自巡察，校址就在王宮對面，每晨路人有時見國王到校中檢查學生工作，當國王向他們訓話時諄諄以不干政爲囑，他說，「軍人以專心軍事執戈衛國爲本職，國策應由我和政治家外交家決定。」

伊朗環境險惡，不得不岌岌以武備爲重，歲入大部份用之於擴張軍事，約占一半，其中包含海軍學校及航空學校經費。最近向英國購買 Hurricane 式飛機一百五十架。

工業進展亦速，天然財富在繼續開發中。石油與英依公司訂有長期合同任其採取。鹽、鐵、煤、鉛、硫磺爲該國主要礦產，自貢境鐵路告成，鐵苗運到首都來由本國工廠製鍊成鋼。

伊朗重要工廠都在首都，大玻璃工廠每日出產玻璃十二噸，還有糖廠及水泥廠發電廠等。紡織工業亦有相當基礎。交通爲工業發展之源，李查有鑒於此，正在埋頭規畫之中。當修築貫境鐵路時，由於境內羣山雄峙兼有森林及河川爲障，着手異常困難；遠在一九二七年李查即欲完成這條鐵路以免依朝商業處於蘇聯勢力操縱之下，不料估價單竟超過國庫所有，因之不得不要求人民貢獻財力與人力，差幸人民一致樂從，在該國兩大消耗品——糖與茶葉上抽收重稅。該路用費達美金二萬一千六百萬，雇用工程師及工人共五萬人，歷時十三年之久落成。

修路時晝夜趕工，冬季忍受零度下三十一度的冽寒，夏季陰涼處熱度尙達一百〇四度。工作地點有時超過海平線七千呎。每月用水泥一萬噸，用炸藥五萬餘磅。卒以人力戰勝天然。該路有隧道一百三十一條，橋梁四千七百架，車站九十所。

一九四〇，十一，廿四。

近東民族之醒覺

沿地中海東岸阿刺伯沙漠及沿尼羅河流域有一種「新因素」在世界問題中漸漸滋長出來，這就是近東民族的國家主義。巴勒斯坦、阿刺伯人和猶太人在繼續鬥爭中，其國家主義的熱度也在繼續增長中。朝北一點，土耳其軍隊占領亞歷山大、勒達的、撒嘉克城，這兒是敘利亞極北的尖頂，住有數千土耳其人，這裏表現着新土耳其勢力之發展，在近東一角中，國家主義使他們在文學、社會及政治各方面都在長足進展中。

近東的國家主義遠在十餘年以前就有動機了，那時歐洲帝國主義者並未放在眼下，認為只要一點點兵力並且運用靈巧的政治手腕就可以化大為小，現在她們不再這樣想，開始有點焦慮了；她們看到近東民族漸漸站在時代上，在世界地圖中近東將占有相當位置。

歐洲人所謂近東是從樞紐海峽伸展到印度邊境、阿富汗山脈，再由波斯的裏海沿岸橫經阿刺伯沙漠、紅海，而達埃及的尼羅河流域。這個區域中有大大小小的國家：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阿刺伯和埃及等。在那些山脈、沙漠和沃野中為世界歷史的發源地，亦為世界三大宗

教的發源地。

近東大部分地方人口甚稀。除了波斯西南部及伊拉克產油區以外，其餘地方的天然產物很少，有極大部分爲酷熱的沙漠，只有尼羅河及其它各河流域土地甚爲肥沃，生長許多穀類。

大戰後世界上沒有比近東變動得更快的。現在的土耳其共和國與一九二〇年被協約軍所打倒的阿托曼帝國完全是兩樣，埃及自二千年以來這是第一個獨立至尊的皇帝坐在『法老』皇位上受着民主憲法的限制，整個近東的國家主義、現世主義、工業主義，把那古舊的生活整整翻了個底兒，最顯明的例子：用汽車和飛機來代替沙漠唯一交通工具的駱駝，每個地方有報紙和公共集會，人民俱樂部，和國會，宴會和各種活動訓練人民以社會及政治的新形態，人民古代的被動性被打破，新的自動性已喚起。

土耳其是近東復興的前驅，其它各國紛紛朝着這條路大踏步走去。通都大邑如開羅、巴格達、安戈拉，都重行建設，平原有脚踏各鄉村的汽車路，立時有電線和工廠烟囪，土人資本傾流於工商業，許多工廠和運輸都是由土人自辦的，同時注意到公共衛生及農業進步，各鄉村水源充足，模範農村與合作社指導農民改良播種的方法，全部近東各處都已設立學校以求教育之普及。

國家主義所給予近東的另一改革，他們對宗教沒有以前那樣重視了，宗教不能支配政治和社會生活。政治及社會生活經過一番大改革之後，婦女地位發生劇烈變化，面紗已被捐棄，土耳其婦女與男子完全平等，敘利亞和埃及有新婦女運動以求婦女之解放，每個地方的婦女都已參加政治活動。

西方健身運動布滿了近東，其它由西方進口的東西把東方固有的東西壓倒。在近東民族中有個「協約國」，其盟友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埃及、漢志和敘利亞也想加入。總之，近東已漸漸走上光明之路，歐洲帝國主義者已不像從前那樣可以臥治了。

改造中之阿富汗

阿富汗和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一樣，近來都動員以防侵略，倘「北方之強」飛渡了號稱天險的興杜庫什山，則大好河山將夷爲喋血塵埃之地。該國爲印度門戶，所以英國對之非常注意。

該國爲十八世紀中葉杜拉尼族 (Durani) 之亞希默德 (Ahmad Shah) 所建，經若干艱險和戰爭，半由於同室操戈，半由於英俄爭霸之所致。至一八八〇年至九〇年，國王拉希曼 (Abdur Rahman) 才把各民族團結起來。

一九一九年拉希曼之孫阿曼路拉 (Amanullah) 嗣位，才脫離英國羈絆 (英印政府監督該國外交有年) 完成事實上獨立國。阿曼路拉銳意維新，想改革法律，取消回教徒所享特權，以操之過急，一九二九年教徒倡亂驅之出亡歐陸。其時巨寇薩瓜 (Bacha Sagar) 乘機攻陷首都，竊據九閱月之久，才由拉狄爾將軍 (Mohammed Nadir) 舉兵討平。拉狄爾是國王的表兄弟，內亂爆發時任駐法公使，平亂後踐國王位，四年後即一九三三年被一個瘋狂學生刺死。在短短四年中拉狄爾採取漸進的維新政策，致力於團結民族與充實中央權力，他的死是阿富汗一大損失。

猶幸他的兒子查希爾 (Mohammed Zahir Shah) 繼承遺志，嗣位時亦無過去篡奪慘劇。那時他年僅十九歲，三位叔父竭誠匡輔，六七年來阿富汗平流順進都是這三位皇叔的功勞。這三位一爲首相哈希姆 (Mohammed Hashim Khan)，一爲軍政部長馬希默德 (Shah Mahmud Khan)，一爲歷任駐法駐比駐瑞士公使瓦利 (Shah Wali Khan)。

雖係三頭政治，但幼主並非傀儡，他漸漸長大，其權力亦隨之而擴大，外國人稱之爲「跨籠之子」。他又引用堂兄蘭姆 (Mohammed Naim Khan) 爲教育部長，最近遷爲副相。

阿富汗人口未經精確調查，約爲一千二百萬，外人統稱爲「阿富汗民族」，但其中除權勢在握的杜拉尼族之外，北方土耳其斯坦平原住有突厥人和烏茲白克人，中部山地住有大部哈薩拉蒙古人，東部和契特拉爾 (Chitral) 住有納爾人 (Nur)，還有塔基克 (Tajiks) 巴路基 (Baluchis) 兩族散居各地，所以團結各民族是一件艱鉅工作。

各民族軀幹修短不同，風俗習慣、語言不同，宗教有的是太陽教，有的是回教，納爾人至今還是無教者。不但語言及宗教不同，卽生活方式亦不同，其中有若干爲懶惰民族，工商所居土屋都在市郊附近，富農的高垣堡壘大半建於丘陵上，還有游牧民族則依節季而遷徙，冬天阿富汗族、巴路基族和吉卜西族

黑羊皮帳蓬及突厥族、哈薩拉蒙古族尋常帳蓬都移到平原來與城市人爲鄰，春季又向北方移動，夏季時林立於岡巒起伏之處。

另一方面城鄉人民與游牧民族有若干不同之點，他們以族別爲若干單位，各有首領，過去對中央嚴獨立，因地方領袖附叛靡常及酋長等之互相爭殺造成了阿富汗一部血腥史。

若以整個阿富汗民族論，是個愛好自由而又決心維護自由的民族，大半有血性，有禮貌，好客而不詭譎，但政府却不易統馭他們，因爲他們倘認爲自由被剝奪時即起而反抗，所以精明的政府應集中大權必須小心翼翼地從遠處着手。

政府集權的第一步是發展運輸和交通：公路獎勵商賈和旅行者無遠弗屆，那些地方往日足鄰塞難通之境，漸漸買輸了新物產，新風俗和新觀念，漸漸調和了甲地和乙地的不同習俗。該國道無鐵路，且亦無其需要，因造價太貴，歐美貨物可由公路輸入，所以他們把金錢集中在修築公路上。不過修路不用水泥，與二十年前歐洲路線相同，最重要一條路由首都喀布爾到白沙瓦（印度之西北）也是一條最壞的路線，半由於使用太繁，半由於築路時工程過於潦草，冬季有一時期竟難通行。該國幹路通過若干重要城鎮延遷於中部大山脈之間，再分爲若干新支線或向中部伸入，或展至邊地，但因冬季大雪及春

季大水，已成路線尚有難於維持之勢。

首都以外有自備汽車的人寥寥無幾，但貨車與髹漆一新的公共汽車馳行於鄉野山地，旅客很多，票價甚廉，由堪達哈（Kandahar）至首都約三百餘哩，最貴票價（與司機同坐前排）僅十五先令，後排票價更廉，旅客往往自帶鋪蓋，晚間汽車停站時僅以數便士代價向當地茶館租用吊床。政府爲便利外國旅客起見，在各大城市中建有新式旅館。

除公路與運輸外，該國有大規模電話網可通至最遠城市，各大城市建有無線電台與首都互通消息，首都大電台於二次大戰爆發後才落成，可與全世界通報。

其次，教育是團結民族的重要工具。阿富汗迄今尙無較高學府，小學握於教士之手，僅以識字、寫字、讀可蘭經爲其目的，要改良和發展教育是一件困難工作，因教士不容他人侵犯其特權，必要時將鼓動人民反抗政府。不過政府採取漸進政策，各省區已設立若干小學，首都若有若干高級和訓練技術的學校，有三個中學，一授英文，一授法文，一授德文，職業學校有醫科、軍事科、教育專科等，另一貴族學校專教酋長子弟，各校費用均由政府供給，學生入高級學校係經選派，其中若干人受政府津貼。

婦女教育絕少進步，面紗未取消，婦女領袖們希望數年內把婦女從面紗和一切束縛中解放出來。

中央大權就是統率軍隊。陸軍悉依前王拉狄爾法規，由現任軍政部長予以充實，現已不用從前的部落徵兵制而採取歐洲訓練新法，承平時常備軍約七萬人，附以砲隊機關鎗和機械化運輸。

強迫軍役規定兩年，並未嚴格執行。至於維持國內秩序，空軍較陸軍更為重要，空軍數量甚微，由英意教官訓練。此外還有出沒無常的土著戰術，必要時可用以為游擊戰，但他們對空軍侵略尚一籌莫展。阿富汗向為農業及游牧國，其最大出口為皮毛、羊毛及獸類產品，尤以羔羊皮為最重要。水果已銷行於印度毗連之處，但全國有大部份為礮礮不毛之地，若干村落所產穀類僅足自給。

工業尙談不到，地氈及羊皮衣除留供自用外尙有剩餘裝運出口，土貨如紡織、陶器及製革等則自用尙感未足。總之，該國生產力不大，除非能發現大量礦產，不過這並非不可能的；政府目的在於發展生產至飽和點，同時提高生活程度，工業在可能範圍內求其進展，河流可供灌溉及發電之用，北方平原植棉事業正在發展，紡棉廠已設立，棉廠工人也在訓練中。

另一目的為啓發富藏，他們不願舉債，因為以重大利益給予外國將威脅其經濟獨立。一九三二年設立國家銀行正是經濟上「自力更生」之一部動作。以前該國只有錢莊，而現在該行分支行已遍於全國，且及於印度與歐洲等處。同時幣制亦在改革中，一九三六年鈔票已見發行。一九四〇，十，十三。

不可輕視的回教潛勢力

全世界回教人口共有二萬五千萬。回教特點：第一信仰極堅，團結力極大；第二生殖率特別高。埃及人口照現在的增加率推算下去，再過百年將增加四倍。其他回教徒占有優勢的地方如巴列斯坦、回教徒人口增加之速超過猶太人兩倍半。在阿爾及爾、回教生殖率比歐洲人超過四倍。埃及、土耳其、伊羅等國如與白人國爲比，其兒童乃三與一之比。在整個世界人口中回教人口占八分之一，照其增加率計算，再過八十年必增爲四分之一。

他們在世界上所占重要資源包括石油與棉花。一八九六年安納多里亞東部發生暴徒搗毀美國教會團體一事，美國兵艦干突其號開至君士坦丁堡，海軍司令卽代美孚公司在土耳其取得探油合同。歐戰後類此者不一而足，如伊蘭、伊拉克、阿富汗都有美國資本源源流入。一九三〇年，美孚公司在巴林羣島取得探油權；最近美國德拉瓦石油公司與波斯訂有開發波斯北部油田的合同，期限爲六十年；阿刺伯國王伊本沙德已予加利福尼亞州阿刺伯石油公司以開發阿刺伯東岸哈沙省油田之權。

這些回教國缺乏資本與技術人員，他們爲什麼單單看中美國人力與財力？就爲着美國無領土野

心，對他們的獨立是不會含有威脅性的。不過他們想得很周到，當簽訂一切合同時，均聲明至相當時期所有油公司設備均須讓渡於該國。一九三七年春天德拉克石油公司所訂合同規定須盡量引用土人參加技術工作，這裏表示着遲早有一天白人會被屏於大門之外。

他們另一資源是棉花，其中心產區爲埃及，英人在那裏盡量提倡植棉，即在印度、蘇丹、米索波達米亞亦然。不但英國人如此，近來德國人在伊爾採取同一辦法，同時在那裏採取原料以供德國工業及軍事之所需。

回教國還有另一位客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欲展足於南大西洋以通過回教國爲一條最好的捷徑。日本視宗教爲實利主義，每每利用宗教之名幹別的勾當，這是一種極聰明的辦法，不僅在亞洲活動，同時又在非洲活動。回教自誕生民族運動以來所見者爲英法荷意等國獍狉面目，也許把日本當做有色人種的救星而願得其援助。

不僅日本人聰明，同時法西斯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沒一個不聰明，沒一個不注意到回教廣大的勢力。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後數星期莫斯科政府即投眼光於東方回教徒，宣言「回教應驅逐歐洲帝國主義者而與新自由的蘇俄合作」不久列甯組織「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回教協會」兩年後設立

回教大學訓練回教革命青年。

意大利對回教之拉攏尤爲努力。慕沙里尼於攻占阿比西尼亞之後馬上向回族表示親善，公然以「回教之保護者」自居。侵略者往往有兩副面孔，當其施用騙術之時儼然爲解放弱小民族的俠士，一旦機會到手，親善面目卽變爲猙獰面目。過去德皇威廉二世曾以「回族之保護者」自居，慕沙里尼現又步其後塵。慕氏用麻醉手段，凡回教徒往麥加謁聖者可得意政府補助。他的用意很顯明：第一，於兼併阿比西尼亞之後，意大利增加了百萬回教人口；第二，想借重回族在英法殖民地煽動革命而坐收漁人之利。這有種種事實：他用阿刺伯語、北非土語從羅馬或伯力電台廣播不利英法的宣傳；阿爾及爾、突尼斯、摩洛哥等地革命領袖均托庇於意大利勢力下；伊蘭第一艘戰艦是意大利製造的，其海軍員兵亦爲意大利所訓練；葉門國位於阿刺伯之西南隅，欲擺脫英國勢力，慕氏允予以軍事及外交上援助。

不過回族中智識份子是不敢把這位歐洲怪傑當做民族救星的。埃及回教大學校長馬拉基說道：「只有回教徒配做回族的保護者。」回族對山魯西事件 (Senussi) 永不忘懷。山魯西是非洲回教團體中力量最大的一個祕密組織，他們反對意大利的統治，直流至最後一滴血。

歐洲三個國家有大批的回教信徒：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回教徒成爲重要的少數民族，阿爾巴

尼亞百萬人中他們占有七十五萬。南斯拉夫有一百六十萬白種回教徒，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十，他們大多數並非種族上的少數民族，乃是宗教上的少數民族，對政府表示擁護，他們有不少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他們與普通回教徒不同，男人沒有多妻制，女人不帶面幕，這裏的回教在形式上似有變遷。

保加利亞六百萬人口中回教徒有八十萬，宗教上及種族上都是少數民族，但受該國良好待遇。他們四分之三是土耳其人，絕對不與保加利亞人同化，法律上極端自由，與基督教徒和平相處。

泛回教主義真是包羅萬象的一種名詞：他們有印度加爾各答住在高樓大廈的富商，有蘇門答臘和婆羅洲胼手胝足的農人，有蒙古或西藏的軍事當局，有西北利亞與烏納爾之間的革命健將，有高在喀布爾、德黑蘭、麥加九重宮闕的皇帝，有分布於新土耳其的工程師、技術家、和官吏，有利凡特伊唔攻苦的學生，有阿刺伯沙漠中的忠實信徒，有埃及及青年和沙哈拉大沙漠的游牧民族，有非洲深山窮谷中的半開化民族。他們說着各種不同的語言，文化程度高低不一，膚色深淺不同，從白的一直到黑的。然而無論他們語言不同膚色不同，却有共同信仰，這是宗教上最大的團結力。

他們昏昏沉沉過了五百年之久，現在又開始醒覺了。雖則他們在各種不同的潮流中掙扎着，如亞帝國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但回教永遠是回教，他們不會改變樣子。

一九三九，五，廿六。

巴勒斯坦猶阿兩族之爭

這年頭，猶太人到處不得容身；採取極端政策的俄德等國把他們當作眼中釘固無論矣，還有新興的法西斯主義國也在高呼着驅逐猶太人的口號，在這趨勢下猶太人不分良莠，不管犯罪不犯罪，不論智愚貧富同在被打倒之列。猶太人是善於經商且機警多智的民族，對於世界繁榮曾作不少努力，對於學術也有不少貢獻，祇因沒有國家而到處碰壁，雖然有一二個強國想扶植他們，畢竟不能解除他們的厄運。我們因此知道，有錢有學問多才善買的民族一旦失却了國家庇蔭尙且無處容身，假使有國之民輕輕巧巧的把國力葬送於醉生夢死之中，以爲國亡後憑着個人才智，憑着個人資產托庇於異族下，終身享樂而無窮，這不僅不替子孫着想，而且替本身也打算錯了；須知經濟愈蕭條，民族意識愈發展，有飯自吃排斥異族的趨勢也愈見顯明。

非洲北部和亞洲西南部都是猶太人往日的家，歐戰後以扶植猶太人爲己任的英國想在小亞細亞亞敘利亞以南——巴勒斯坦——重建一個猶太人的家，那地方是阿剌伯人的勢力圍，阿猶兩族常常發生衝突，猶太人腦力新穎，阿剌伯人頑固守舊，如關智不角力猶太人是占優勝的，然而阿剌伯人有阿

刺伯人的長處，真華而簡單，不像猶太人之詭譎難測，況且在那個根深蒂固的地方，猶太人不是他們的對手。歐戰後十餘年來這兩族糾紛久懸未決，英政府採取放任主義，可是英國輿論界大不謂然，當發表責難政府的言論。英政府的回答是，「別着急，沒有大不了的事，巴勒斯坦是必需開發的，這豈是最愚昧的阿刺伯人所能勝任？以猶太人財富開發巴勒斯坦後，經濟狀況改善，人民生活提高，阿刺伯人自會感激猶太人，用不着我們另想辦法。」英政府忘記了民族問題是不可強合的，決非經濟關係所能救濟。近來非洲北部摩洛哥附近阿爾及利亞 (Algeria) 發現阿刺伯人屠殺猶太人慘劇，這地方是法國殖民地，也是一個猶阿雜處的地方，法政府馬上派兵保護康士且丁城，還派出幾架軍用飛機，這支兵馬不是法國兵，是法國所指揮的仙列加列沙軍隊，也是非洲民族之一，具有服從和勇敢的優點，且與任何教派無關，但天性殘酷，到處發揮獸行，上次法國在敘利亞鎮壓暴動時也是利用這種軍隊。這次猶阿兩族尋仇報復，起因為猶太人用高利貸盤剝阿刺伯人，事發後猶太人所開商店被搗毀，法軍一面保護，一面停止當地酒館營業。阿刺伯人每次搗毀猶太商店時把櫃中所儲花花綠綠的票幣用火燒掉，可見他們不是經濟的動機，但也有例外。最有趣的軍警逮捕暴徒時非常棘手：阿刺伯人同樣面孔，同樣裝束，何能一一捉將官裏去？本來看外國人的面孔人人相差無幾，從前海禁初開時中國人都說，「洋人個個高鼻綠睛，

除胖瘦高矮略有不同外分不出甲乙丙丁來。」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時英國人也在詫異地問，「誰是孫逸仙博士？中國人的面孔是沒有區別的。」這次法國軍警也發生同一困難，結果捉得八十多個阿刺伯人關在牢裏。

在巴勒斯坦，則猶阿兩族完全是民族問題之爭，今後經濟提攜、共存共榮的機會是很少的。年來巴勒斯坦進步之速為近代歷史所未有：一九三一年人口一百〇五萬，其中猶太人十七萬五千，等於全人口六分之一，比一九三一前作第一次人口統計時增加了三分之一，一九三一年以後猶太人增至等於全人口四分之一，還在繼續增長之中。大概新人口以城市容納者為多，尤其在耶路撒冷、海發、德爾阿維夫三個地方。——耶路撒冷是歷史上名都，從中古起至發現新大陸時止都被認為全世界中心區域，歐戰前已有人口六萬，以後逐漸增加，現在依然是文化、教堂、慈善機關、行政機關、大學及專門學校的中心點。從前缺乏水料，近來從雅伐（Yafa）附近的奧加（Ajia）地方把水源接過來，到了夏天，市民用不着惜水如金了。德爾阿維夫進步更快，兩年前纔舉行建市二十五週紀念，從前是雅伐城外一所天然花園，人口僅有二千，一九二二年突成人烟稠密的巨鎮，人口超過四萬。有一時期一部份杞憂人士深以該城建於沙丘上，不久將陸沉為慮，嚇得大家裹足不往，但事實證明不確，大批僑民依舊不斷遷入，現在人

口不僅超過了耶路撒冷，且比她的母城雅伐人口還超過兩倍，是巴勒斯坦的一座大城市。此外海發城人口雖少於耶德兩城，較前也增加兩倍，將來會變成中亞細亞工商業的重心。一九三三年巴勒斯坦開發海港，又從伊拉克安置很長的隧道，油管這是世界最長的隧道管，將在海發建設煉油廠，並且離德的猶太人多半來到這裏，使這裏充滿着欣欣向榮的氣象。

巴勒斯坦是英國人、猶太人、阿剌伯人羣族聚居之所，由國聯組織行政管理委員會，以英國人為委員長。近年來人口集中城市是因工資高漲，建築物發達——普通工人工資比前增加一倍，而技術工人每天幾乎可得工資一鎊，他們竟變成當地的貴族階級了。有一段小小的笑話：一戶人家願以一千鎊為女兒嫁奩，吩咐媒人替她找婆家，媒人介紹了一位醫生，父母不中意，後來又介紹了一位律師，父母還是看不上眼。媒人氣忿忿地說，「千把鎊嫁奩，高不成低不就，難道想招一位雕刻匠做女婿？」這可見技術工人地位之高不可攀。

除人口增加外物質之發達也有可觀：政府所收關稅一九三一年達一百萬鎊，早已喜出望外，現又增至三百萬鎊，從前入口貨值七百萬鎊，現增至一千五百萬鎊，政府收支相抵還有盈餘，一九三四年盈餘四百萬鎊，單是這筆款項已夠一年的政費開支了。財政當局想把盈餘保存起來以備不景氣年頭緩

急之需，可是這年頭始終未到。他們現有計劃，在五百萬建設經費中提出一百五十萬建設鐵道、海港及政府機關。

此外貨幣情形也是極好的：一九二九年發行的通貨加上流通市面的現金共為一百七十五萬鎊，現已增至四百萬鎊；私人活動資本從一九三二年三百萬鎊增至一九三四年一千萬鎊，這許多資本不易找着出路，但是大小工業均在蒸蒸日上，原料不斷入口，可以製造日用品以供本身需要。現有一家水力發電的電氣會社，一家利用死海中化學資源製造各種化學用品的波打公司——這家公司附設了許多工廠及重要工程，發行了不少的股票。還有一家新式設備的水泥工廠其出品供不應求。此外在海發、德爾阿維夫等處形形色色的工廠多如雨後春筍，工業中人造牙有大宗出口。

巴勒斯坦及其海港（是地中海海岸線第三個大海港，）其鐵路可聯絡歐非亞三洲交通，航空線在英國與荷蘭手中，將來於一天內可從倫敦飛到耶路撒冷，而穿過沙漠的汽車路將把古代貿易的老路線復興起來變為東方貿易的中心點。巴勒斯坦日趨繁榮的主要原因是德籍猶太人多數回到這兒——自一九三三年三月希特勒宣布驅猶後已有二萬猶太人離開了德國，平均每月有一千人回到這兒，單是人多不中用，最重要的人人都有相當能力與財力，照條例規定，每人應攜帶一千鎊資本纔許入

境，但平均估計一下，每人竟有二千鎊之多。他們有錢有經驗有科學頭腦，在各種工業上足夠生力軍的資格，其中青年男女勤苦耐勞，把德國科學精神運回故鄉來，還有學者、醫師、律師都在故鄉繼續原有職務。

上面所說是猶太人的生活，現在讓我們再談當地的阿剌伯人。據英國及猶太人方面宣稱，阿剌伯人口也在逐漸增加之中，猶太人繁榮市面，他們却得了不少的便宜：例如自己作工、出賣土地、出賣土地上物產都是數年前夢想不到的事。阿剌伯人銀行存款居然有四百萬鎊之多。交通方面從前騎驢子及步行的現在鑽進汽車裏。他們的工資與生活都提高了，沿海平原建造了許多新式房屋，新興的大規模果子園也發達了。大概在平原如雅伐、海發一帶的進步較快，而在山區如希比隆（Hebron）、勒卜拉斯（Nablus）一帶的進步較遲，換句話說，靠近猶太人的區域都有長足進步，許多山地的阿剌伯人都可以跑到平原猶太人區域來作工。此外阿剌伯人間接所得利益：如政府因財力充分可進行各種社會事業，衛生及醫藥都有顯著進步，教育經費也增加了，還有專為阿剌伯人設立的農業學校及公共職業學校，從前阿剌伯農人引為痛心疾首的十一附稅現在也免除了，國家的間接稅（尤其是海關稅）都是從猶太人荷包中掏出來的，這筆負擔占了賦稅總額三分之二。這樣看來，猶太人大有造於阿剌伯人，不

料阿刺伯人恩將仇報，反把猶太人恨入骨髓，其中政治領袖認為猶太人源源而來不啻阿刺伯人的劫運已至。……一九三三年夏天到冬天，阿刺伯人在重要城市中舉行示威運動，與警察發生衝突，現在情勢雖較和緩，但在耶路撒冷的阿刺伯領袖馬夫第——他是回教徒領袖，逼着阿刺伯人宣誓不把土地賣給猶太人。不過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同時在塞路浦斯及敘利亞一帶却又打着歡迎猶太人的旗號。

巴勒斯坦不良的現象也有幾件：第一，地價飛漲由於猶太人從中操縱，猶太人與猶太人之鬭互爭利益，這種現象在城市中尤為司空見慣。大概每一地產一個月可以轉手二三次，每轉手一次地價增加一倍，市區地價日漸提高，於是接近市區的橘園田地也就步步高升了。阿刺伯人地主看到鄰人地產賣得很高的價錢，大家都想一個勝似一個，不肯把價格落下來，因為這些緣故，曾有由政府統制地產及房租的提議，但未能澈底實行。第二是農業畸形發展，橘子和葡萄發展得極快，而其它農產品因之毫無生氣，現在每年出口橘子有好幾百萬箱，長此以往，恐將供過於求，與巴西咖啡如出一轍。第三是入超太甚，近兩三年來入超在兩倍以上，大半是建築材料、機器、大量糧食等，在最近的將來輕重工業次第舉辦後，或可挽回這種頹勢，而大量糧食之入口也可用輸出的雞蛋、牛奶等項抵償一部分。第四是英國人、猶太人、阿刺伯人之互相仇視，英國人大氣滂薄，猶太人鑄銖必較，阿刺伯人以主人翁自命而視上二種人爲

侵略者，他們各立門戶，不易搗成一團。

一九三五，七，五。

再談巴勒斯坦 近年來巴勒斯坦之繁榮由於猶太人勞力及資本造成，該地附近如敘利亞、埃及都受了世界不景氣及農村衰落的嚴重影響，巴勒斯坦雖因一九二九年穀價之慘落一度發生農村恐慌，至今或未全部恢復，但因其它一切繁榮已把局部恐慌遮蓋了。在此時期之內，地價漲至三四倍，糧食及建築工人工資陡然超過了埃及及五倍或敘利亞兩倍，阿刺伯農產品如牛油、雞蛋、食蔬之類暢銷於猶太人市場無不獲利倍屨，從前阿拉伯人爲生計問題都從巴勒斯坦向外移動，現在此趨勢完全停止，並且敘利亞、外約旦，甚至埃及等處每年都有大批阿刺伯人回到巴勒斯坦來。地方日趨繁榮的結果，巴勒斯坦政府於一九三一年把田賦改輕一半，其它苛捐亦已分別蠲免藉以解除農民的痛苦，而且歲費有六千萬鎊的盈餘，全境公路網築成，地中海第二大港——海發港工程亦已告竣，這都是市面繁榮及公家財力充裕的表徵。至於海上貿易一九三〇年僅有一三〇、〇〇〇噸，一九三四年增至五〇〇、〇〇〇噸，政府還預備以五四、〇〇〇鎊改建雅發港，這些財政來源都由於工商業發達及稅收暢旺之所致。

巴勒斯坦原是疫癘流行之區，瘴氣及瘧病盛行，猶阿兩民族同以為苦。猶太人近年斥資三二五、〇〇〇鎊開發卑溼之地凡九六、〇〇〇畝，杜絕了疾疫根源，近來又在赫爾平原繼續開發一三、〇〇〇畝，已集資二八〇、〇〇〇鎊，這項新開的耕地阿刺伯人可耕種三分之一，政府對於這問題僅補助過五〇、〇〇〇鎊。此外巴勒斯坦的教育費近年增加很多，政府所用教育費僅占總開支百分之六、二，而且用之於阿刺伯學校的多於猶太學校七倍，而猶太人納稅却占巴政府總收入百分之六十。

近十年來猶太人投入巴勒斯坦的資本在五千萬鎊以上，最近一二年達一千萬鎊左右。巴勒斯坦總人口截至今日止尚不足一百二十萬人，這些投資分布於各行業，當然猶太人獲利不淺，但阿刺伯人有福同享，阿刺伯地主因地價陡漲而獲厚利，復以售地所得開墾其餘土地，並將難於獲利的稻田改種蜜橘，城市地價更不用說。資本家因工商業蒸蒸日上無不腰纏萬貫。

事實雖如此，但反對猶太人最力者便是這般地主及資本家，他們是阿刺伯「國家主義」的中堅份子。國家主義者宣稱猶太人雖挾繁榮與幸福以俱來，却把阿刺伯人的巴勒斯坦變成「猶太人的巴勒斯坦」二十年前猶太人僅占總人口十分之一，十年前增為十分之一、五，現在將近十分之三，再過十年猶太人源源而來勢必達到十分之五。並且猶太人占得最好的土地，把阿刺伯農人排斥了，天然富源

如死海礦產、約旦河水力等盡爲猶太人所攫取。不單是這樣，猶太人破壞了固有社會組織，形成新世紀階級意識社會，揭開窗子說亮話，猶太人歐化了巴列斯坦，阿剌伯人却需要保留着東方色彩。阿剌伯人醒覺了，凡是有阿剌伯民族的國家如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所需要者爲獨立與自由，爲什麼巴勒斯坦還要受英人的統治，倚賴猶太資本的開發，徒爲英帝國主義者做工具呢？阿剌伯人醒覺了，要起來打倒異族統治，打倒爲虎作倀的猶太人！與其倚賴猶太人而富，甯守阿剌伯本分而窮，與其讓猶太人吮血吸髓，甯爲瘴氣與瘧疾所困！

猶太人却不承認這些理由。他們答辯道：「巴勒斯坦及外約旦地曠人稀，再加上幾十萬人口不算什麼。世界上猶太人無國籍無家可歸者起碼有幾十萬，猶太人皆能自食其力，爲什麼強國要驅逐我們，弱小民族要抵制我們，必使之無以自存而後已！巴勒斯坦原是死土，我們以勞力及資本開發之，由不毛之地蔚爲文化之區，自我們遷入以來從沒有一個土人受損害，反之皆坐享其利。不錯，我們現在占得的土地或許是最好的，但當年都是沮洳之場，如愛麥克沙龍、海發各有一萬五千畝及沿海數千里平原都是在我們慘淡經營之下才變成了一片沃野，我們的土地都是購自大地主而非取之於貧農，中有百分之八八、五是繼承地主的產權，僅有百分之九、五由貧農手中讓渡得來；貧農向阿剌伯地主租地期

限以一年爲止，期滿任憑地主轉租，毫無津貼與賠償，而我們所購之地退租時每畝給以六七金鎊的津貼，皆由我們自動，並非出自法律的強迫。巴勒斯坦曠地依然很多，有一、三六〇、〇〇〇畝，其中七四〇、〇〇〇畝在阿剌伯人掌握之中，你們何以不自行開發，而必與我們爭地？至於外約旦面積一五、四〇〇方哩強，大於巴勒斯坦一倍半，約等於比利時三分之一，居民僅有三十萬，其中曠地有二、四七〇、〇〇〇畝，猶阿兩族共存共榮綽有餘裕，可見猶太人之移入無傷於天地之和，無礙於天地之大，你們何必苦苦地把我們當做對頭呢？……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管有理無理，所謂共存共榮只是一派鬼話。一九二九年猶太人僅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七，當時阿剌伯國家主義者以爲可用武力逐之境外，現在猶太人增爲百分之三十，武力解決一說便有相當的困難了，將來猶太人再增到百分之五十時恐怕阿剌伯人只有被迫而與之妥協之一途。總之，從經濟立場看，猶太人確有造於阿剌伯人，但從政治及民族立場看，猶太人實有「萬莫端占」之勢，則斷非阿剌伯人所能容許的了。

猶太人獨有的城

巴勒斯坦有一城名叫德爾阿維夫 (Tel Aviv) 是世界唯一的「猶太人之城」，四年前居民僅四萬六千人，現在陡增爲十四萬人。該城與蔚藍色地中海相隔，伸臥於一片沙邱上，其鄰雅伐城却是沿海區，兩城理應合而爲一，但因雅伐城爲阿剌伯人所居，種族和宗教把兩地隔開了。

德城房屋都是新的、美麗的、立體式的平頂屋，沒有有花園的私人住宅。街道兩旁都是水泥建築物，大半下層爲店家，上層爲公寓式房屋，一律爲三層；每宅相距約二十呎，每宅都有涼台，屋子後曬衣堆置垃圾桶，屋頂上曬着更多的衣服。在日長如年的夏季，鴿子籠式的房間熱得像蒸籠；冬天是雨季，小房間地板上冷得像冰窖。這些房子是一時趕造的，連裝設熱水汀的時候都沒有。

該城沒有公園，只有幾條街道旁栽着樹，可是長得極慢。Tel Aviv 字義是「春天之山」，把這個佳名加之於沙丘上的城，腳底下是沙，空氣中是沙，水裏是沙，浴缸裏是沙，沒有一處不是沙。

兩年前阿猶兩族鬥爭爆發時，城外橘子樹被人拔起了，財產被人搗毀了，安居樂業的人們被人襲擊了，便有許多難民逃到德城來。那兒沒有房屋可住，他們就把小木頭搭起架子，用舊布袋或紙頭蓋在

上面，乾燥的夏天還可以，但雨季就得指望慈善團體的救濟。

猶太人從世界各地逃難到德城的其數量非常大，已沒有空地出賣，有錢的人只能開設一月店，所以該城理髮店、雜貨店、種種都，比別處格外的多。不久每個人都有一月店，沒剩下一個光身的顧客。

巴勒斯坦流行英語、阿刺伯語、希伯來語、三種語言，鈔票、郵票、路牌、分寫着三種文字。自歐洲的猶太人大量移入以來，語言的種類便大大增加了：書店裏有十餘國文字的書籍，影片有六國語言（蘇俄、波蘭、德國、西班牙、法國、英國），每種影片旁都有希伯來譯文。

不必讓他們開口，就能分辨出他們是那一國的猶太人：他們世世代代住在外國，其本質也就改變了許多。英國氣候和語言使英國猶太人的容貌硬化了，眼睛的表情很淡，帶有一種規行矩步的樣子。德國猶太人有個像德國人的腦袋，把猶太人固有的鼻梁縮短了，眼睛變為藍色，他們帶着德國人的禮貌，對上司不免足恭，對下屬非常粗暴。俄國猶太人完全像俄國人，常常在咖啡店坐上好幾個鐘頭，喝喝俄國茶，下下棋，看看俄國影片，像是很有味兒的。美國猶太人都會說美國流行的土語。意大利猶太人非常尊重塞沙里尼。該城猶太人名為一族，實等於各國人種的展覽所。

許多國籍不同的猶太人住在一塊兒，這一羣排斥那一羣，那一羣聯合起來做生意對付這一羣，他

們不像兄弟般相親相愛而像仇敵般相爭相厄，處處還用着他們那套精明刻薄的經商本領。

每逢星期五太陽落水時起至星期六同一時辰止是他們的「主日」，一切事都停止了：店門不開，電影停映，街道上沒有公共汽車，不煮食物，不抽香烟，不撐傘，不開電燈，若在太陽未落水之前開了電燈，那就可以一直開下去，但因費用太大，所以真正信教者在太陽未落水前就把蠟燭點起來代替電燈，因之造成星期五夜間為「火警之夜」，常使救火會和非教徒非常忙碌。

有些年輕的非教徒反對這些事，在「主日」那天特地開着汽車在教堂外衝來衝去，這在該城為一件非常兇暴的事。非教徒照常吸烟，教徒們怒之以目，但他們還不至於因此動武。

星期六太陽落水後就算「主日」已過，店門開了，生意又活動了，電影院客滿，咖啡店客滿，馬路上黑壓壓擠滿了人。

在德城馬路上散步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四個猶太人並排兒走着，不留一點餘地讓別人走，迎面有人來了也不讓路。到晚上每個人都跑出來聚觀店家的櫥窗，這是他們的習慣，不管別人便利不便利。他們一大堆聚着閒談，街道上差不多水洩不通。倘使有一片店開了話匣子，或者一家咖啡店開放無線電，便有許多人圍在那裏聽上好幾個鐘頭，這不是表暴猶太人「不花錢而享樂」的癖性，實在他們太貧

乏了，站在那裏總比十幾個人擠在一間小屋子舒服點。

他們雖得着一片自由園地，但常有一種『神祕危險』，這種危險稱之爲『他們』。若是一個猶太人雇用一個阿剌伯人或者一家商店陳設着許多的德國貨，『他們』在晚上悄悄而來，敲碎了窗戶，或者沙灘上發現背上插着利刃的屍體，這些都是『他們』的工作。

巴林羣島產油佳話

一天，紐西蘭人賀爾摩 (Major Frank Holmes) 會見了巴林羣島 (Bahrain) 蘇丹 (土王) 伊薩 (Hamad bin Isa)，說了許多話以後，伊薩才回答說：『你說我的花園下貯藏着最有價值的石油，這石油對於你們的汽車和飛機非常重要，但我不要那個，我不把它當做一件重要東西。你們若想採取我的條件是要你們替我找着水源，我的百姓非常缺水，他們在海濱取水總帶着鹹味，尤其是季候風吹來的時候。你能代我們掘井，我就允許你們採油。』

文明人類視為至寶的石油不值那位蘇丹之一顧，要被財，方法多着呢，用不着向地下打主意。這兒不是有着晶瑩奪目的寶貝嗎？海岸周圍岩石下有着不可勝數的老蚌，蚌殼裏有着世界上最大最美的珍珠，這是上帝安排給蘇丹享受的，他的寶箱在海底而不在地下，當他需要錢的時候，命潛水夫到海底打撈就是。

這年頭，一代不如一代，珍珠寶貝也會跌價；有人向蘇丹說這由於日本人善製假珠簡直可以亂真的緣故。一天，一位商人把假珠給伊薩看，伊薩放在手裏估量了一會兒，不禁聳肩說：『不成不成，畢竟假

的還是假的，瞞不過有限力的鑒別家。珠價有起落與其它物質一樣，但是德黑蘭、喇羅、阿姆斯特丹、倫敦、紐約、巴黎的珠寶商都曉得咱們這兒所產的珠子是世界上頂瓜瓜的，並且咱們這兒取之不盡，要多少有多少。」

這是一九三〇年的事，賀爾摩想取得該島的採油權，先得在這燥熱的島上發現水源。自人類有史以來該島從無泉水，土人從鹹水下某種「暗流」汲取飲料。相傳歐伏拉斯河（Euphrates）在波斯灣海底地層下汨汨而流，的確，潛水夫撲通一聲沉到海峽之底將淡水裝在瓶子裏提上來，這淡水是從海峽底巖石縫裏涓涓透出的。

這不難明白，阿刺伯有一支「暗流」直達該島之岩石下，倘能掘地至相當深度，水受壓力即可湧出而為噴泉。賀爾摩握着這個真理，於數星期努力之後掘就了兩口噴泉，伊薩大悅，就把採油權給了他。他那時要張羅採油資本，這比掘井工作困難百倍。

五個地質學專家到巴林羣島來，其中四個說該島不會產油，只有一個說「有」。賀爾摩帶了這「有」的報告到倫敦，倫敦睬也不睬，他又到紐約，紐約說了聲「謝謝，再會。」他跑來跑去，別人管他是痴人說夢，好容易才找到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美孚公司的聯號），該公司的答覆是「不妨一試。」派

專家再去勸察。

勸察的結果也是說「有」那麼賀爾摩先生不是紅運當頭了嗎？不料他的唯一知己也就是海灣公司總經理麥倫（Andrew Mellon）官星高照，就在這時候一躍而為美國駐英大使，他有官可做，便不把這件事擺在心上，而賀爾摩計畫又成畫餅了。他並不灰心，掉三寸不爛之舌說動了加利福尼亞的美孚油公司，說動是說動了，不過這家公司手段非常老辣，趁着賀爾摩破產的時候逼着他簽了一張把採油權讓渡給公司的文件。

一九三二年六月巴林石油首次湧出，油味兒鑽刺鼻孔，伊薩着實難受，深悔不該讓野蠻的西洋人到該島採取這個撈什子油。一九三四年一月首次運出時幾乎引起該島兩萬漁人的暴動，因為油管裏漏油浸入海中毒死了許多鱗介。伊薩左想右想，想把這家美國公司一脚驅出去，可是公司中司事一口拒絕。

一九四〇年該島產油竟達一·二〇〇·〇〇〇噸以上，起首便爾不凡，前程更未可限量。德國引為至寶的加利西亞（Galicia）油井僅產五〇〇·〇〇〇噸，號稱歐洲產油最富的羅馬尼亞其產量也未超過八·〇〇〇·〇〇〇噸。

伊薩現在明白了，油比珍珠更值錢，更可寶貴。該島周圍已築成一條大路，伊薩有最新式最快的美國汽車十二輛，其中一輛的車身是金子和銀造成的，每天早上他在島上兜一個圈子，「南面王不呈此樂！」

漁人也不再嫌油味兒難受了，因為根本上不用再捉魚了，他們都在油井裏工作。那兒美國香煙和威士忌酒比世界任何處爲廉，醫生與牙醫一概免費，有大規模影戲院和土耳其浴室。他們歌頌着美國人，歌頌着難受的油味兒，從此懶得去捉魚，也懶得去採珠了。

巴林羣島現已非產珠之島而爲新工業中心區之一，帝國航空線在那裏加油，同時野心者亦有顯顯欲試之意。

甘地與印度國民大會黨

睡眠中的印度現處於醒覺與迷惘關頭：一方乘大戰良機向英國爭取自由，一方對德國及準備南進中之日本深抱疑慮。英國國會慮及英國與印度間海底電線或有被德人割斷之可能，所以給印度黨督以特權，俾能於危難時期獨當一面，印督挾此特權統治全世界五分之一之人民，而這些人民滿蓄不平之怒火，確是一件艱鉅工作。他向甘地請教嗎？不獨國民大會黨以外各黨均表不滿，即甘地自己的黨徒也漸漸不要這個落伍領袖了；他將與國民大會黨主席阿柴德（Maulana Abdul Kalam Azad）握手嗎？回教徒領袖珍拉（Jinnah）將立於孟買之馬拉巴山巔發出警告，「印度八千萬回教徒對之毫無信仰；」他與大會黨另一領袖尼赫魯合作嗎？尼赫魯是北部勞工與平民領袖，英國人着實放心不下。印督想來想去，還是向甘地請教的好；他雖有落伍之嫌，還能抓住大眾，尤其鄉村中對之具有不可磨滅的印象。再則大會黨為對內保持和平及對外爭取自由，仍不能把他扔在九霄雲外。

每當印度人與英國統治階級進行談判時，甘地態度比之極端派更激昂；他與印督林李斯哥在總督府舉行大戰後第六次談話時，以給印度完全獨立為大會黨與英政府合作條件。過去英政府以為給

印度「自治領」地位，甘地即感滿足，但極端派領導者尼赫魯是決定大會黨政治要求的負責人，英國縱能打通甘地依然無濟於事。印度各領袖公開要求印度應置於英帝國之外，英國權力應及早撤退，他們乘英國生死掙扎之際來一次使英國難於招架的政治鬥爭。英人每以愛爾蘭爲喻，「我們給愛爾蘭以自治領地位，她現在嚴守中立，就是敵人打到英國海岸上她依然拒絕我們共同捍衛國土。倘我們允許印度獨立，能保證印人與我們立於同一陣線嗎？」印度人的答覆是，「自治領地位何足道，等到戰事終了，新吾還是故吾。」

國民大會黨中各派陣容有加以檢討之必要。甘地無疑地仍握有無數信徒，他今年七十一歲，對其「不抵抗」主義絕無變更，雖然這主義近來頗受希特勒的影響。他要爲主義奮鬥，除死方休。現在他取得加發爾（Khan Abdul Ghaflar）協助，加發爾是民情剽悍的印度邊境回教徒的領袖，當本年國民大會黨表決以激烈手段對付侵略者及放棄甘地主義時，他辭去大會黨中央委員以示擁護甘地之決心。還有一件，甘地只求勝利，不惜赴湯蹈火，所以他在國內得到多數的擁護者。

大會黨第二派以尼赫魯爲首，欲乘英國之危以求印度之獨立，必要時不惜採取激烈手段。他是社會主義者，平日反英最力，頗爲黨內急進派所擁護。他等待印度之自由早已等得不耐煩了，就是等到二

次大戰結束他也等不及了。第三派算是現實主義，他們都有行政經驗，極欲保持甘地地位，同時雙方拉攏黨外份子，以「不抵抗」方法從英人手中取得印度之自由。該派領袖拉哥巴納卡利（C. Rajagopalachari）曾任麻打拉薩省總理，極爲國內智識階級所推崇。他與甘地爲近親，每當尼赫魯的急進派號噓不已時，他總站在甘地的一面。近來古加拉特省（Gujarat）大會黨領袖巴特爾亦與這一派表示合作。

尼赫魯勢力以聯合省爲壘壘，該省受訓男子在他姊丈班狄特（R. S. Parthi）領導下，女子則受他姊姊班狄特夫人的指揮（她曾任該省自治部及衛生部臨時部長）。該省爲印度政治暴風雨最多之省，英人對之頗有戒心。

數月前大會黨宣布「無論直接間接，印度不能爲二次大戰中之一員，印度參戰即無異繼續受英國之支配，所以大會黨絕對不能以人力、財力物力幫助作戰。」最近該黨宣布「印度本身準備以全力建立國防。」大會黨「自建國防」政策發明者就是拉哥巴納卡利，他取得大會黨主席阿柴德的贊助，並且巧作解釋，謂印度自衛即所以保衛英國。最奇怪的是，甘地對此頗爲首肯，他說這是緊接「不抵抗」主義之後的最善步驟。印度人感到「自衛」以東西國社主義及蘇聯之威脅爲其最大動機。

英印政治問題有及早解決之必要。據聰明的觀察者稱，二次大戰爆發時英政府倘能同意予印度以自治領地位，並於未來印度憲法中予以自決原則，則英印早已聯合，非第三者所能離開；但英政府動作失之迂緩，所謂「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是英國政治家最大的毛病。數月以前甘地曾要求的不過戰事完畢時許印人自製憲法，那時英政府吝而不予，據說現在英政府已授意印督準備接受電要求，而印人已另有大欲了。

以上所述為英屬印度情況。至於印度藩屬諸邦，則英國殊可高枕而臥，各王公以條約關係願以人力貢獻英國，同時充實內部兵力以維秩序。他們仍採專制政體，人民無發言權，他們不願與英屬印度聯合。

大會黨雖係印度最大政黨，但黨內尙欠團結，黨外尙有勢力，所以英國不願與之成立條件因而承認印度之完全獨立。英政府為鎮撫印人起見，擬擴大大總督行政會議，在印人中選出若干代表參加，但這是頭痛醫頭的辦法，決非長治久安之計。英國正準備苦鬥，這不需要印度人的助力，印人今已醒覺，不過尙缺少實際行動而已。

印度鱗爪

沙赫特又作政治旅行，德國前任經濟部長沙赫特於卸職後，五月間忽有印度之行，他說：「此行純係私人游歷性質。」很奇怪，五月下旬他在馬德拉斯一次集會中坦白地說：「我並不是來此調查，是來考察這個國家將來有無與敵國合作的可能性。」

不錯，他和普通游歷者截然不同：不欣賞大自然之美，不注意印度歷史上可供憑弔的古跡，鎮日價和印度實業家政治家混在一塊兒，且與德國使領館不斷保持接觸。他的真正目的大概不外（一）代表德國驗光工具及阿司匹靈推廣市場，（二）用物物交換政策吸收印棉，（三）看看有無製造內亂的機會。

英國與印度的新商約證明英國對印度採取懷柔政策，為促進印度工業之發展放棄了大部份英國入口貨的特惠稅率。德國人看在眼里，認為英國人之退却正是德國人展足邁進的機會，國社黨報紙及商業報一致督促出口商注意印度市場。法學家皮新格在報上不斷發表高論：「人棄我取，我們應該取代英國工業在印度的地位。現在德國出口商已有同等機會與英國商人爭一日之短長了。無疑地，外國貨與英國貨價格相等，印度人必含英貨而取外貨，這因為政治上仇英的關係。」

高論是高論，事實與高論往往相左，印度報紙對於外國貴賓從來沒有像對於沙赫特之禮遇的，素以反英著名的國家主義派報紙直把沙氏當做惡魔看待。有的說，「我們不喜悅你，你快快回去吧！」有的說，「我們誠然反對英國，但我們並沒瞎眼，情願冒更大的險去迎接比英國更壞的外國。」

瓦西利族亂事 印度西北邊境有一位出沒無常的怪傑，他對於英國統治是個大障礙物，英國防軍經過十年不斷的搜捕和炮擊，那個怪傑還是新鮮活跳地存在着。

這人的名字叫費基爾 (Fakir of Ipi)，原名為 Hadza Mira Ali Khan，從前是白瓦沙的一個腳夫，曾在印度公共機關及驗屍所服務，後來變成回教鬥士，把班魯附近一個小村裏的名字做了自己的名字。

他骨瘦如柴，却像野獸般凶猛，縱橫於西北邊境。當英軍前往勦捕時，他們潛伏於乾燥山地向之開冷鎗，電報線常被割斷，道路常被損毀。他煽動瓦西利族 (Waziristan) 為宗教而戰，與異教英國人作殊死戰。

戰爭的情報是常常靠不住的：關於費基爾的年齡報告，從三十五歲到五十歲其說不一。所可相信的，他是瓦西利族的領袖，每次臨陣時頭裹紅巾，穿了一件闊大無比的上衣和一條袋般褲子，頭巾是用

香薰過了的。

一年一年地過去，像花落花開一樣，一會兒說這個身長六尺的「叛徒」已被打倒了，一會兒又說他依然負隅於荒山窮谷之中。無論報告怎樣，西北邊境從來沒有平靜過，瓦西利族永爲英印政府的「化外之民」。英軍被逼得沒法，用獅子搏兔之力，花了三十個月光陰和一千萬鎊金錢，才漸漸把他包圍在一隅之地。

瓦西利斯坦的面積約有瑞士一半大，一片荒山長着些枯槁如死的草，所以四萬八千瓦西利族人，都逼着打家劫舍的盜匪生活。爲着這緣故，英軍於一八五二、一八五九、一八六〇、一八八〇、一八九四、一八九七、一九〇二，等年派有遠征隊前往平亂。最近數年間英軍死傷一一九四人，其中死者三百〇六人。最近英軍才想出一個空軍封鎖的方法，派轟炸機飛往含有敵意的各村散放小冊子，警戒村人不得窩藏費基爾及其黨徒。假使村人不接受的話，轟炸機再度飛來警戒他們，將於四十八小時之內實行封鎖。封鎖時並不拋擲炸彈，只在四周飛來飛去，有時只炸毀出入口要道。

封鎖政策表面上是在保全村民生命財產，實際上可以省却許多彈藥費而使村人陷於飢饉與內亂，一面派兵前往搜捕。果然西北邊境 Zilli Khel Malik 族已變成英國順民，允爲英軍之內應，於是英

軍長驅而入，在當地設立許多行政機關，而該地土著除開出外旅行者都是不曾看過英國人面孔。

那位神出鬼沒的民族英雄現在大概逃往阿富汗邊境，不能有所作為。印度政府爲一勞永逸起見正在考察瓦西利族經濟狀態，想解決他們的失業和人口過剩兩問題。

兩個反甘地的新黨 前任印度國民大會黨主席極端派博司 (Subhas Chandra Bose) 於五月創立一個新黨，以剷除甘地勢力爲目的。同時博司的舊政敵洛艾 (M. N. Roy) 創立另一黨，目的亦同。博司有信徒三萬人集中於加爾各答。他宣佈新黨爲「國民會議中左翼份子的前進集團」，將來準備與英國鬥爭，同時剷除甘地的「右翼妥協份子」。洛艾的組織更激烈：他罵甘地根本就是獨裁者，以個人意志爲大會黨政策，其結果將領導印度走到法西斯路線。

德印合作 一位德國科學家拿了德國動物標本跑到孟買一家報館裏，證明德國動植物與奧國及蘇台德區所產者完全相同。這雖是一件小事，却證明了德國宣傳家在印度之無孔不入。據聞印度南北邊省的亂事也是與德國有關的。

一九三三年，印度就有「國社黨」這個組織，不過自最近德國「經濟怪傑」沙赫特博士旅行印度之後，他們才大大囂張起來。許多激烈的國家主義者的報紙直接或間接領取德國津貼，通信欄常

兼解釋國社黨政策和一切事件的特別名詞。德國人意大利人以新聞記者的名義，兼入印度鄉村，煽起反英情緒，並且慫恿他們與軸心國合作。著名政論家拉曼 (Habibur Rahman 回教聯合會秘書) 在報上發表激烈文字，這種報紙登滿着德國工廠的巨幅廣告。拉曼不住在印度，長期以柏林為家，他是國社黨外國宣傳部中重要之一員。德里有一家「德印新聞交換社」其職員純為印度人，領取國社黨津貼，登載國社黨宣傳文字。

至少每一大學裏都有一種德國人的組織，這種組織發行報紙及宣傳小冊子，用的是國社黨的錢。加爾各答有一個大規模的德印文化協會，鼓勵印度人採取親德態度。

德國工廠所雇用的印度工人如願擔任國社黨宣傳工作，每星期增加幾個盧比（印幣）為其報酬。同時選擇一批工人送往德國受特種訓練，以後擔保其永不失業。

德國報有時整張載着印度新聞，指斥林里斯哥總督、印度土王、英國駐軍為印度全民衆的敵人。

德國人和印度人講親善，其目的想在未來大戰時印度乘機革命。德國已向印度大會黨保證予以援助，但是印度領袖們對此不感興趣。德意兩國在阿富汗設立宣傳根據地以備異日指揮全印革命，英印政府已予以密切注意。

一九三九，七，廿四。

印度賤民

不久以前，各國眼光忽然投射在印度北部有悠久歷史的勒克驢城（Lucknow），原因是印度有四千三百萬賤民代表在這裏開會，討論他們將要放棄傳統的宗教而以一種新教代替舊有信仰，使他們可得公正平等的社會地位。有一家通訊社說這是印度社會大革命的朕兆，將予印度及全世界以嚴重影響；這自然說得過火，但亦非「言之無物」。現在借着這機會把印度賤民性質及其賤賤述一下。

賤民這階級起於印度最古時代；阿利安民族侵入印度，歧視有色人種，定下了這個不平等的名稱。自然，賤民之起源是很早的，可是意義却甚摩登；試把希特勒的種族政策檢討一下，便知道這個緣故。

最近有一位印度學者說過，「賤民由於種族的歧視，從美洲及非洲黑白種族之分明便可明瞭一切。有色人種之被歧視是白種人——阿利安人的罪惡。從前阿利安人在印度奴視黑人，這便是賤民的發端。」

印度階級意識算是最深刻的了：人民分爲教、政、商、農四個階級。教徒爲唯一的統治階級，官吏得其

鼻息，商人鋪銖計較，當然不及教政兩階級之尊榮，但教政兩階級常常利用商人，顯能假以顏色，所專最底的是巨量耕種的農人，為各階級蹂躪及剝削的對象。

帝國主義者對於被征服的民衆向來是「不殺則奴」的，可是從前阿利安人的政策却有些兩樣：他們把整個征服的羣衆置諸化外，歧視鄙夷，不和他們往來，好像「鳥獸不可與同羣」這實然是「眼高於頂」，但從反面看未嘗不是被征服民衆的好處：他們在「別一天地」中棲息着，不像現在非洲及美洲黑人之備受白人虐待而幾於失却生存機會。說來是怪有趣的：凡是虐待一民族，必然那個民族還有相當地位與自命優秀的民族互通往來，至於白人所不屑虐待的民族，他們倒可以逍遙自在地生存於榛莽未闢的區域。

除開鄙視以外，尚有第二個理由是衛生及健康的關係。阿利安人覺得印度人習慣最壞，飲食起居都辦得不成樣兒，而且他們的職業如製作野獸皮、打掃污溝、洗刷匠、種種事情都是與衛生原理極端相反的，所以不能不和他們隔離。

一般人以為在賤民內是不分階級的，豈知這個猜想實係莫大的錯誤：他們雖同是地獄中人，可是地獄有十八層之分，他們的階級分別得更利害。譬如作獸皮生意的把打掃污溝的當作卑不足道，無論

怎樣決不肯和他們同桌而食，共井而飲，至於不通婚姻更是不消說的了。話得說回頭，其它的職業又把作獸皮生意者看得一錢不值，層層節節儉儉若溝溝之隔，絕無通力合作之可能。

賤民權利之被剝奪，地位之不公平，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實際說，往日的不公平是極深刻的，現已隨着時代的巨輪而逐漸變易了：賤民中居然也有大富豪及權威者在內。自十九世紀之末，賤民充當律師、醫生、教員及插足於州縣議會議席的隨在皆有，體格魁梧的運動家、大腹便便的商人，更屬司空見慣。至於賤民受限制及被禁止的約爲以下數項：(一)聚族而居，與其它階級隔離。(二)不許在大路行走，尤其是通往大寺院的道路。(三)有好些大寺院禁止入內。(四)某種生產事業及其貿易禁止他們經營。(五)水井分離，許多井不許賤民汲水。(六)入學的限制。

走路的限制現在已有若干改進：或開闢了專供賤民行走的道路，或開放了許多大路。因爲走路的限制甘地曾開始實驗其不抵抗主義：那次甘地因病在醫院裏開刀，病愈後擬往維克姆 (Valiam) 寺院，特下令開闢一條道路，教徒和賤民都努力工作着，忽然遇着颶風淹沒了路基，教徒和誓士都着驚驚，只有賤民涉水前進，水齊着肩膀，毫無畏難之色，憑着這種勇氣，所以後來不僅維克姆的道路允許賤民行走，還有其它的各路亦同時開放了。不過汲水的限制却復成問題：佛教徒認爲水是一切疾病之源，

禁止賤民共汲，往往賤民居處數十步外有一口水井不能汲取而須奔越數里外取水。此外教育的進步也日不同：印度社會改造社、外國教會、印度政府、專替賤民設立許多學校，並且有些公立學校已許賤民入學，這是破例的動作。

賤民自然極貧，但貧之一字爲印度人所公有，這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必然的結果。至於賤民之解放將來有三條出路：（一）放棄其傳統教義，另奉一種新教。他們認爲佛徒是陷害他們的，如不打破佛家將永無翻身之日，同時認爲回教也不好，大概耶教比較接近些，提倡此說者現在頗有力量，勒克臘會議便是這一派具體的表現。（二）把議會分開，即各成立一個議會。不過甘地在倫敦圓桌會議時最反對此說，理由是這樣一來賤民自己劃一界限，將永無解放的機會。（三）從平民教育入手，使賤民無形中進化，改造其經濟及衛生狀況，然後根本消除階級觀念，必如此而後印度之統一可保，全民族之意識可滋發展，這是甘地一派的主張，以潛移默化的方法爲根本治療，心理上、物質上、社會上、經濟上、同時進展。但是賤民的人數太多，普及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一九三六，八，前一。

荷印內幕

荷屬東印度羣島陸地面積大於德、法、葡、比及瑞士之總和。人口約有七千萬，其中三分之二住在爪哇一島上，該島面積僅等於荷印羣島十五分之一，是世界人口最密的地方。

這個大帝國之建築始於十六世紀之末葉，其發端則爲荳蔻交易：漂流洋海的荷蘭探險家偶在麻加島登陸，當他們攜帶荳蔻、丁香、及可可豆回到荷蘭時，其售價超過了船的本身好幾倍。荷蘭人發現了這個寶庫，隨後組織荷屬東印度公司很快的發展爲政治及經濟機構，像開發印度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一樣。

開始兩個世紀以上的歷史是歐洲人與土人的鬥爭史流血史：土人抵抗侵略者不惜任何犧牲，到處發生對壘、屠殺、埋伏、恐怖的事。荷蘭人對和緩土人及開發富源都一籌莫展。

人力與財力之消耗幾使荷蘭人爲之縮手。後來派桀驁精悍的科恩 (Jan Pieterzoon Coen) 爲總督作最後的嘗試，科恩取得一切特權，抱着「不灰心」的格言做去，雖然他在十二年之後以不服水土而死，但他開闢了成功之門，使荷蘭在東方有立足及創造大帝國之可能。

後一世紀中仍有不斷鬥爭，雙方互有損失。天時給歐洲人打擊最大，那時歐洲人尙未懂得蘇彝士活與歐洲生活是兩樣的，相傳巴達維亞之四周三個新來白人只有兩個可活到一年。

荷印是荷蘭生命之源泉，但是荷蘭付了很高的代價，高於其它各國的任何大殖民地，現在是坐享其成的時期，其中大部份取自土地肥沃及物產豐富的爪哇，此後將盡量發展附近大於爪哇的蘇門答臘島，該島出產有糖、咖啡、橡皮、茶葉、椰子、烟草、魁甯、科貝克等。

過去開發爪哇的方法是極簡單的：就是利用該島四千萬土人低廉的勞工，這些人每天只要一把米就可通活，無需其它供給。荷蘭人自謂把和平及繁榮帶到島上來，並且終止了該島數十個土酋互相爭殺的長期慘劇，可是除佐克加卡塔（Jokjakarta）和索拉下塔（Soerakarta）兩個土邦外其餘土酋都被荷蘭廢黜了，而這兩個土邦表面由土酋統治，暗中受荷蘭人監督如印度土邦受英國間接統治一樣。

當上次大戰終止時，荷蘭人從荷印獲得厚利，一九二九年更達最高峯，那年單是爪哇出口值到七四三·〇〇〇·〇〇〇荷蘭銀幣，約等於全部荷印出口總值之半，那時爪哇有六百塊橡樹產葉、三百三十八塊咖啡產葉、二百九十六塊茶葉、一百七十九塊科貝克、一百四十五塊椰子、一百零四塊魁甯、四

十塊糖、四十一塊烟草、二十四塊可產業。

較大產業的經紀人享着驚人薪俸，大半採分紅制度，一年所得常達一萬五千鎊，較小者每年所得六千鎊左右算是頂起碼的了。一九二五至二九年最大橡樹及烟草產業的管理者年復一年的每年收入兩萬鎊。

事情很清楚，荷蘭人的大收入建築在榨取土人血汗的基礎上，土人每日收入只有十至二十分（荷幣），當然無購買力之可言。那時一位美國領事的報告：「大多數歐洲人，少數中國人和極少數土人享受高度生活，大多數土人過着極低極低的生活。」他還附帶着說：「土人極小的購買力中有百分之八十用以購米，其餘買土產食物及廉價布疋。」但荷蘭國從此強盛而富足起來，阿姆斯德丹和海牙報紙大吹大擂說，「殖民地之繁榮時代，這時代將繼續，甚至將擴充。」

快樂不宜太早，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物價暴落是荷印所未嘗夢見的，一九二九年爪哇匯價口值與七四三・〇〇〇・〇〇〇荷幣，五年後降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荷幣，全部荷印出口由一・四八八・〇〇〇・〇〇〇荷幣降至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荷幣。

物價暴落使荷蘭人大受影響，那末那些土人呢，「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過去每人一

米過活，現在一把米要分給一家人吃了；他們的布衣要穿到滿身破洞爲止。

產業經紀人、銀行董事、荷蘭大運輸公司的遠東經紀人，連同一切商業大亨們依然拿出他們的銅制手段來。有時他們的收入減至每年兩千鎊，但是大產業經紀人常倍於這個數目。

因此引起荷印的國家主義運動，以爪哇及蘇門答臘在荷蘭受有教育的土人爲領導，這些人現在大半被放逐於羣島中之遠僻地方，其中著名人物爲蒂普托博士 (Tjpto) 和哈達博士 (Hatta)，這兩個都在荷蘭大學得着學位；還有索門特力 (Soemantri) 索卡洛 (Soekarno) 博爾漢洛丁 (Boerhaendin) 等。現在這運動的首領是一個議員，巴達維亞人叫做查姆林 (Tharin) 的，他用規避取巧的法子避免因「謀叛」而被放逐。

土人政治運動由於經濟問題。荷印前任總督斯特孝威爾 (Stachouwer) 運用鐵腕政治，不關顧即處土人以罪刑，耳有所聞即將土人充軍，國家主義者根據這些事實說荷蘭人所注意者只是投資及所獲利潤之大小，不把數千萬土人生活放在心上。平心而論，荷蘭人確曾改善衛生狀況，並在各島設有警察以防過去永無休歇的兩族鬥爭，它如改良耕種方法，予土人以教育，保障工人使勿受雇主之壓迫等，未嘗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德政；最近爪哇某區流行一種風土病，荷蘭人拆毀許多有鼠穴的土屋而以

適於衛生的新屋供給土人。

然而國家主義者仍不諒解，說荷蘭人榨取土人血汗，將來有一天土人會變成主人財富的威脅者。外有日本之虎視眈眈，內有土人之民族醒覺，這是荷印前途的兩大隱憂。

一九四〇，三，十五。

荷印之分析 荷印面積七三三·〇〇〇方英里，大於菲律賓六倍半，大於日本約五倍。人口五倍於菲律賓，幾與日本相等。出產如糖、橡皮、錫、菸葉、胡椒、茶、咖啡、石油等爲世界市場主要商品。

荷印主要性共有四項：(一)對世界貿易爲亞洲東南角之十字孔道；(二)距荷印不遠有歐亞必經的商業中心地同時爲英國海軍根據地的新加坡；(三)環繞荷印前後有無數小島，內有油廠、煤棧爲世界商輪添油上煤之所；(四)荷印華僑甚多。

荷印是荷蘭心頭之肉，靠她撐持國運，靠她增長國光。在世界不景氣以前，每年由荷印流入荷蘭的金錢竟達一萬六千萬美元之鉅，往年荷蘭除海陸軍官兵數千人的薪餉出自荷印外，荷印政府還發給八千左右荷籍公務員，他們任職二十年至二十五年退職回國後還向荷印政府領取年俸以度餘年。這開運個不說，從國際體面看，荷蘭地位都是荷印造成的。荷蘭本國僅有面積一萬三千方英里，人口八百

萬，將把荷印加入，則面積陡增爲七十餘萬方英里，人口超過七千萬。

荷印民族運動史還不滿三十年。一九〇八年首次產生土著政黨名曰「美統黨」，其最初目的爲經濟的及社會的，隨後演進爲政治的，這一黨在荷印議會及爪哇議會內現在已占有議席，黨員多係上等人士——公務員及智識階級，且多爲爪哇人及住居爪哇者。繼此而起的有一種富於宗教性及排外性的政治運動，其中心爲回教黨，利用回教基礎深入羣衆，一九一〇年爪哇工業不景氣是該黨勃興的良機，其黨綱較激烈，首領帶有社會主義色彩，華僑是爪哇商業中堅，因此成爲該黨仇視目標。第三黨名爲東印度黨於一九一二年成立，想聯合在亞洲誕生的歐人及土著樹立較進步而激烈的民族運動，一九一四年有三位領袖被逐，該黨遂更名「印塞林德黨」(Insulinde)，採取較溫和黨綱，十年來頗有進步。

荷印議會成立於一九一八年，僅係諮詢機關，最後兩次集會時對政府發表嚴峻批評，時值歐戰之後，各國革命潮洶湧一時，荷印總督接得本國社會黨騷動的警報不覺慌了手脚，匆忙到議會發表動人演說，許下若干甜頭以防土人暴動。後來果然逐漸地實行改革，有兩事值得一述：(一)許荷印政府對內有自治權，以前「殖民地」、「屬地」等字樣在法律及公文上一律刪除；(二)荷印總督對荷蘭殖民部其職責漸趨獨立，荷印議會有立法大權，同時增加土著議員名額。

一九三六，四，十八。

假如荷印爭奪戰發生

有人相信日本將乘歐洲混亂之秋攫取荷屬東印度易如探囊取物，如此則日本戰略地位可鞏固，但事實絕不可能，日本深知此舉將引起列強公同反抗，倘荷印爲日本所有，則美國在遠東獨與蘇俄的供給就得納重稅於日本，英國在澳洲及印度的地位岌岌可危，並且置於利俄（Raid）羣島的大炮可以擡毀新加坡市同時切斷這個大海軍根據地。此外，美國深慮日本取得荷印後將有建立更大海軍之可能，蘇聯深慮日本勢力之強大將驅紅軍於貝加爾湖以西，德國亦將投以妬忌之眼光。倘荷印爭奪戰發生，美國開始將採取觀望態度然必不能持久，蘇聯開始亦不動，其目的是讓日本再有一隻肥足，組織法則是不容坐視的。

日本進攻荷印假口於自衛上必需動作，使各國無封鎖日本之可能。但日本一動手，荷印以外日本百分之七十五港口將被其敵國巡洋艦阻遏於日本力所不及的地方，當日本軍艦接近婆羅洲油壩時，英國在加拿大愛斯邱馬爾根據地（Esquimalt）及法國在克利白頓羣島（Clipperton）的軍艦將出而截斷日本自巴拿馬及加利福尼亞州的運油「生命線」，日本爲對抗這種壓力須在荷印

來一個「速戰速決」

速戰速決武器是空軍，但日本航空母艦所帶飛機絕無制勝之望，因航空母艦易遭損害，必需與戰艦合作，且須有三百五十架飛機才能壓倒這一區域英、荷、法三國共有的二百七十五架飛機。荷籍飛行師深識地形，日本飛機師則不然。日本除最後一着必不以飛機為侵襲荷印之用。

另一方面守軍可從各地增援，尤以來自澳洲、印度及美國者為最易。向美國購買軍火，經夏威夷、康吞羣島、斐吉羣島運來不受美國中立法之限制，因為康吞羣島是由英美共管的。至於由陸地起飛的飛機到荷印作戰則路程太遠了，從海南島到英屬北婆羅洲約八百五十哩，日本飛機從海南島起飛不能施行有效的攻擊，若從其它地方起飛則路程更屬遙遠。最近日本在南中國海占領若干珊瑚小島均不能建為重要根據地，那些小島受安南及婆羅洲之攻擊，而受華南日軍勢力之保護。

只有另一地點可用，即太平洋上的柏盧羣島（Palau Islands），日本飛機由此起飛不必中途降落可直接作戰。這個根據地對爪哇、婆羅洲和蘇門答臘雖不能作有效攻擊，但可攻擊哈馬希拉（Halmahera）島的考灣（Kaoe Bay），該地僅受駐防於德拿特（Ternate）一支小分遣隊的保護，防務甚嫌單薄。由考灣廣闊水面日本空軍可協助海軍在西里伯島（Celebes）北部臂形地帶設立前站。

根據地，由此威脅婆羅洲油港，現在臂形地帶駐有三支荷蘭分遣隊，實實在在，把分布於西里伯島的十五隻分遣隊集合起來組成一大隊，其防禦力仍是極端薄弱的，但是西里伯島之東有西蘭島（Celebes），該島之南安波拿（Ambon）為荷蘭海軍根據地，從這裏可派飛機救援考灣；安波拿距考灣三百廿五哩，僅及柏盧羣島至考灣之一半路程，該地可從側面攻擊日本在荷印所能設立的前站根據地，且安波拿位於澳洲新根據地達爾文港之北，澳洲以飛機接應安波拿其路程正與柏盧羣島與考灣間之距離相等，敵方想轟炸這個荷蘭根據地更為不易，因為那裏是雨水最多之地。

如此一看，日本以空軍進攻荷印是不利的，倘欲建立較近而能與陸地合作的空軍根據地，非得海軍之助，而結果又是路路不通，因為海軍也要空軍的協助，那麼只有把航空母艦投入虎口之一法了。

若將日本海軍與荷印方面「防禦者」如英、法、荷、澳洲、新西蘭等國海軍相比，其相差率亦不知想像者之大：八吋炮重巡洋艦一類的兵艦英國分布於荷印及中國者有七八艘，尚有兩艘在好萊角可於十二日之內開來與之聯合，比日本同一類軍艦相差只有二三艘（日本有十二艘）；至於六吋炮輕巡洋艦一類，日本從噸數上占有廿五對十四的優勢，雖然日本有六艘巨型輕巡洋艦而英國僅有四艘，但「防禦者」方面諸召集八艘七千噸新巡洋艦（一九三四年造），日本無力與之相抗，日本另一類輕

運洋艦，有五千噸者十四艘，艦齡平均爲十九歲，此外都是極小的，假定日本進攻荷印，必一面抽出軍艦一部爲護送商船之用，一面擔任攻勢的軍艦必遠離根據地作戰，不僅海軍工作上發生困難，且艦艇發出極少數軍艦爲襲擊敵方商船之用。驅逐艦方面，日本一百二十五艘占有優勢，「防禦者」望塵莫及，但日本將抽出大部驅逐艦護送商船，搜索潛水艇，對抗空襲，且須抽出一部監視海參崴的蘇俄潛水艇。協約國潛水艇在歐洲無大作用，也許能抽出一部來增援遠東（在亞洲的英荷潛水艇僅有廿五艘）。荷蘭航海者對荷印水道非常熟悉，荷蘭潛水艇隊司令們的報告是正確而翔實的。此外協約國在那邊還有一小隊摩托魚雷艇和若干炮艇。倫敦會考慮派主力艦之一部到遠東來，其理由是敵人如欲消滅這一部主力艦，將使敵方深感棘手，那麼她也許在發動攻勢之前徘徊瞻顧而不敢驟發了。荷蘭報紙對此深感興趣，曾要求荷政府建造較小而較速的戰艦數艘，現已製造三萬噸戰艦模型一具，上有十一吋口徑大炮，每艘約值三千五百萬美元，每小時速率三十海哩。

從華南海岸派出遠征隊進攻荷印，該隊根據地必在廣東以西，因其他各處均無適當海港，包括海南島在內，這些海港易受潛水艇的攻擊。這個遠征隊一面向馬來亞推進，另一面或向婆羅洲推進，但前者將投入以新加坡爲據點的轟炸區，後者將投入以達拉干（Tarakan）爲據點的轟炸區，當該隊駛

近蘇門答臘及婆羅洲海峽時必以掃雷艇爲前導，因爲荷蘭有一艘英國有二艘魚雷艇都是分布水雷的。對於該隊的另一打擊是來自安南的飛機，英國在印度的飛機也能經緬甸送到安南來。

日本第一目的物不能一手觸着爪哇，必須冒險用相當軍隊送到新加坡以南峇水區域，此舉無異自殺，那裏布置了天羅地網，即轟炸機、潛水艇和水雷。另一目的較有希望就是占領蘇門答臘和婆羅洲油田。不過，日本海軍如往北婆羅洲柏拉克（Palembang）油田，路線必被守軍封鎖，守軍將水雷布滿新加坡與蘇門答臘間無數島嶼，且可將野炮移置某數小島用以保護這兩處海岸。現在駐防新加坡的「恐怖號」戰艦裝有十五吋口徑大炮是一種有旋轉炮塔的低舷戰艦，或可移向前方位置來監視一切航路。若從陸地進攻，將被阻於大沼澤或無路可通，在巴鄰旁（Palembang）以西的油田正是同一情況。油田中心區駐軍雖少，主要兵力都分布於西海岸的山岳區。尤其婆羅洲倘被敵軍侵入，所有抽井、鍊油廠、油管和抽油機均將完全破壞。在達拉干和巴厘八班（Balik Papan）均有海岸炮、高射炮及無線電台等設備，每地至少有步兵一整營，附近且有海軍根據地，當援兵未到前至少可給敵人一個頑強抵抗。萬一抵抗不住，敵方由水路向甘加甘（Ganga Ganga）油田前進時是逆流而上，守軍傾油於水機輪起來用以阻拒敵人，滅火是敵方困難工作，縱有可能，守軍於不得已時尚可將火區擴大成一座火海。

另一目的是逐一占領各小島，這未免太複雜了，爪哇外圍各小島都缺少適於戰略的道路，即有本相距甚遠。日軍無側路可走，每一道大河都得層層打去，島與島之間不能飛渡，沿河城市都有荷蘭軍駐防，人數雖少，對地形（如沼澤、森林、山岳地帶）則極熟習。西婆羅洲卡布斯河（Kapuas）駐有六組前哨隊，蘇門答臘東部哈里河（Harau）亦有三組，無數湖沼大川可作臨時水上飛機根據地，並可貯藏軍火及燃料，這給敵人困擾的機會是太多了。不錯，日本有若干小驅逐艇和魚雷艇能駛入這些河流，但守軍以輕炮隊及小型浮雷亦可阻其長驅直入。

總之，進攻爪哇有下列之難關：（一）征服其空軍，（二）停止機械化部隊及沿海炮台的炮火，（三）以大量軍隊登陸消滅十六營正規軍及一切防禦武器。日軍於完成登陸手續後還有最大難關是進攻以火山為藩的巴唐（Padang）軍事中心以入南海岸之大山岳區。假定克服了這一切難關，日本帝國擴展為一大三角形，北自阿穆爾河起，西下線至蘇門答臘，東下線至新幾內亞，南以荷印之南岸為界；在這三角形尖頂的周圍有強大的蘇聯陸軍和美國阿拉斯加、阿留申兩個新根據地，太平洋上有美國海軍、澳洲印度將枕戈以待（英國倘失去新加坡，其主力艦隊將退集於麻刺甲海峽的檳榔嶼新根據地），而三角形的核心還有一個菲律賓，那麼日本仍陷於列強大包围之中。

一九四〇，三，廿三。

荷印兩個小朝廷

爪哇面積略與英格蘭相等，現已是一片「荷蘭化」的地方了，大致看起來，荷蘭人把這地方弄得
很繁榮。當荷蘭人足跡未到，三百年以前有許多土酋互相爭戰，虛擲無量數生命財產，現在却祇剩下兩
個土皇帝，一個是所羅王，一個是多克加王。爪哇駐有荷屬東印度總督一員，對土皇帝負有指導並監督
之責，兩位土皇帝都叫他「老大哥」。當初荷蘭和他們訂約承認保全他們的王位，還劃出一百六十五
方英里為兩個小朝廷的地盤，他們依然大搭架子，號為極端專制的政體。聰明的荷蘭人懂得爪哇土人
的心理，使原來的皇位得以懸延不絕，並予以體制上的尊榮，而這兩位土皇帝亦以擁有小朝廷為樂，渾
渾噩噩，不知亡國之慘，這正是荷蘭人便於執行統治權的最好方法。

這兩個小國度，所羅是最有悠久歷史而又最有興趣的：在他的小小帝都內街道很寬敞，兩旁栽着
枝幹繁茂的大樹，沿邊一點是御溝，從御溝建設一道一道竹橋為道旁住宅交通之用。街上可以見到許
多皇族及貴族婦女，婦女們的帽子好像翻轉過來的花瓶。這是熱帶，炎熱的太陽長年皆夏，人人都離不
了一柄傘，而他們的傘是很考究的；從傘的上面表示他們的階級，金光燦爛的傘祇有帝王纔能用，銀

色的是正宮娘娘，黃色的是東宮太子，還有綠色金邊的，色彩之濃淡，鑲邊之寬窄都可以表現門閥及地位之高下。帝王的汽車在前面安置着一柄美麗的傘，不過汽車行動時這柄傘是收下來的。

所羅王皇宮名曰「克拉通」，地形上及社會上均爲中心地。他們把這座小小內城呼爲「世界英雄第一城」，所羅王自號爲「宇宙之中央」，其意等於「萬王之王」，他一共有二十個尊號，這是其中一個。皇宮大門上懸着一個地球，釘子釘住，彫刻異常名貴。一位美國旅行記者要求參觀皇宮，由荷蘭總督寫了一封介紹信，所羅王自然應許下來。依照他們習慣，每星期開放皇宮一次，旅客可任意參觀。這所鑿成的宮殿不像歐洲式整個的大建築，是把若干亭台樓閣連綴在一起，大部份用白粉塗着，亭午時烈日射在地面，一片白色反光使人幾乎睜不開眼睛來，花園被熱力燒得像火山，花朵被陽光晒得像是一活動火爐，倒在地下的大樹葉像火燒後的灰燼，一直走到大殿上纔覺得涼爽宜人。殿上花園鑲嵌的宮女雁行排立着。這位美國記者走到所羅王的儲藏庫，看見許多金銀杯盤用玻璃箱裝着，據說可供一千五百位客人之用，這種盛大的筵宴在不久以前皇宮中是常常發現的，因爲所羅王很有錢，常喜舉行宴會。但現在皇帝漸漸窮了，他所恃以徵稅的糖價日見慘落，稅收幾等於零，於是這位自命爲宇宙之中央的所羅王不得不撙節開支而把宴會次數減到極少。

住在宮廷以內的共有一萬五千人，其中以女人爲最多。這位美國記者在游歷皇宮以後，第二天恰逢皇宮舉行宴會，他穿好了禮服跑到荷屬東印度總督衙門裏，預備和總督一同赴宴。果然「聖上」派欽差恭迎老大哥參加御宴，總督擺下全副儀仗，打頭是荷蘭騎隊排成一條，中間是總督和他的夫人，美國記者跟隨在後。汽車夫是爪哇人，遵守皇宮規矩，汽車緩緩開到皇宮，早有御林軍站成一排迎接着。他們所穿的服裝五花八門，好像戲台上化裝，不類桓桓武士，頭上是土耳其式高帽，有些肩上添着長矛，有些是舊式來復鎗，有些是半月形利劍。有幾位親王代表皇帝恭迎總督，這樣的大熱天他們還穿了黑布禮服。

來賓兩個一排的向前走，直走到大殿，這所大殿四面沒有牆壁，竟像一座大亭子，地下鋪着光澤晶瑩的大理石，殿內有金色鑲邊的大柱，當中懸着許多花籃，籃內盛的鳳尾草及花草之類。所有陳設的器具抽去了套子，排列得整齊清潔，每把椅子上寫着一張條子，排定客人的坐位。這種宴會正如天方夜談中所形容的。在這個小小國度裏極重赴宴時禮節，男賓穿燕尾服，女賓都帶絲手套。

老大哥坐在御座左側椅子上，有一把金色華蓋掩映着。皇帝與來賓略致寒暄，數分鐘後酒席擺了上來，皇帝和老大哥吃的是紅酒，來賓吃白酒，這是歷來風俗如此。同時依照皇宮宴會習慣，要用一盤

員匍伏上酒上菜，其餘的侍者們蛇行而入，兩足藏在衣內，來賓祇看見他們的衣抖動着，這便是他們祇有禮貌的走路姿式，正與歐洲覬謁帝后後步步後退不敢以背部朝着帝后的禮節是相同的。不過陌生旅客見了這種可笑的行動，竟把他們當做受過訓練的賣技人。

來賓們把皇帝看得如同天父一般，皇帝不叫喝酒，儘管來賓們嗓子發燥不敢端着酒杯來喝；皇帝不叫吃飯，儘管肚子餓得發花不敢取飯來吃。吃完了飯，皇帝不叫離座大家直挺挺坐着不動。這次坐了三個鐘頭之久。不過下面的頑意兒多着呢，皇宮女樂在開宴後一小時，即有一羣女孩子們花枝招展的踱了出來，小的祇有十歲，大的也不過十四歲（熱帶中發育較早，這樣歲數已是妙齡女郎了。）個個年輕貌美，穿了古代宮裝，上繡金花，真個是目迷五色。她們初上殿時從容不迫地向皇帝行禮，匍伏在地，經過很久很久時間才慢慢抬起頭來，兩邊音樂齊奏，她們便按着樂譜翩躚而舞了，舞的姿式門外漢莫明其妙。末了，她們忽站在一排向皇帝鞠躬行禮，表示舞蹈已畢快要離開這兒了，果然她們一窩風靡了大殿。接着便有兩位小王子比劍娛客，他們也是按着音樂節奏，手臂甚至每個指頭都在顫動着，門外漢簡直猜不透其中奧妙，但偷窺聖天子的御容，自始至終用龍目釘住他們，可見很贊賞他們的藝術。

聖天子天威咫尺，說不盡的華貴尊嚴，每個指頭上附套着一個戒指，胸間懸掛着五六個外國贈送

的徽章，腰邊繫着金色帶。跳舞完畢，來賓們一排排參觀皇帝寢宮，地上鋪着金黃色的地毯，臥具張有華蓋。參觀過寢宮再遊覽御花園，皇帝和老大哥才牽着手談東說西，來賓跟隨在後。最後有許多宮女捧着金鴨、金牛、金象絡繹而來。參觀畢回到飲宴的大殿，一陣荷蘭音樂及爪哇音樂同時雜奏，大家和皇帝握手告別，這是採用歐洲的禮節。當美國記者離開皇宮的時候，看見荷屬東印度總督已跳上了汽車，他一面招呼美國記者道，「明天多克加有一個大會集，這是特殊的會集，多王在這天施飯給貧民。這個會集是慶祝教主華誕，每七年舉行一次，你恰好碰到這個機會，明天請早些來。」

這位記者真個黎明即起，跳上汽車經過一小時之久，走了三十七英里便到了人聲嘈雜的多克加。多克加是個多麼有趣的地方呵，不僅歷史上占着中古時代中心位置，在今日尚不失為爪哇的文化中心區，這兒有很好的戲曲及悠揚悅耳的音樂。這一天人民穿戴得異常華麗，這是平日所不易見的。不過美國記者想要參觀皇宮，這天不能辦到，因為這天多克加皇帝陛下政躬忙碌，回教徒舉行朝謁典禮，皇帝破工夫接待他們。他們不單把皇帝當做皇帝，同時也把皇帝當做教主。他們在皇帝的足背、足趾、足踵三處親吻過，早朝完畢，皇帝才抽身出外巡幸，把飯團施捨給一般貧民。飯團做得很特別，是圓形的東西，上面用草掩蓋着好像蜂窩一般。

多克加皇帝坐在金色汽車上，汽車夫是荷蘭人，據說這部汽車是仿照荷蘭女王御車的式樣。多克加王在英國新聞畫報上看見了這個式樣仿照製成的。皇帝的四圍布滿了金邊戎服的衛隊，各人戴了像救火隊所戴銅盔一樣的帽子。皇帝出巡與倫敦市長出巡的情景頗有相似處。

美國記者雖未參加多皇的御宴，但聞多皇賜宴時與所羅王賜宴的情形大致相同，所不同的，赴宴時須着荷蘭禮服，女人戴帽如花瓶式樣，另有金色耳墜，頗帶蒙古風味。多皇也有很多的宮女，其跳舞姿勢與所羅王宮中也略有區別，宮女們的服飾也是很華貴的，大抵玲瓏小巧，下擺作波浪式。跳舞之優劣，西方人雖莫明其妙，但老於斯土的荷蘭總督也很喜悅這個調調兒，可見必有精彩的節目了。

老大哥有皇帝一半的尊嚴，他住的地方很考究，兩個皇帝都派有若干侍者伺候他。他好像是帝師一樣，對於當地之繁文褥節極富於忍耐力，但他實際權力却遠在九五之尊以上，不單是行政立法，即皇帝選擇太子非得老大哥同意概作無效。以前皇帝把領土讓給荷蘭人的時候，荷蘭人和他定了一個條約，條約上打頭說，「本殖民政府最終之目的，因地方人民付託之重，為人民謀利益，將來應遇相當時代俟文化提高時，仍恢復其獨立國之地位。」這個原則現在一般人都已承認了，但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曾經遇好幾次激烈的反對，爪哇能够辦得今日的地步由於聰明的荷蘭人善於處理，種族間毫無畛域之

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看不出對立的形象來。爪哇人口的密度每英里約爲七百人，人民多數是職字的。近來大勢所趨，不能說沒有激烈分子在內，不過荷蘭總督眼明手快，很能順其自然趨勢，消弭禍變於無形之中。其中有共產主義者，荷蘭人認爲是擾亂和平的份子，把他們解送到荷蘭新幾尼地方一面監視一面優待。在指定圍圈兒以內，這班共產主義者同樣享受自由幸福，並且讓他們進行主義的試驗。

荷蘭人對於兩個爪哇小朝廷的皇帝予以尊崇完全是羈縻作用。

新加坡形勢之研討

英國人把新加坡當做英國東方鎖鑰，但日本又常常警告全世界說，「你們切勿手觸中國。」英國在遠東關係是極明顯的，除鞏固印度防務外，還有（一）維護馬來半島主權，那裏有價值甚高的橡樹場；（二）維持中國貿易；（三）保護澳洲路線。自航空線開闢後，將來澳洲路線與數十年前印度路線有同等重要，往日埃及與蘇彝士運河是形勝之地，但現代事物之變遷及商業長足之進展都是向東方移動的，所以新加坡之重要勝過當年的埃及及蘇彝士運河，英國人直呼之爲東方直布羅陀海峽，無論平時及戰時都有優越的地位——平時是英國東方商船最有價值的碼頭，戰時又是最理想的海軍根據地。

歐戰以前，英國在東方無須取得根據地，在英日同盟條件下日本海軍承認保護蘇彝士以東的英國商埠，果然戰事發動後日本驅逐艦巡洋艦確曾盡了相當的力量，但英日同盟既已過去，新加坡據港是英國必要動作。

新加坡是把太平洋及印度洋隔開的一座大巖石，也是兩洋貿易中唯一必經之路，不僅如此，它本身的身自然界布置得再好沒有，入港的洋流中包孕着無數危險，沒有一條船不用領海而能自由駛入海

港，暗礁詭詐無法揭穿，走新加坡這條路的船隻其領海祇許英國人充當，英當局用種種方法使天險變成英國特有利益是全世界所共聞的。

所謂海軍根據地以柔佛海峽為屏障，柔佛海峽在新加坡碼頭以北十五哩，前面布置了鐵絲網及障礙物，內有成千成萬的中國工人建築堤防以殺水勢，同時建築碼頭及船塢，用的是蒸汽動力鑄和自動掘土機，一面用三合土及打樁器具改變原有地形，現已做好一哩長的碼頭梯可停泊極大船隻。這花欄石碼頭外還有一所很大的用碎石砌成的船塢寬一百三十呎，深四十呎，長一千呎，離此不遠有一所造船的地點長一千五百呎，朝着海港，此外如起重機、工作廠、辦公室、住宅，以及現代船廠必需物件均在加工趕造中。一個洪荒未整的地點變成蜂房式工業區，其中若干工程在英國工廠製造後再拿到這裏配合門筭。

入港時經過長崎地角 (Changi)，一羣海島左右拱抱着，據說全世界最優良要塞以掩護海軍根據地的就設在這塊地方，憑着天然複雜形勢安置炮位，建築炮台的人是由英國派來的，沿海岸一羣備有最大探海燈，地點配置適宜，這些防禦工作可使新加坡變成世界最大洋海根據地之一。外國人對於改造地形的工作頗為留意，好些外國人想在根據地附近購買橡樹場，但每個橡樹場標明出售時就有

英國新業主捷足先得，話雖如此，但是德國人也得了一點。

據德國人傳出消息，有三尊十八吋口徑大炮——世界最大的炮——在長崎地角安置了，每尊炮有五十九呎、一百五十噸，每顆炮彈有三千二百磅。且已成立新式無線電台可與英國海軍部直接交通。至於油港內存油有一百二十五萬噸，可供最大艦隊之需達六個月之久。從防禦工作看起來，這兒簡直是立於不敗之地，不過現代戰爭不能單恃海軍，空軍尤不可侮，所以新加坡對空防並未忽視，在基蘭（Ceylan）——新加坡市外二哩——建造一所民用飛機場差不多用了一百萬英鎊，是個圓形廣場，其直徑為一千碼，圍帶寬度有二百碼，那裏沒有樹木也沒有房屋，這所飛機場可供來自海上及陸地飛機的降落，將來作澳洲航空線的重要基點，截至現在止，向西北已與印度通航，向南已與爪哇通航，但英政府尚嫌不足，另設軍用飛機場在海軍根據地以東五哩。

一九二〇年各自治領在英國舉行帝國會議時，大家反對英日續盟，那時已發動新加坡築港計畫，一九二一年才正式宣布，各地表示贊同，此後常發表有關築港的通告。一九二四年第一任工黨內閣忽宣稱，因東方政策足為整個外交政策之梗，所以築港全部計畫停頓了，不久新內閣成立又廣續進行，一九二八年夏季把一個長八百五十呎的乾船塢從泰因用船拖到新加坡來，凡贊成築港計畫的都以為

這工作已有欲罷不能之勢了，不料天下事往往出人意外，一九三〇年政府改組，又通告前項計劃一律作罷。這樣潮來覆去好幾回，正表現英國遠東政策之舉棋不定，一方面畏懼日本，一方面又不願開罪日本。於是者又經過數月之久，等到日內瓦軍縮會議形勢黯淡，日本在中國東三省咄咄逼人的時候，英國纔下了最後的決心發出第二次通告，這計劃才算完全確定了。

近十三年以來日本對英國政策之乍陰乍晴極端注意，聞英國將拋棄築港計畫則色然以喜，隨後英國舊事重提又不禁戚然以憂。近傳日本打算開鑿喀拉地峽運河，該地在緬甸以東，新加坡以南六百哩，開闢後當然是新加坡的一種威脅，但僅足威脅商港而不足威脅軍港，——假使發生軍事行動，運河不能控制軍港，軍港反可控制運河。現在這謠傳漸漸冷落下來，日本不是傻子，似乎不願開鑿一條毫無軍事價值的運河。

不論和平與戰爭，新加坡總是英國東方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環，為保護澳洲及新西蘭，新加坡軍港之重要性一望而知。一百二十年以前，經英國拉佛爾士爵士之努力，使馬來諸邦變成英國屬土，那時拉佛爾士正做爪哇副總督，爪哇是海峽殖民地最重要的地方。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料英政府談然置之，竟把爪哇海島售與荷蘭。事隔五年，英國政治家纔發覺自己的錯誤，知道英國海軍根據地及商港根

邊地都已漫不經意地斷送了，於是不得不另求第二個根據地，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吩咐拉佛爾士在峽、礦、民地一帶繼續尋求，結果找到了新加坡。拉佛爾士奉命到新加坡時不料英國政治家獲、夏、羅、度、爾召拉佛爾士回國，他抱着不受君命的態度在六星期之內把英國國旗在新加坡高高豎起，且與柔佛、賽、丹訂立契約把新加坡變成英國的屬土。又不料荷蘭政府大爲不滿，向英國外交部提出抗議，英政府居然下令申斥拉佛爾士，同時管理印度的理藩部也反對拉佛爾士之獨斷獨行。拉佛爾士罷了英國利益，任勞任怨，對各方譴責置若罔聞，一面向政府據理力爭，卒得最後勝利。現在呢，拉佛爾士銅像巍然列於威司脫、敏司脫、禮拜堂內，可見政治家的功罪非一朝一夕所能斷定的。

新加坡市區內祇有拉佛爾士市是塗飾着白色的，中國市有一道運河，河中布滿了民船小筏，大概都是紅色、棕色、或灰色，還有阿刺伯市、印度市、馬來市其色澤不外乎斑鳩灰、玫瑰、或赭色，窗戶作鴨蛋綠。這地方氣候潮濕，到處都可以看得出來，其中有些歐洲式房屋也塗着數種顏色，教堂也是一樣，祇有拉佛爾士市是純白色，有潔白如雪的銀行，該市名稱是用以紀念把新加坡變爲自由港的創造人，差不多是一條銀行街，有五家英國銀行、五家中國銀行、兩家荷蘭銀行、一家法國銀行、一家美國銀行。有一次一位外國記者參觀此地，請東方、匯理、銀行、董事擔任嚮導，他倆發出如下問答：（問）在新加坡市場內可

以購買什麼東西？（答）什麼都有，如美金、英鎊、盧布、絲、地氈、銀、銅、椰子、橡皮、日鈔、棉料貨之類，舉不勝舉。（問）日貨也在這兒爭奪市場嗎？（答）自然哪，一九三三年這兒銷售了九千九百萬碼日本棉織物。（問）英國棉織物呢？（答）一九三三年英國棉織物銷售不及日本四分之一，其價值祇有漸幣五百萬。但你不^可忽略，日本棉織物雖超出四倍，其價值也不過新幣九百萬，因為日貨價值比英貨便宜了一半。數年前本是英國的獨占市場，而今日則日貨後來居上了，這因為同樣質料兩樣價錢的緣故。你想明瞭日貨進攻英貨的情況，以及英貨反攻的姿態嗎？我可以帶你上阿刺伯街溜打溜打。

在印度市、馬來市、中國市一帶兩旁商店鱗次櫛比，拉佛爾士所創城市有四分之三是中國人置身其中。阿刺伯市尤為重要，五光十色的紡織物堆積如山，有印花、刺繡、美麗的洋紗、印度貴婦人頭罩、蘇蘭式裙襖（這是馬來人用以罩在白褲上的）、各色頸巾（這是爪哇及蘇門答臘通用之物，在檳榔嶼民地的中國婦人及馬來人最喜用之）、白色印花布等（布的顏色恰恰與印度人膚色相反）。從摩度、阿刺伯、中國、地中海一帶運來形形色色的貨物照耀眼簾，尤其使人注意的是自動風箏機，形態靡曼，當地警察頭上所戴的蜻蜓翼。商人有印度人、阿刺伯人、歐亞混血人種、新加坡居留人種，比貨物更靈敏。商人網羅主顧的心理非常迫切，不斷地嚷着：「買吧買吧，價錢公道，頂瓜瓜的法國式綉紗每碼祇售一

元。」實則新幣一元僅等於三先令，且貨價尙可爭論減低。這位外國記者又開始向商人發出挑戰：「這是日紗嗎？」（答）是的小店所有貨物都是日紗。銀行董事接着說：「新加坡商埠到處都是這樣，凡是回到歐洲的人都在這兒買貨，這兒有的是摩登式樣及顏色。日本人真不愧眼明手快，祇隔數星期之久可把法國里昂式樣模仿出來，現在你可以看看這兒的棉織物。」外國記者叫商人把英日印花棉織物攤出來比較一下，據商人說質料是一樣的，或許英國貨稍爲結實點，但價錢每碼高過日貨兩倍，且日貨染色更適合本地人的口味。銀行董事又說：「新加坡各貨不僅供給馬來羣島，同樣地供給暹羅、婆羅洲、西里伯（荷屬東印度的島嶼）等處，並且出口到英國、荷屬東印度、中國南部等處。你目擊這許多情形，可想像到歐洲及英國所損失的市場是怎樣的大啊！」

外國記者說：「誠然誠然，我到過上海及香港，並且我發覺盤谷、仰光、加爾格達一帶市場都充滿了日貨，英國棉織物及里昂絲幾乎沒有銷路，便宜的德國貨也被日貨打倒了。歐洲人戰勝亞洲人，尤其英貨戰勝亞洲是十九世紀的成績；現在市場變遷了，各國的力量也隨着變遷了，歐洲國家眼光向內而不向外，大阪一個小女孩每天可以做十小時的工作而僅領到六角工資。你剛提說過英貨的反攻是什麼？」銀行董事說：「不錯，倫敦殖民部已允闢開履紡織業的要求，對於新加坡入口的非英貨採取「郭太

「制度，海峽殖民地政府已接奉殖民地部訓令，對於非英國製造的棉織物及人造絲加以嚴格限制——一九三三年祇許日貨輸入原有額百分之二十八，你可以看到結果是怎樣。」外者記者說，「這當然給日貨以重大打擊。」銀行董事說，「日本人及商人反對得很利害，但反對得最利害的還是英國人，因為看出他們的商埠及堆棧都不免趨於幻滅了，他們的利益將被開度工業家的主張打消了，你懂得嗎？」外國記者說，「倒要請教。」銀行董事說，「你隨我來吧！」於是他們到曼司飛爾得大商店——這是新加坡數一數二的大商店，在纜纜大廈中可俯瞰全島，這商店附設着汽船公司，且代表各種生意，不啻英國商業的柱石。新加坡有好幾個這樣的柱石。

曼司飛爾得商店董事說，「新加坡是拉佛爾士所建的自由商埠，便利東西貨物之交換已有百年歷史，把中國海及馬來海的產物運輸入口以交換棉織物，商埠及商店之日趨繁榮以此。我們英國人何以反對英國殖民地部所頒的郭太制度呢？因為非英國貨受了嚴格限制，不啻失去了拉佛爾士建立自由商埠的原意，新加坡市場將一落千丈而不可救藥。……照現在物價論，英貨確不是日貨的對手，因為顧主購買力不強，需要廉價貨物，而日貨又能配合他們的口味，他們為甚麼不買日貨呢？自採用「郭太」制以後，從婆羅洲及西里伯出來的商人還有中國南方及爪哇的商人都拋棄了新加坡而走海峽殖民地。

方去領運日貨了，他們的船隻不靠新加坡碼頭而駛入可以自由交換日貨的碼頭了。」外國記者說，「話雖如此，但是英貨用郭太制度可獨占新加坡市場。」商店董事說，「不行不行，價錢太貴，本地人購不起，將來印度貨或許占了便宜，但是關開慶紡織業撈不到甚麼。假使關開慶紡織業所提倡的保護政策繼續做下去，新加坡不知淪爲何種景象。」

海峽殖民地政府的統制政策和這位商店董事的意見是相左的，因爲董事的意見認定新加坡困難以及全世界困難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屈服，一條路是失敗。

一九三五，二，十八。

論菲律賓提前獨立

菲島在西班牙統治下達三百年，菲人呻吟於虐政，屢起反抗運動。一八九八年美西之戰，菲島民族領袖想利用美國力量驅逐殘暴不仁的西班牙守軍，那次戰役他們一面協助美國，並一面建立與美國政體相同的共和國以求獨立自主之實現。然自美艦占領菲島後，不承認其獨立，菲人繼起抗美失敗，於是菲島從舉止粗率的西班牙人手中轉入具有細密頭腦的美國人之手。

在美國統治下三十餘年以來，菲島具有最優越之殖民地待遇，教育發達，游民稀少，產物如糖、椰子、油、橡、烟草等其百分之八十九以美國為自由市場，人民賴以存活，然而却造成政治受美國支配，經濟依賴美國的局勢，值此民族自決潮流激盪之時期，菲人是不能長此忍受的。自一九一六年八月美國通過瓊斯法案以來，其對菲眼光為之轉變，威爾遜總統高唱「民族自決」的論調，同時不以殖民政策為然（他是個主張放棄美國遠東屬地的），菲人利用這個機會進行獨立運動愈力，卒能達到一九三五年之「半獨立狀態」。

論者謂，菲人獨立運動僅注意政治問題，而未嘗考慮到經濟及國防問題，菲島國民經濟完全依賴

美國，不受美國關稅的限制，菲島財政收入百分之六十賴糖業，而糖的市場百分之九十九爲美國；以貿易總額而論，其出口百分之七十爲美國，人口百分之五十五亦爲美國，美菲間貿易美國處於不利地位，菲島若離開美國而另覓其它市場，實爲情勢之所不許。當然，菲島進行其經濟建設程序，可逐漸拔出其經濟附庸地位，但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資本及技術非菲人所能勝任，則有賴於他國之提攜與互助，至少短期內菲島經濟無獨立自存資格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爲經濟關係而認菲島追求獨立之不自量力，實與民族自決之原則相反。

這次菲島提前獨立的商談，美國雖允加以善意考慮，而政府不贊成，國會取靜觀態度。實際上，美國對菲政策之舉棋不定不自今日始，而今日已達取舍從違之最後一關。美國共分兩派，甲派主張美國退出遠東舞台，理由是美國在遠東無重大利益，其在華利益與英國爲一與六之比，日美無經濟的衝突，菲島在日本附庸下遲早必爲日本占領，與其強力被占因而喪失美國榮譽，不如事前退却之爲得，與其虛擲巨費於大海軍政策以維護其政治利益，毋甯拋棄這個「國防線弱點」而以夏威夷爲美國國防第一線。乙派主張授菲島以名義的獨立而保留美國特權，以英國對埃及爲其先例，理由是菲島爲美亞兩洲的橋梁，美國過去除以武力占領之外，並備有二千萬代價（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巴黎條約，美國以二

千萬子西班牙爲轉讓主權的代價。美國目前在遠東的經濟利益雖不重大，而將來的利益實具有無限希望，所以美國應擔負菲島國防責任，而造成英美兩國太平洋合作的局勢。總之，美當局游移於兩難矛盾意見之上，對菲島問題存一「雞肋」心理，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

大體看起來，這問題在菲島方面是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的矛盾，在美國方面是經濟與軍事衝突。誰都知道，台宜斯麥克杜斐法案之得以成立，菲島得由半獨立狀態演進至獨立階段並非由於美國之寬大，而係美國經濟關係所促成的。菲島椰子油及糖大量輸入美國，與美國農民利益發生摩擦，於是美國糖業及油業資本家使其代言人（國會議員）鼓吹菲島獨立，菲島獨立後美國可利用關稅政策拒菲貨於國門之外。在菲島半獨立狀態十年之內，菲島外交軍事均由美國繼續予以管理，經濟更受限制，其輸入美國的貨物規定限額，並採取逐步提高關稅的辦法；而在同一時期美國入菲貨物並不增稅。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菲律賓新共和國成立，第一任大總統奎松就職以來，美國即派麥克亞瑟將軍組織菲島防軍。據此以測美國真意，可得如下之結論，即一面要避免經濟之不利，不惜使菲島脫離美國之懷抱，一面要保持軍事優勢，而不願輕棄其固有特權。

說得深刻點，菲島問題與日美太平洋爭霸問題是一是二，是二是一：假使菲島脫離美國而投入日

本之懷抱，是美國不能坐視的一件事實，然而事實上日本已踏着美國人足跡而開始邁進，也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日本垂涎斯土尚遠在西班牙統治時代，西政府引為最大威脅；一九一六年日本有向美國購買菲島的醜聞；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有所謂「亞洲反帝聯盟」者出現，其宗旨為排斥英美及白種人在亞洲的勢力，而以印度歸還印度人，以菲律賓歸還菲律賓人，他們表面上拿出民族自決的大招牌來，如謂「亞洲者亞洲人之亞洲也」，然而事實上却是日本的大亞洲主義；日本以亞洲盟主自奉，欲將亞洲民族囊括於己身支配之下，日本在朝鮮及台灣的舉動，在中國東四省的舉動都是菲島的醜態。

一九〇四年日本移民侵入菲島大服省，嗣後逐年增加，已造成牢不可拔的勢力。過去菲島獨立運動往往帶有國際背景；日本利用菲島教授宣傳「菲島回到東方」的主義，並謂菲島欲脫離白人羈絆，只有與同種近鄰合作之一法。一九三五年五月馬尼刺發生暴動，菲島色克得爾黨首領勒磨司即以東京為其活動大本營。日本對於菲島各政黨之操縱與扶植，豈真有所愛於菲島之民，其真意所在是想煽動菲人排斥美國的勢力，一旦菲島獨立實現之後，其經濟無以自存而國防亦無以自保，在日本利誘威脅下能不俯首入轡嗎？縱令菲島鑒於亞洲近鄰的覆轍，不願拒虎進狼，然而菲島獨立後失去美國市場，經濟必趨於崩潰，人民生活必趨於不安定（現在的生活程度已比亞洲任何國為高），加以內部宗族

語言之不同（回教徒與基督教徒對立，且菲島有九種文字及八十三種方言，）尤不乏從中播殖之機。美國對菲島態度之淡漠，一方固由於經濟關係，一方却未嘗不是妥協性讓成的。歐戰後日本取得太平洋委任統治地，如加羅林羣島即為美國從夏威夷到菲島的一柄利刃，而關島亦在馬利亞納羣島威脅之下。菲島距台灣僅有六十三哩，從台灣或日領帛琉羣島到菲島僅有一日海程，而航空數小時可達。至於日美在菲商戰，在美國緊握菲島貿易權之現階段下，菲島僅居美國出口國之第八位，每年總值僅一萬五千萬元，而日貨在菲活躍其價值不及美貨之一半；菲島華僑勢力已漸為日僑勢力所代替，麻及紡織品百分之四十操於日本，漁業整個在日本壟斷之中，日本棉布驅逐了美國的棉布。總之，無論從軍事或商業看，日本處於近水樓台的優勢，而美國則有鞭長莫及之感，那麼美國是否將因此而允菲島提早實現獨立之議呢？

根據筆者看法，美國斬釘截鐵地拋棄菲島從此置諸不問不聞之列，事實上不會這樣簡單。美國於一九三五年占領南太平洋三個小島（嘉羅斯、貝克、好蘭得三島，）證明美國在太平洋仍然採取積極政策，她對於太平洋每一個島嶼，每一塊礁石都想抓在手裏，以防日本之捷足先得，那麼能讓護管青年及價值最重大的菲島從她手中轉入敵人的陣線嗎？誠然，菲島是在日本威脅之下，掉轉頭來敵，菲島何

嘗不是美國在日本背後插起的一面旗幟呢？

今後美國對菲島的辦法大致不外三種：第一，仿效英埃條約的成例，承認菲島內政之獨立而保留其軍事特權之一部；在民族怒潮澎湃之今日，要採取高壓政策以招菲人反感，美國決不出此，而生福菲島移入敵人之手，或任其飄搖於太平洋狂飈駭浪之中，美國亦決不出此。第二，重提菲島中立之議，締結國際協約保障菲島之永久中立，這雖是美國所樂為，而前途阻力如何却非吾人所能逆料。第三，進行太平洋英美合作的談判，使菲島在英美共同監護下不至遭野心者的吞噬。

菲島地位有南太平洋總鎖鑰之稱，北向台灣及香港，南望星加坡，係香港、英屬馬來、荷印、安南、澳洲、新西蘭一帶的屏障。如日本侵占菲島，英國所受打擊必較美國為嚴重。過去由於英法之貌合神離而引起德國在歐洲威脅和平的舉動，由於英美之互相卸責而引起日本在太平洋一帶之興風作浪，然而英法在歐洲終有不可分離之勢，英美在太平洋亦有休戚與共的關係，英法步驟已漸趨一致，那麼高唱入雲的英美合作論同樣有水到渠成之一日。

英美兩國利害雖不能盡趨一致，然而事實上却不少心心相印的例子。前面所述，美國在南太平洋占領三個小島並非無主之物，地圖上原是屬於英國的，英國採取默許態度，大概由於英國無暇兼顧而

願得一友邦爲之分擔責任以免宵敵的緣故吧！此外英日同盟之取消其動機出自美國是世人所共睹的；英國若干屬領中加拿大以美國之動向爲動向，新西蘭仰望美國助力，只有菲島反其道而行有轉向英國之可能。美國爲百年長久之計，似應放大眼光，一方培養菲島國防力及經濟力使之成爲一個力足自衛的實際獨立國，一方與英國開誠合作，利用英國新加坡海軍根據地共負監護菲島之責以減少其輻長莫及的困難。美國與太平洋之任何部份都具有密切關係，美國退出遠東舞台便是退出世界舞臺，在空軍發展的現代這不是一個賢明的辦法。

菲總統奎松氏係一具有雄心的領袖。當奎氏過滬赴美時曾與中央社記者談話，坦然自承菲島國防之不足自存。我們感覺得，建設一個國家確非一件易事，菲島以不流血取得獨立機會，而自身幾陷於「無福消受」之苦境，其國防及經濟均應努力求進以達於「自力回生」之一途，那麼像我們這個國家能不牢守着「自力回生」的信念嗎？

至菲島與我國關係，地勢與中國海及閩粵相對，文化多由我國輸入（如製糖業及耕種等），血族多爲華僑之裔，歷史自漢代即已交通，經濟尤不乏互惠共榮之途徑。假使我國是健者，對於這個困苦掙扎的弱弟早應予以助力使之脫強暴者之手，然而我們自哀不暇，言之愧煞！

美菲不可分的關係

菲律賓獨立運動已經過二十五年之久，現正走入水到渠成的階段，却又兢兢業業地感得國步之艱危了；從前想像中獨立後的繁榮與幸運現在看起來竟等於鏡花水月，因為二十五年獨立運動過程中祇集中視線於政治方向而忽視了經濟方向，今日纔悟到經濟方向之未可忽視到底。

菲律賓出口百分之八十九以美國為自由市場，不受關稅限制，這個數目占菲律賓全部收入百分之六十五，政費大部分仰給於此。將來獨立實現後，自由貿易市場將被封鎖，而現在菲律賓生活程度已比任何亞洲國家為高，則將來困苦更可由此預測：換句話說，政治上的獨立可以引起經濟上的恐慌，繼之造成政治上的混亂，還加上一層日本的侵略。

菲律賓將組織聯邦政府，以十年為試驗期，其憲法中所包含的組織法與一九一六年以來的舊組織相差不遠，不過自治色彩比前濃厚多了。從另一面看，經濟情形比前大不相同：在十年試驗的過渡期以內所有向美出口的貨物都要採取比例限制的制度，例如糖一年限制到八五〇、〇〇〇立方噸，椰子油限制到二〇〇、〇〇〇噸，繩索限制到三、〇〇〇、〇〇〇磅。在這過渡的十年內第一個五年

美國關稅採取逐步提高的辦法，到了第六年抽收百分之五的關稅，第七年抽收百分之十，最後一期的第十年抽收百分之二十五。關稅征收法係採取出口稅法，作為菲律賓償還美國的債務，這是太丁司麥克達非的提案，菲律賓羣起反對，因此美國參議院應菲律賓議會的請求，派出五位參議員到菲律賓考察，以決定應否對於本案加以相當的修改，假使五年以後菲律賓不能擔負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廿五的關稅，那麼等到將來完全獨立以後更無力擔負美國的關稅了。現在他們希望美國對於這條法案加以適當的修改，同時菲律賓人士開始覺悟到經濟方面有重行考慮之必要，務使將來能利用互惠制度保持美菲永久和好的關係。他們也覺悟到經濟改革仍與政治有若干相連的關係，雖不能如現在之一味地倚恃美國，但將來多少總要受美國之保護的。

可是有許多深謀遠慮的美國人主張讓菲律賓完全脫離美國關係，國會中有這一派人物認為菲律賓脫離得愈快美國愈為合算，因為美國對於菲律賓祇有負擔而無權利。美國軍事家也抱着同樣見解，以為菲律賓防務不容易建設起來，倒不如索性丟手的好。

美國若把自由貿易之門關閉足以制菲律賓的死命，將來關於這點菲律賓能否使美國讓步，現在尚無把握。最近廿年以來，美菲貿易美國處於不利的地位，美國對菲的入超約為百分之一，其抵消的方

法不外投資、保險、運費等項。自日本勢力侵入菲島以來，美國更感得手忙脚亂，如棉織物貿易美國意欲修改稅則以防日本勢力的侵入，——菲律賓雖同樣有此意念，毋庸說是美國的意念，——但計劃雖已提出，法案尚未成立。菲律賓總督爲了這事和美國國務卿、商部、邊防部接頭好幾次，至今尚未就緒，因爲美國對於這政策尚在舉棋不定中。

所謂美菲互惠原則只是「甚久的將來」的一件問題，而非「最近的將來」的問題。菲律賓在美國「出口國」中僅占第八位，每年總價格不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且都是些零星貨物如紙、食物、機械、汽車及零件、烟草、鋼骨之類，差不多都是製造品而非原料品。美國人對於這個數目或許滿不在乎，不過菲律賓還是個未開化的國家，如果將來政治上軌道，一天天向着「現代化」展足邁進，則美國對菲輸出品可望繼續增加。菲律賓人口比二十五年前超過一倍，其中有八萬人至今尙始終未穿過一雙皮鞋。直至現在，全菲祇有汽車四萬輛、播音機五萬具、安全剃刀不足十萬把。菲律賓的交通公路僅有八千哩，正在繼續增進中，公共工程全靠政府拿錢來逐步興辦，但菲律賓農產物發展甚速，與美國處於非競爭的地位，這是一個最好的現象。照過去及現在而論，美菲在農業上頗有合作機會，將來菲律賓改良經濟機構也以此爲一線光明，一方發展農業，一方可避免對美的衝突。現在美國每年

在菲律賓運到巨量的金鷄納霜，比在荷屬東印度運到美國的金鷄納霜便宜了好幾倍，此外還有爪哇及蘇門答臘所出產的規那皮，菲律賓同樣有此產物，還有胡椒也是菲島產物，美國與其在較遠的與美國毫無輸出貿易關係的熱帶地方輸入這類的貨物，毋甯在菲律賓輸入之爲愈。菲律賓茶葉及熱帶所產油類香料等項產量很豐富，很適合美國的需要，每年美國有好幾百萬元的輸入。

可是農產物之發展在菲律賓竟感得一籌莫展，因爲發展農業需要鉅額資本，而投資後必經過若干年始有收穫，菲政府雖認識發展農業之必要，而欲立刻舉辦起來，却受了資本限制而無順利進行的方法。所以這問題的先決條件，一是政治及經濟的安定，二是政治上取得美國的保護，三是美國人的投資，同時爲避免日本經濟勢力的侵入也非求助於美國不可。日本商業自插足菲島以來，其進展神速無比，在零售與批發上都得到意外的成功，他們貿易的組織極爲嚴密，資本週轉極爲靈活，而日本製造品又有鉅量生產，完全可以傾銷於菲律賓市場：近年來麻及紡織品有百分之四十操於日本，漁業在日本人壟斷之中。

菲律賓爲維持經濟獨立，其先決條件必須找到一個十分之九的輸出市場，而這市場除却美國外無從找起。比方說菲島想把糖銷到中國，那簡直是夢想，中國人吃茶是不用糖的，縱然用糖也可以向南

洋羣島購糖而不是菲律賓的主顧，對於椰子油也是一樣。還有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假使美國保護本國所產的油而對菲律賓稍加關稅限制，則菲律賓椰子油簡直地無利可圖了。現在再把菲律賓與鄰國關係分析一下：近來有許多人希望美國參議院考察團把日菲關係研究一下，也許多數人認定日本並不需要菲律賓，不至有侵略行為，理由是日本人對於菲律賓的氣候太不相宜，這話完全說錯了，假使沒說錯，那就是日本軍部都是些毫無頭腦的人物。日本在菲律賓所採的木料，以及呂宋農場，島上所產的金鑛，鑛大漁業等等都是日本人念念不忘的。再則德國在太平洋的殖民地當初由國聯委託日本代管，自日本退出國聯以後，至今悍不交還，以那些代管地與菲律賓比較一下，簡直是瘦骨頭與大肥肉之比，瘦骨頭尚且不肯丟掉，何況這塊大肥肉呢？況且菲律賓內部既不安定，最易引起外間干涉，日本慣於以護僑為口實而採取所謂斷然手段，安知不把從前對付朝鮮、台灣及最近對付滿洲的辦法再到菲律賓來重演一遍呢？

菲律賓政治之不安定可分數點：近三十年來雖說菲律賓已有長足進步，其不能統一的癥結仍未消失，第一基督教徒與非基督教徒之爭：非基督教徒大半是回教徒，他們半居於民答那峨和蘇祿兩個地方，其人數占菲律賓人口十分之一弱，但住居面積却占全面積百分之四十，其勢頗不可侮。另有一種野蠻

種族分布北方叢山疊嶂之地。南方的回教徒好勇鬥狠，極易引起內爭，他們都是些低級民族，住在未開化的地方，迷信甚深，時疫流行，極難使之現代化。近來美國起草的菲律賓憲法欲使回教徒參加政治，授以選舉權以解決歷來困難，但非經過較長時期恐難奏效。從前美國及非政府想利用美國力量及美國技師的技能開發回教徒所居的確瘠之區，但效果甚微，這是政治上不安定的最大一點。

此外菲律賓的基督教徒至今還運用九種文字及八十三種方言，所以菲律賓憲法討論組織法時應規定採用何種文字，始終不能決定。他們任何集會用任何一種文字或一種語言不能使大多數到會的人完全懂得。除文字以外，還有許多不同的傳統思想與法律。再則太加洛格 (Tagalog) 和維色養 (Visayan) 兩個部落仇視甚深，呂宋民族等於上古民族，即文化最低的基督教徒都不顧到那地方去。最近菲律賓總督把結婚、離婚、債務及其他習慣法規定一下，以便大眾遵守，但是困難太多不易實現。這許多統一的阻力對於將來政府行政都是重大的打擊，再與經濟方面的困難聯合起來，都是極難解決的。

現在靠糖業爲生的菲律賓人有二百萬，靠椰子油業爲生的有四百萬，其餘的工業可以養活一千四百萬人，假使沒有其餘的工業而僅恃菲律賓本身富源則祇能養活六百萬人，這是彰明較著的事實；則菲律賓在經濟方面之不能完全脫離美國已屬顯然。即從政治方面說，美國在菲律賓與醫藥用錢甚

多，假使馬刺尼衛生局發現兩個異性虎烈拉，公家立刻要派醫考察，注射防疫針，假使發現二十個病人，就惶惶然視爲嚴重的時疫，立刻舉行衛生總動員以圖撲滅可怕的疫癘，即此一點也斷非菲律賓本身所能辦到的。

據觀察所及，菲律賓獨立後將恢復手工業而不能利用新工業，政府的行政費及衛生費，人民已提高的生活程度都不易維持現狀了，因此美菲雙方應有一種共存共榮的覺悟，菲律賓應以農業與美國合作，同時政治上與美國發生相當的密切關係，美國人也不必把對菲政治的幕布放下來。

一九三四。

日本欲以菲島爲手套

富有寶藏，號稱美國太平洋前哨的菲律賓，自奎松就任總統後已發現政治及社會不安定的因素；美國及西班牙鉅額投資開始退却，日本勢力大踏步前進，最近六個月以來西班牙資本的紙烟工廠幾次大罷工，菲律賓飢民搗毀米店風潮繼續不斷，並有某處發生武力暴動毆傷官吏的舉動，這都不是偶然的現象。

奎松就任後第一件德政是在預算上每年加了千萬菲幣的軍費，其動機不在對外而在對內：在十年內美國仍須擔負菲島國防，奎松拿了這筆軍費鞏固自己的政權。但自開年後菲人不滿奎松的心理與日俱進，已樹立了反奎集團，這個集團有後台老闆，有財政來源，其勢殊不可侮。

菲島獨立運動的弱點整個兒暴露出來：不用說菲島經濟上沒有獨立資格，美國高築關稅壁壘菲島便將陷於絕境，菲島大資本企業爲糖、麻、菸、椰子、木材等，糖業資本共有二六五、三七〇、〇〇〇美元，其中百分之六十爲美資，百分之四十爲西資；椰子資本爲二二一、二一五、〇〇〇美元，大半都是美資；麻業資本約爲一九五、〇六五、〇〇〇美元，大半是日本的資本，此外菸業資本爲三〇、二四

〇、〇〇〇美元，木材業爲二〇、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奎松的政治活動有十年以上歷史。他生於華門圭寶中，體重只有一百四十磅，兩年前得了肺炎症，從死神手中掙脫出來。他是西班牙與菲律賓的混血人種，模樣生得挺漂亮，漂亮中帶着威嚴，能使人愛畏。衣服很考究，兩眼灼灼有光。他今天把你當好友，明天也許當做敵人。不過他是個備嘗艱險的人物，其成功非由倖致。

美國旗捲起之日，即日本旗飛揚之時：日本用不着動武，只須經濟上略施小技，便穩穩代替美國的地位，這是和平之奮鬥，不是武力的侵略。現在日本在麻業投資一千二百萬，馬尼刺的日本商店到處觸眼，馬尼刺的第五號街原爲華僑勢力圈，現已爲日本商人取而代之了，還有里扎爾通衢兩旁幾乎變成了清一色的日本店。日本人更長於門市營業，所謂「東京市場」、「橫濱市場」、「大阪市場」的橫區充滿在菲島市廛以內，一面又以和平方法篡奪了大服省（Davao）的麻場（原先是在美人及菲人手中的。）所謂和平方法說來並不稀奇，只要賄賂菲島官吏便可以獲得所有權了。

日本人在菲島修築公路，建設衛生新村，最近又建築海港以供軍艦停泊之用。其實日本用不着派遣軍艦，派艦的用意不外兩種，一種是示威壓迫，一種是保護秩序。日本人既可賄買官吏自無須軍艦示

威，菲島秩序有美艦及奎松部隊負責可保無虞。不過將來美艦萬一撤退的時候，日艦以護僑爲名誰能擔保她不在菲島「填防」呢？

菲島在地形上及經濟上都缺乏自衛自保的條件。據軍事家估計，菲島如真要自建國防應有等於蘇俄的常備陸軍，等於法國的空軍，試問菲島那有這樣雄厚的魄力？

美國有一部份人士極不贊成美國保留十年內防衛菲島的責任，他們認爲美國對菲島只有兩種辦法，或者積極地把菲島緊緊握在手中，或者消極地置之不理，不應採取中道，結果是責任要負權利不能享受，『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正是美國對遠東問題的弱點。

菲島在地形上像澳洲、荷印、新加坡、安南、華南等地的總鎖鑰，誰掌握這條鎖鑰誰可以在亞洲南部昂然稱雄。菲島又像是閩兵台，站在上面一切南來北往的船隻歷歷在目。菲島北向香港，南臨星加坡，其長度等於由倫敦到非洲阿爾及耳的路程，海岸線之長長於美國海岸線。在經濟上菲島是世界一大寶藏，美國並未開發，理由是美國在菲島之進退從來是未決定的，而日本則早已準備着賽跑的姿勢。當美國宣言允許菲島獨立時，日本已準備開發該島金礦，據美國礦業公司消息，第一批金礦現已運抵日本。日本對於最近在菲島發現的鉻極感興趣，菲島蘊藏極富，這是製造軍火最有價值的物品，大阪公司本

年已定購十萬金鎊。鉅額之日菲經濟關係之密切是不消說得的，日本所需原料可在菲島取攜不盡，而日貨在菲島傾銷其價值僅等於美貨之半或四分之一，更是菲島所樂於購用的。她們兩個一個是手，一個是手套。

菲島工業之發展尙遠在一世紀以後，在這過渡時期菲人耕田和開礦，日人供給他們的紡織品，彼此是相得益彰的。講到交通，由舊金山乘輪到菲島有三星期路程，而由日本柏蘆羣島或台灣到菲島只有一天路程，從日本本部啓程亦不足一星期，而航空發展後可於數小時達到。舊金山到菲島有八千哩，夏威夷也有五千哩，而日菲間距離最近之處——菲島北端距台灣只有八十哩。地勢在政治上的作用誰能否認。

菲島尙未獨立以前，除美國外日本已凌駕各國而在菲島市場占有絕大的優勢。菲島獨立後日本緊踏着美國的足印邁進，那是毫無疑的事實。美國限制菲貨入口，同時美國對菲出口自然也受相當影響，因為商業是雙方的，不是片面的，美國是老大哥，菲島是小兄弟，老大哥不肯多買小兄弟的糖，怎能限制小兄弟不買別人價廉物美的腳踏車，而強令向自己購買價昂十倍的腳踏車呢？

因為日本綿織品早已超過美國的數量，於是日美訂一限制比額條約，便是日美平分春色，各人一

半，彼此不得超過。可是人為條約豈能阻遏不可抗的自然力：當美國商人笑逐顏開慶幸着美國棉織品足與日人並駕齊驅之時，那裏料到日本的非棉織品又遠遠的走到他們的前面去了，結果美商不能推銷剩餘的棉織品，而菲人却紛紛穿起人造絲來。菲人現在吃的穿的讀的都在日本無形指導之下。

菲島之獨立如願以償，但結果是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將來菲島趨向第一是親日，許多人認為太危難了，勢必為琉球與朝鮮之續；第二是聯絡中國，好是很好，但中國自身難保；第三是重回美國懷抱；第四是結識英國，這是許多菲島智識份子認為唯一之坦途的。

菲律賓的「日本城」

日本對菲律賓的和平侵略正在一帆風順地進行着：大服省（Davao）在菲律賓很有化爲第二個「滿洲」之可能，連菲律賓人自己都稱之爲「大服國」。她的首邑是日本典型的進化城市，內有繁華市場、新奇商店、照相館、飲冰室、菜館、理髮店等。根據種種統計，在大服省十三萬人口中，日僑約有二三萬，除日僑外，土著多係未開化的巴哥波人（Bagos），他們陷於新侵略者利爪之下。

美國星族仍然飄展於七〇九一個島嶼上（菲律賓羣島）——這些島嶼是美國人於十九世紀之末作商業及文化的遠東前哨，進行了非常嚴格的移民律。然而國旗與法律都是表面文章，日本移民已在大量地向菲律賓輸送中。有時移民局職員發現他們偷偷入口，他們神色自若地甘願押解回國，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誰不爲之咋舌！馬尼刺（菲島首都）官吏們對於這些源源流入的短小精悍之黃種人，像是皺着眉不敢有所擺布，菲律賓人坦率地承認他們不敢以不友誼行動施之於被鄰的子民，同時毫不掩飾地說，「他們是我們未來的主人翁。」

多少菲律賓人仍然希望美國不離開他們，免遭日本毒手，相信聰明的美國應該與其假想敵保持

一個安全的距離。但「眼光遠大」的菲律賓人已開始準備新時代之蒞臨，他們若早地學習日文，對日本文化發生濃烈的興趣。該國在長期努力下，美國國會已有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允許其完全獨立的決議案，而他們仍不感滿足，欲於一九三八、三九年提早實現之。然而地理的形勢是不能變更的，他們將怎樣應付日本的威脅呢？日菲混血兒已昂然以「未來遠東一大帝國之國民」自豪了。菲人多半是櫻色馬來種，中國人與菲人通婚已達四世紀之久，日菲通婚雖不甚多，然而日菲混血兒感到日菲「兩族一家」的時期不久便要蒞臨了。

較酷的日本人選擇了民大諾島 (Mindanao) 的東南部 (即大服省) 爲其初步殖民地。該地係菲島富饒之區，有多量的天然富源，既無颶風襲擊，且係一年常春之國，土地是一片沃野，滿山皆布着硬木森林，馳譽全球的桃心木其大部產生於此。小山斜坡上長着綠油油的芳草，獵狗，百萬牛羊之大囀，此外礦產及漁業也有很大價值。

日本人種植優種大麻名曰「馬尼刺大麻」，這好像一道靈符：當初把美國船隻勾引到這領土在來，然而只有數年工夫日本人便已穩穩地掌握着菲島的大麻工業。同時日本人種植椰子樹，不單是製造椰子油，且從工廠碾成碎片材料以供全世界糖果及糕點之用。還有橡樹之種植事業可供馬尼刺的

日本橡皮鞋製造廠之用。

大服省差不多已成日本人集結的特殊地帶，他們有自己的車站、自己的銀行、學校、醫院等等，而所有員司都是從日本政府派來服務的。馬尼拉人常有一種笑話：假使你到大服省去，他們很幽默地向你說，「日本人會要向你索閱入口護照吧？」雖說法律上禁止外國人的土地所有權，但是日本人在大服省共有十七萬英畝的耕地，而森林地帶還在此數以上。他們得到法律以外的利權，應該感謝那班腐化的官吏、不良的律師、和菲律賓的「漢奸」們。還有一點，日本人常常娶土著巴哥波女子爲妻，利用太太出面取得土地所有權之後，再把日本太太接到大服省來，於是土著太太或死或走，或者降五級級用做日本太太的女僕。

另一方法是借用當地土著之名取得土地的所有權。日本是善於製造傀儡的，國家是這樣，個人也是這樣，那些傀儡每年可享耕地產物十分之一的報酬。

日本小農人們無力賄通菲律賓的不良律師，便向基督徒轉租土地。而基督徒利用其政治地位常從愚昧無知的巴哥波人手中騙竊土地。但是，日本人無論是個起碼的工人都是法律的聽話者，他們在未取得證書或公證人之前是不會伸手工作的。

菲律賓農商部於多年鼾睡狀態下醒覺過來，開始派員往大服省調查一切。但當地的日本人、巴哥波人，以及自私自利的基督徒都很討厭調查員跨到這個地方來，基督徒不願變更他們有利的契約，而日本人所雇用的傀儡們都替主人出頭說話，他們說：『日本人是好鄰舍，是工作努力者，是安分守己者。』

日本人對土著慣用小信小惠，因之巴哥波人都感到日本人之藹然可親，對本國基督徒的猙獰面目懷着一股濃烈的反感，而願俯首帖耳於慈祥愷悌的新主人之下。果然，古道熱腸的日本人教導他們以農田工作，更使他們感激涕零。過去不久，在『大服省日本人聯合會』支持之下，日僑曾舉行一次大會，他們引吭而呼道：『政府不能隨隨便便地把我們的財產拿走！我們拋過無量數金錢，費過無量數光陰，流過無量數血汗。我們還有契約抓在手裏，菲律賓政府能把我們的契約化爲廢紙嗎？』

一九三五年之末，農商部深感辦理日本人非法租地契約之棘手，隨後接奉奎松總統命令，叫他們不必有何動作。奎松在國內係一有名的鐵腕政治家，但對日本人却一籌莫展，既不敢把他們趕走，也不能像山寇一樣加以處治。不單是這樣，日本人反露着悻悻然的狀態，一面宣稱他們將募集鉅款的防禦基金，一面大聲疾呼地說道：『我們永遠不會離開我們的土地，誰敢驅走我們，誰得自尋苦惱！』

當地日本人之武裝起來，菲律賓警察們並不嘗做一件新鮮奇特之事。若干年以來日本軍火像運

入境是瞞不過外間耳目的。誰都知道，憑着菲律賓軍隊的力量不能驅走二萬日本移民於國門之外，他們誓與土地共存亡。去年春天大服省發生大騷動之後，總統奎松神氣十足地跑到南方來，要和日本人談判土地糾紛。當地大地主之一（當然是日本人）竟公然表示，『大服省問題不可一概而論！』同時日本代言人表示菲律賓政府應知日本人已死亡千人以上，他們是披荊斬棘與野蠻土著抗爭而犧牲了的，同時日本人已拋擲百萬元於地面之上。

奎松發現日本公司及私人有超過法律限制而置有土地至二千五百英畝以上的。最奇的是，美國是菲律賓的主權國而美國大公司爲了遵守法律的緣故尚不能如日本人之爲所欲爲，反有瞠乎其後之勢。日本人已投資二千萬於土地之上，他們堅決地聲稱，無論任何代價決不把主權轉讓於別人之手。那次奎松親往視察經過若干宴會，若干演說，若干會議，結果是一點沒有。國人相信他不會採取何種強硬手段，充其量只能說，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不再喪權辱國而已。

日本政府對於往來東京及民大諾島的商船予以補助金，大服省港口內共有日本商輪九十八艘，而美國僅有四艘，英國亦僅有三十一艘。日本人從本國到日本屬島的船費有意想不到的低廉，可是往返於日本與民大諾島間的船費還要打個對折，理由很明白，民大諾島是他們未來的屬島。

自巴西嚴格限制日本移民以來，日本人以最低船費及種種便利，今後必將大量地移往菲律賓去。日本朝前一望，大服省僅係他們初步殖民地，還有更遠大的將來，即於統治菲島後她穩穩取得號令亞洲沿海的地位，進而展足於印度洋，那麼日本與荷屬東印度便處於近水樓台的形勢。那時她成了島國之王，不僅擴展其市場，同時可宣洩其過剩人口，並取得原料供給地。

菲島所產的糖、椰子油、繩索、及錫都是日本所需要的。菲島每月遷往美國約值二百萬的金鎊，更係日本垂涎之物。上面說過，大服省是日本理想中之「大服國」，雖說是個很小的目的物，但以此為其初步工作，可以由小而大，包含着無窮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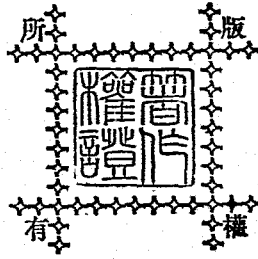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年五月發行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著者 亞二洲 談 藪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二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編譯者 陶 菊 隱

發行人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姚 戟 楣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二二六八六)

7/11/44



(12686)

3-11-44